

話封面

本書封面的襪畫，是聖教初興時代的最富有意義的浮雕之一。這是一具雕刻得極為精緻的石棺的一個片斷，現保存於羅馬之拉泰朗，製造年代大約是四世紀末。

圖中的十字架，不是痛苦的標識，而是勝利的徽號。十字架下的兩個衛兵，一個閉目入睡，一個睜眼張望，然而不能阻止耶穌復活。希臘字是耶穌基督的名字的縮寫，周圍繞以月桂冠，象徵他的勝利。

十字架的橫木上，站着一對鴿子，舉首仰視耶穌，牠們是代表教友們，分沾着耶穌復活的光榮勝利。教友的生活的意義，在這裏是表達無遺了。我們教友該和耶穌一同受苦受死，然而便是在這種痛苦的結合中，我們也分享他的復活的光榮生活。

無疑地，這幅畫能啓示我們，令我們發掘天主所願意在我們身上發展的神修生活的無盡富源。

神修文庫發刊詞

人類隨着時代的演進，正不停地發掘真理的寶藏。真理是天主所給予我們的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源；科學家們朝乾夕惕，神哲學家們窮鑽苦研，他們有所創造、有所發明，不是另創出真理，不過是推陳出新，或者尋獲了真理的一面罷了。所以現代的科學進步驚人，而科學的原理未曾變更；聖教會的教義，是本着天主的真理，能有所發展而不能有所變更。

的確，我們的宗教信仰是始終未曾變更的：自從聖神降臨直至今日，世界各地的教友們都抱着同一的信仰，「認識聖父和他所派遣的耶穌基督」，作基督奧體的肢體，共沾救贖鴻恩。所以兩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城的一個教友，三百年前被利瑪竇所勸化的一個教友，一九五二年的一個教友，都是同樣的教友，有同一的信仰，領同一的洗禮，具同一的聖神。可是在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的宗教生活絕未變質，却有了極大的演進，這個演進，基於以下的兩種原因：

第一，是教友們對於天主所啓示的真理，有越來越明確的認識；加以教會中的神哲學家和神修學家們在聖神的啓迪、教會的訓導之下，殫精竭智，深思極慮，或者研究聖經，闡明精微之義，或者廣著宏文，示人神修之道，使教友們的宗教生活，日臻完善。

第二，聖教會是超性的社會而處在人間的社會中，教友既度超性社會的生活，復度人間社會的生活，教友對於這兩重社會所應盡的義務，並不互相衝突。然而人間的社會在不停地演變，學術思想以及日常生活之需都有了進展，基督的教義的真理，萬道燦爛的光芒，就由這些不同的角度映現出來了。

我們現代的宗教生活，更顯得輝煌壯麗，它的特性分析起來可有三種：

一是神學性。我們的宗教信仰生活，有教義的日趨明確的真實性為依據，所以：不再是傳統式的，就是說，並不是因為我的父親祖父都信教，所以我也信教；不是感情用事的，就是說，並不是因為基督的教義給予我平安與安慰，所以我纔信教。我們的信仰有真理為依據：天主創造世界、降生成人、以及一切奇事異跡，都是鐵一般的史實，因此，我們纔信仰。

二是行動性。我們不該只刻板地保持信仰，還該行動起來，先從我們自己身上着手，在生活中表現我們的信仰，然後再把我們的信仰通傳給別人，效法宗徒們的人飢已飢、人渴已渴的博愛精神，儘量地廣揚天主的神國，使基督的奧體發展而完成。

三是社會性。就是說，我們不是單獨地事奉天主聖父，而是全世界的教友，團結在聖教會的懷抱中，參與同一的祭祀（彌撒），取用同一的神糧（聖體），活同一的生命，休戚相關，有如一體，大家攜手向天上的耶路撒冷邁步前進，永遠與天上的神聖團結，與基督合而為一，再通過基督與天主聖三合而為一。

為使教友明瞭這種需要，加深自己的宗教生活，就該充實神修方面的學識，或者閱讀，或者默想，因而有關神修的著述，就不可或缺。同人等有鑒於此，遂着手編纂「神修文庫」，首先就國外神修學以及神哲學大家的著作加以選譯或改編。我們選擇的態度是審慎的，選擇的對象，是一班具有權威、理論翔實、鞭劈入裏的作家們有關耶穌基督以及神修各項問題的專門著作。這個工作是艱鉅的，幸有多數同志們的熱烈鼓勵，親切協助，我們纔勉為其難，作大膽的嘗試。但是我們承認，神修學中有許多深理奧義，由於中文術語缺乏，實難達其精微，尚希教內耆彥，予以指教，多加批評，使我們的工作得以改善，使我國聖教的神修著述，在翻譯方面都有進展，這是我們所熱切期望、衷心感激的。

譯者序

耶穌基督的受苦受難，爲我們教友是最慘痛、最富有教育意義的事跡。天主聖子自天降世，進行救贖人類的偉大工程，講道理，行奇跡，證明了他是天主，建立了他的教會，最後用他的瀝在加爾瓦略山上的鮮血，簽署了天主與人類言歸於好的「筆據」，使我們重做天主的子女，重能與天主親密地結合，而且更充實地活天主的生活。

所以，我們教友如果願意在神修生活上有所進展，就必須接受耶穌的訓言，因爲耶穌的訓言，是我們的最高法則；必須認識耶穌的生活，因爲耶穌的生活是我們神修生活的最高典型；然而尤其是該瞭解耶穌苦難的意義，因爲耶穌的苦難是他的生活的最高峯。

爲此，我們摘譯了巴黎公教學院神學系榮譽主任樓白東司鐸所著的耶穌的生活與訓言 (J. Lebreton S. J. La vie et l'enseignement de J.C.N.S.) 最後的一部份。這部書是樓氏的成名作，文氣充沛，刻畫入微，讀者只消看本書「山園祈禱」的一章，就可以窺見作者目光的犀利，態度的嚴肅，思考的周密。不過譯者的拙筆，未能傳其真神，是應向原著者及讀者們深致歉意的！

目錄

血濺加爾瓦畧山

- 第一章 山園祈禱
- 第二章 逮捕
- 第三章 審訊
 - 第一節 最高裁判會議審訊程序
 - 第二節 亞納和蓋法
 - 第三節 耶穌被最高裁判會議定罪
- 第四章 在比拉多府邸
- 第五章 在黑落德前
- 第六章 在比拉多前二度受審
- 第七章 判刑與釘死

一
三一
三九
四四
四七
五三
六五
七三
七七
八五

光芒萬丈起聖山

第八章 「耶穌復活」在宗徒的訓道中

第九章 殮葬、墓室、顯現

第十章 在加黎利的顯現

第十一章 耶穌升天

中法譯名對照表

法華譯名對照表

一〇三

一〇九

一二三

一三三

一三七

一四三

血濺加爾瓦畧山

第一章 山園祈禱

耶穌的受難與復活，是他全部生活史的終段，也是他的一切意願所指向的終點，他曾說過：「我有一個應當領受的洗禮；我是多麼渴望早日領受它啊！」耶穌降生成人，也不過是向這一目標行進的第一步；在榮進耶路撒冷的那一天，當他預感到山園中臨終之苦的慌亂時，曾說過：「現在我的心靈慌亂；我說什麼好呢？父啊，援救我脫離這個時刻吧！然而我正是爲了度這個時刻而來的。父啊，希望你光榮你的名字。」那時從天上來了一個聲音說：「我已光榮了它，我還要光榮它。」

所以，這一個恐怖而光榮的磨煉，乃是天主的計劃的要領，我們的得救，也全聯繫於它：「當我從地上被人高舉起來的時候，我必吸引衆人歸屬於我。」耶穌基督的任務，只有藉着那濺在加爾瓦畧山上的血，纔會有豐收的收穫。在這同一禱禱中，耶穌還說過：「麥粒若不是落在地裏死了，便只有一粒存在；若是它死了，能結出許多粒來。」

在講述天主的駭人聽聞的苦難時，凡屬基督信徒，莫不悽愴欲絕；在想到他的仇人們的不義與殘忍時，凡屬正義之士，無不悲憤交集。這些感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們無須設法加以掩飾；然而無論感慨是怎樣合情合理，終究是人性方面的，我們在此也須予以節制。撰述耶穌的史實者，應當拿

○若·拾貳·廿七，廿八。 ○若·拾貳·卅二。 ○若·拾貳·廿四。

聖史們作爲樁樑：他們對他們老師的愛情，遠遠地超過我們；他們所體驗到的感慨——尤其是目覩這一幕慘劇的證人若望宗徒的感慨，其深刻性更是無限地超過我們所能體驗的。而在他們的報道中，感慨是含而不露的，比一切的長吁短嘆更使我們感動。他們深知爲了表示對他們所崇拜的那位犧牲者的敬重，不得不保持這種慎重態度；在天主聖子的痛苦與死亡之前，「人」的感慨算什麼呢？聖史們的這種慎重態度，或者照法國大思想家巴斯噶的說法，這種「驚人的冷漠態度」，乃是最有效地頌揚了他們的老師耶穌。我們也將像他們一樣，人性方面的感慨無論是怎樣合理，也要避去，以免掩蔽了十字架的奧蹟。本書的目標，是努力使讀者看見而且瞭解耶穌基督。

這一個悲劇的第一幕，是最奧祕的，然而也正是這一幕叫我們更清楚地懂得耶穌苦難是怎麼一回事。在蓋法、黑落德、比拉多前，在加爾瓦略山上，耶穌的仇人們熙熙攘攘，叫一班不經心的人們看不出這一悲劇的兩大主角：基督和他的聖父。在山園中，他倆是單獨的；在他們的周圍，也可以見到些超凡的人物：天神和魔鬼；然而他們只是次要的角色，如果我們的信德在光明中見到那担负着世人之罪的羔羊，見到被世人之罪所污犯了的天主，就幾乎辨認不出那些次要角色了。這種措施不是偶然的；吾主願意在他受難伊始，這個奧蹟本着真理而顯示在我們眼前，使在以後接連着的幾幕中，我們的眼光固定在天主所啓示了我們的奧理上，並且使我們瞭解以後發生的一切事件的意義。

若望福音第拾捌章第一節這樣載着：「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和他的門徒往克德龍河溝那邊去，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同他的門徒就進去了。」

聖若望在記述了耶穌的司祭禱詞之後，緊接着就這樣開始報道耶穌受難的事蹟。耶穌的司祭禱詞，仿有若望福音第拾柒章的整章，大意是把宗徒們和信從他們所宣傳的教義的人們託付給聖父，求聖父

保護他們，使他們精誠團結，互相親愛，就如和他聖父結合爲一樣。

在殉教烈士聖保利加彼的記事載着：有一隊兵士，奉命前去逮捕聖人，他們到達了他所藏身的那一家人家的時候，聖人正在樓上的小房間裏休息；他立即走下樓來，和顏悅色地款待他們，吩咐家人給他們備飯，只不過請他們在起解之前，讓自已向天主作一番祈禱；於是這位八十六歲的老人，充滿着天上的恩寵，一連二小時之久，高聲祈禱；教友們都驚奇萬狀，連那些兵士們也不知怎麼辦，覺得逮捕這位充滿了天主的精神的老人有些過重不去。聖人先把一切大大小小和他接近的人，其次把遍佈在世界各國的聖教會，再把他即將爲天主而作的最後戰鬥託付給天主。最後把自己交給了他的仇人們，讓他們押解去執行死刑。

耶穌的司祭禱詞，也正是這樣的：殉教烈士們的君王和老師，即將被人出賣、判罪、釘死；這些有形的仇人們打前陣，還有魔鬼也重新要來侵襲。耶穌在應付這些激烈到極點的攻擊之前，先作祈禱，在祈禱中，他靈魂的最隱秘的底蘊也顯示出來，叫人看出聖子與聖父的無限密切的結合。

我們由此可見耶穌的生命的原動力；他的絕不會動搖的信心，他的坦坦蕩蕩的鎮靜，不是從他和聖父的結合而來，又從何處而來的呢？他受難前不久還說過：「聖父與我，我們是一體。」在這兒我們可以見到聖父與聖子的能力和行動的合一性；這個合一性，也可以在這一句具有權威的話：「凡我所有的都屬於你；凡你所有的都屬於我。」中發見；還可在這句具有絕大信心的禱詞中看到：「父啊！凡是你所託付給我的人，我願盡我在哪裏，他們也和我一起在哪裏。」然而特別是在下面的幾句話中，我們能更深刻地親切地體味到這個合一性的密切，這合一性是我們與天主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結合的理想模範：「便他們結合爲一，正如我們的結合爲一；我在他們內，你在我內，使他們得以完全合一。」

這就確實給我們看出了耶穌的全部生活的關鍵：在耶穌的每一個行動上，我們都可以感到他那普及一切人們的情誼與溫存；我們只消記憶一下他憐憫那班沒有牧人的民衆，他以愛情的目光注視那向他請教的青年，他在拉匝祿的墓上泫然泣下；這種種情感，是如此地溫存、同情、慷慨，而同時也是完全獨立的。最偉大的聖人們，在他們的朋友和徒弟們的情誼中得到鼓勵和寶貴的安慰；像聖保祿便是這樣地寫着說：「安慰謙遜人的天主，藉着弟鐸的到來而安慰了我們。」厄巴弗第患了重病，幾乎要死；幸虧天主憐憫了他，並且不單憐憫了他，還憐憫了我，免得我愛上加愛。」這都是些道地的人性方面的情感，聖保祿宗徒坦坦白白地說出來，真叫人愛慕他的謙虛誠實的態度；耶穌却不這樣；當然，他並不是絕對嚴峻的，像斯多噶學派那樣地心如槁木死灰的，可是他同時保持着心靈的完全的獨立，把一切施於人而無所求於人。聖保祿向我們傳述耶穌的話說：「施捨比領受更有幸福。」耶穌常有這種幸福，縱然對於他的神聖的母親，也從未見到他向她乞求愛憐，好像他需要這種愛憐的支援。

在一顆極易動情生愛的心中，而有這種至高無上的獨立性，是從哪兒來的呢？耶穌自己給我們答覆了，他在最後晚餐時，向宗徒們作了一番訓話，在快要結束的時候這樣說：「時刻將到而且已經到了，你們要各自散去，撇下我一個人；但我並不是孤獨一人，因為有聖父與我同在」。這就是世人所不能從他手中奪去的一個無價之寶，單有這無價之寶就夠了。

但是我們也該懂得，如果天主一旦離去，那種痛苦當是何等地大：耶穌突然之間所喪失的，不只

① 格後·林·六。

② 斐·貳·廿七。

③ 若·拾陸·卅二。

是一種慰藉或一種支援，而是心靈的整個生命。也許有人要提出疑問：耶穌既是一向用直觀來瞻仰天主，怎會缺少這種支援呢？我們也承認其中有奧秘存在，並不指望能解釋清楚。可是我們能設法懂得的更清楚一點，爲達此目的，一些從偉大的奧秘家們的行傳中摘錄出來的比擬，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聖女大德肋撒便是這樣地描述着默瞻的靈魂所遭遇的磨煉之一：

「突然之間，靈魂感到不知道是怎樣的一種渴念天主的心情。她頓時就整個地沈浸在這種渴念中，感到極劇烈的痛苦，使她遠遠地超脫了她自己和一切的受造之物。天主把她安置在一個偏僻的曠野中，任她怎樣努力，在這個世界上也找不出一個能和她伴的受造之物；而且縱然找到了，她也不要它。她只想死，死在這孤寂之中。雖然我看著天主當時和靈魂像是離得很遠，而屢次却意外地給靈魂顯示出他的無限偉大。所以這種情形是言語所難以形容的，據我看來，惟有身歷其境，纔能想像它，相信它。像這樣的一種高超的交往，其目的並非爲安慰靈魂，乃是爲使她知道她看見自己缺少了那萬善之善而感到苦悶，是很合理的。靈魂經過一看，就覺得她對天主的俄濶和孤寂的強烈性增加起來。她被極細膩而深入的苦楚所煎熬，覺得自己處在一個求天天不應，呼地地不答的荒漠之中，真可以逐字逐句地引達味聖王的話說：我曾醒寤着，並且成了像是屋頂上的一隻孤單的麻雀……在這種處境中，靈魂像是已經超脫了自己，然而她像是屋頂上的麻雀，孤單地處在她自身的最高點，由這一高點俯臨着一切的受造物；我更進一步地說，她的住所是高出自身之上。我也偶爾記起聖保祿所說的，他是釘死於世俗的……於是在靈魂上也發生些類似的情形：從天堂上來不了安慰，因爲她還沒有升天堂；從世界上也來不了安慰，因爲她已擺脫了世界——而且她不願接受世界上的安慰；她實在好像是被釘在天地之間，被苦楚所煎熬，從任何一方面都得不到慰藉。不錯，從天上來了一種我所說過

的對天主的奇妙認識——我們是意想不到的——；然而這種認識，非特不輕減她的痛苦，反而使她增加，因為她燃起了更熾烈的熱情，願意擁有天主。有時痛苦是如此劇烈，竟使她失掉知覺；實際說來，這種情形，歷時不久。這像是達到極點的臨終之苦；然而在這臨終之苦中，有一種很大的愉快，我也不知道用什麼比擬它纔好。這是一種口舌難宣的致命之苦，既痛苦而又快樂。靈魂絕不願意在以前所喜歡的任何世俗事物中尋求最小的慰藉，她對世俗的慰藉，表示憎厭，不屑一顧。她知道她所欲的，不過是她的天主，她在天主身上是無所選擇地愛；天主所有的一切她都愛，她所愛的是什麼，她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她的靈魂的活動在這時被痛苦抑制住了，就如在和天主結合而陶醉時，靈魂的活動被喜樂所抑制住一般①。

這一段美妙的文字，要我們透澈基督山園祈禱之苦的奧蘊，一定還差得很遠。聖子和聖父的結合的密切，無限地超過最偉大的聖人們和天主的結合；可是二者之間也有些彷彿之處：「使他們結合為一，正如我們結合為一一樣；我在他們內，你在我內，使他們得以完全合一。」同樣地，耶穌人性的靈魂對於天主所有的認識，和聖人們領受了最高超的默瞻之恩對天主的認識，截然不同；耶穌對天主的認識是面見天主；然而超性默瞻所指向的，也是直接地見到天主，不過在現世是無法實現的。

所以這些神修方面的奧祕苦痛，雖然和天主聖子的苦痛相差有無限之遠，可是也算分受了它的一小部份。我們尤其要注意聖女大德肋撒所說的這種靈魂的孤獨：「被釘在天地之間，被苦楚所煎熬，從任何一方面都得不到慰藉。」據我看來，這是耶穌的痛苦最逼真的一種描寫。

① Ste Thérèse 大德肋撒 Vie écrite par elle-même 自傳第貳拾章。

為瞭解這一端奧蹟起見，我們還可以參看聖多瑪斯的著作神學集成。聖師先自問着耶穌在受難時，是否整個的靈魂都在受苦，他就回答說：在靈魂上，我們可以分做本質，或「司能」兩方面看；就靈魂的本質而言，她一定能整個地受苦，因為整個的靈魂都處在整個的肉體內，不能和肉體分離而感不到痛苦；如果就靈魂的司能而言，靈魂的可能也都能受苦，因為他們是正在受苦的靈魂的本質；至論它們本來的活動，一些下份的能力，可以被多種的痛苦所困擾；然而高級的理智，在它的對象——天主身上，得到的不是痛苦而是喜樂。聖多瑪斯在第八講上又反過來問說：耶穌在受難時，是否整個的靈魂都享受面見天主之樂；他又同樣地回答說：如果就靈魂的本質而言，假使她整個地是高級理智的主體，那麼她就整個地享受面見天主之樂；如果就靈魂的司能而言，那麼這種喜樂只能及到高級的官能；因為直觀不能是下級官能的本位活動；再者，直觀也不能如同以後在天堂上那樣，在下級官能上起作用，因為耶穌還不會在光榮中；職是之故，無論是肉體或是下級官能，都不會被這種喜樂所及達；而相反地，悟司在它的默瞻中，也不會被感官的或肉體的痛苦所阻撓。

這一切當然是很奧祕的，沒有一位教友能表示驚異；相反，如果一位膚淺而冒失的心理學家，誇口說要把天主聖子的生活、痛苦、喜樂的祕密向我們揭露，並且用我們人類的卑不足道的經驗來相稱地傳達這些奧理，反而叫我們懷疑不信。然而，一班奧祕家的經驗，在這些深莫能測的奧理上，不是投射出一線之光嗎？聖女大德肋撒說：「這像是達到極點的臨終之苦；然而在這臨終之苦中，有一種

● St. Thomas. 聖多瑪斯 Summa Theologica 神學集成 (IIIa. 46: 7. 8). (第三部，第四十六題，第七，八講)。

很大的愉快，我也不知道用什麼來比擬它纔好。這是一種口舌難言的致命之苦，既痛楚而又快樂。靈魂的活動在這時被痛苦抑制住了，就如在和天主結合而陶醉時，靈魂的活動被喜樂所抑制住一般。」

最後我們該注意，耶穌在山園中受苦時，他的高級官能的本身——悟司和欲司，也有它們本位的痛苦：痛苦的原由，是因爲担负着可怕而又可恥的罪惡，這個負担，耶穌較任何人更覺得沉重。

這些固然玄妙、而却極其確切的真理，應當控制我們對耶穌受難的態度。我們對於耶穌受難，不單要表示愛情，然而也該表示崇敬。在聖瞻禮六的那一天，聖堂中的全體童子是空空的；然而聖教會命我們在耶穌苦像前屈膝下跪；這是叫我們懂得：被欺凌得連人的樣兒也沒有，而且照先知的說法，簡直是地上的一條可憐蟲的這一位，却是天主聖子，他和聖父緊密地結合，而且就在受難的當時，仍舊瞻仰着聖父的光榮。

聖瑪竇記載說：「於是耶穌和門徒們來到一個莊園，名叫日色瑪尼，對他的門徒們說：「你們坐在這裏，我到那邊去祈禱，於是帶着伯多祿和載伯德的兩個兒子一起去，在路上走的時候，不禁悲從中來。便對他們說：「我的心憂愁得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和我一同醒着吧！」」

聖路加記載說：「出門以後，他照例往橄欖山去；門徒們都跟隨他。到了那個地方，他對他們說：「你們祈禱吧，免陷於誘惑。」」

把福音經的原文排列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聖史們記載的不同之處：聖若望沒有記載山園祈禱的一回事；其餘的三位聖史，都記載着耶穌精神方面所受的痛苦；然而聖瑪竇和聖馬爾谷記載得更爲細

● 瑪·貳拾陸·卅六至卅八。(● 馬爾谷·拾肆·卅二至卅四)。 ● 路·貳拾貳·卅九，四〇。

續；聖路加記載得比較簡略：他沒有提起耶穌單獨地攜帶三位特羅的宗徒；他只是在報道耶穌的祈禱時，描寫他的苦悶。不過這些差別是無關緊要的。

耶穌和門徒們所去的那個地方，聖瑪竇和聖馬爾谷稱爲一個私人的產業；聖若望稱爲一個園子。拉岡熱司鐸說：「那一定是個種植橄欖樹的小園地，其中有個很簡陋的油榨，這種油榨，在今日的巴力斯坦仍有很多。據若望福音第拾捌章第一節所載的，這園子是在克得龍河溝的那邊，有一堵圍牆圍着，耶穌和門徒們不時地上這兒來。」馬爾谷福音第拾肆章第五一節至五二節載有一個身上只披着一條被單的青年被兵士們抓住，從這件事上可想而知那兒有耶穌的朋友們所住的一座房屋。最後還該注意，由於茹達斯所幹的勾當，可以假定耶穌那時是在一座莊園裏，茹達斯一班人進這莊園，必須設法叫開園門而不引起人們的懷疑；司祭長老們要知道耶穌夜間就攔在哪裏，不需要一個奸細來幫忙；在耶路撒冷人人都能知道他在哪裏；然而他們所願意的，是趕到耶穌身邊，一下手就能不遭到持有武器者的反抗。

耶穌會有好多次徹夜地祈禱；他一開始執行傳教任務時便是如此，從那時起，他便屢次這樣地做，特別是在一項重要措施的前夕，如揀選宗徒。然而以前的任何事，也不足以和眼前即將來臨的事件相比：這是一番殊死戰，也是一場大誘惑。魔鬼不像以前在曠野中那樣地出現在園中，然而毫無

●若·拾捌·一。 ●這座莊園有一個避身之處；耶穌大概是把八位宗徒留在那兒；在這個季節，耶路撒冷之夜是寒冷的，往往也下雨；我們不久就要見到伯多祿在大司祭府邸的庭院裏烤火取暖。

●谷·壹·卅五。 ●路·陸·十二。

疑問地魔鬼是在向耶穌、同時也在向宗徒們進攻。這一番大戰，聖路加在記述耶穌在曠野中受誘惑時已透露了端倪：「魔鬼用盡了各種誘惑他的方法，就暫時離開了他。」耶穌對宗徒們說：「這世界之王不久就來，他在我身上完全無能。」那時已經感覺到魔鬼捲土重來。以後在殉道者大事錄中，全部的鬥爭，並不集中於殉教烈士和刑役之間，乃是集中於在他的信徒們身上作戰的基督，和想盡花樣為從他手中奪取信徒的魔鬼之間。在耶穌受難史的首頁，便也是這種景象呈現在我人眼前：基督和撒殫的決鬥。

然而這一次，並不是耶穌單獨地受到攻擊；宗徒們也將受到誘惑，而他們受誘惑的結果，是背信棄義；耶穌設法給他們預防這個突擊，因此，不單勸告他們祈禱，而且還設法使他們和自己聯合着一同祈禱。於是他從他們中帶去了三人；這是最親密的、最可靠的三人；如果他們三人堅貞不屈，他們將會支持或援救其他的人。再者，耶穌在這死一般的苦悶中，不願意是孤獨的；他乃是為整個犯罪的人類受苦；他願意在他身邊有人類的代表；人類該和他聯合着一同祈禱；至少要聽到他的祈禱，而這一幕的三個證人，雖然因了憂悶和疲倦而懶懶思睡，也終能看到一些情形，聽到一些言語，足以告訴我們：天主聖子為救贖我們會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耶穌）向前走了幾步，俯伏在地祈禱說：『如果可能的話，使這時刻遠離我吧！』他說：『阿巴，父啊！你什麼都能做，使這苦悶遠離我吧！可是不要隨我的心意，却照你的心意做吧！』他返回到他們那裏去，他們都睡着了；他就對伯多祿說：『西滿，你睡着了嗎？你連一小時也不能夠和

●路·肆·十三。 ●若·拾肆·卅。

我一同睡著了麼？別睡覺，祈禱吧！免得屬於疑惑：心靈固然萎靡，身體却是軟弱的」。他又離開他們，重新用一樣的禱祈禱。當他回去的時候，他們仍睡著，他們的眼都睜不開，不知道回答什麼話。當他第三次回去的時候，他對他們說：「現在可以睡覺休息……成了，時候到了。不久人子要被解送於罪人手中。起來走吧！負責我的人來了。」。

在這裏又是一樣，聖瑪竇和聖馬爾谷的記載是很照合的；聖路加的記載却與他們不同：他不像他們把耶穌遺身探視宗徒們分爲三次；他却報道了兩件唯有他可資證明的事，就是天神的顯現和耶穌的出流血汗。我們在下面就談談一般人對福音經手抄本的沿傳的懷疑，以及我們所以要保留這兩次被記錄的事由。

另有一個顯著的歧異，在這裏頗值得我們注意，就是聖若望對於耶穌在山園中所禱時所受的痛苦，隻字未提。古代人士，無論是教徒或是非教徒，如柯利振，叛教的朱理安，摩普綏提的狄奧多已經注意到這種缺憾。司特老司竟然用否定式來作結論，他說：「凡企圖在若望的記述中，在第拾柒章和第拾捌章之間加入日色馬尼園中的痛苦，就是抹煞耶穌的倫理方面的高貴，甚至於鄙棄他的毅勇的性格。」若望福音的這一段省略，並不比它處的省略格外來得顯著；而且我們也可以注意到聖若望所獨載的一段，第拾柒章第廿四至廿七節（第廿七節上說：現在我的心中慌亂……），按照他慣用的記事法，他已事先交代耶穌對未來之事的感覺，所以後來不再提起。（例如在第陸章中會提起聖體聖事，在第叁章中提起洗禮。）

● 谷·路·若·五至四一。（參閱瑪·路·廿九至四六；路·貳拾貳·四一至四六）。

關於耶穌在山園中所受的痛苦的記述，為教徒們乃是一個毅力的豐富泉源；而其他的人們，却認為是一種不合體統的事：遠在第二世紀的時候，塞爾薩斯就拿這事來攻擊耶穌說：「我們怎麼能够把這個一點也沒有實踐諾言的人當做天主呢？我們使他服了罪、審斷了他、給他定了刑，他就躲藏了，逃走了，可恥地給人抓住；他是被他所稱為門徒的人交出來的。如果他是天主的話，那他就該逃走，不該被用繩子拖着走，更不該被那班和他一同生活、稱他為老師、當他為救主、為至高者天主之子的人們所遺棄交付。」他又說：「如果事情是照他所願意的發生的，如果他是順從他的聖父之命而受打擊的，那麼顯而易見任何事情也不能為他是痛苦難當的，因為他是天主，他願意遭受一切。那麼他為什麼嘆息？為什麼呻吟？為什麼設法要避免他所怕懼的死，說着：啊，父啊，如果可能的話，叫這苦爵遠離我吧！」塞爾薩斯的這些攻擊，已經由刺利振予以有效的駁覆：他說明了耶穌絕不會逃避藏匿，因為他來到了這個園子裏，知道那個叛徒會找得到的；若說耶穌體驗到這些憎惡之情和這些愁悶，乃是他甘心情願的，而且是為了救贖我們；他的祈禱——塞爾薩斯只摘錄了頭幾個字——乃是把自己託付於他的聖父手中，一任他的措置的祈禱。這一切為我們都是明若觀火的；然而我們是受過宗教教育的，我們不該忘記聖史們如此坦白而誠實的記載，會使外教人當做有失體統。在這頑固而無情的世界中，人人對毅力都表示驚異；如果人沒有這毅力，就假裝着有；而且照平達所說的話，人只讓別人看自己好的一面，就是說，讓別人看見自己是臨危不驚、遇難不慌的，是具有鋼鐵的心或至少鐵打的面目的。這種斯巴達式和斯多噶式的教育，深入了古代人們的心；像聖奧斯定，雖是那樣的個烈

性人，他母親聖婦莫尼加死去，他流了幾滴傷心之淚，却也以為這事有點不光彩。面對着這種種的成見，耶穌在山園中如此深切地感覺到的，又由聖師們如此坦白地描寫出來的憂苦，在外教人的眼中看來，總是一個弱點；而教友們本身呢，他們有時受了普遍的意見的影響，不否認耶穌的這種憂苦——福音經上明明地載着，是無法否認的——然而至少把耶穌個人方面的恐怖感都除掉了。

聖教會關於這一點的意見，我們可以在聖多瑪斯的宏論中找到：他對我們說，基督的痛苦，是達到了頂點的：肉體方面的痛苦達到了頂點，因為十字架刑罰是最痛苦的一種刑罰；靈魂的痛苦達到了頂點，因為他受苦是為了一切人的一切罪；猶太人們和刑役們所加于他的刑罰，他的門徒們的惡表，都使他感到痛苦；最後是「喪失肉體的生命，這為人性當然是可怕的」。而且耶穌肉身的體質越是純全，感受罪惡的覺司越是精細，痛苦也就覺得越劇烈。這是些純粹的痛苦，無法測量其劇烈程度。最後，這些痛苦是耶穌甘心選擇了的，而且和他所擬定了的目標——救贖我們是相等稱的。

這些解釋照明了我們的路徑，允許我們進入這深遠的奧跡。耶穌在談話中，在他司祭的禱詞中，會顯出一種大無畏的精神的鎮靜；突然，一切都改變了；好像一道堤岸忽然倒塌了，讓憂愁的激流衝過；這激流衝到他身上，像是把他淹沒了；他走開了，匍匐在地，舉行祈禱。

耶穌當時所受的，向宗徒們吐露的那種死一般的憂愁，先是由於苦難迫在眉睫而生的；他也是人，並且願意把人的所有弱點都加在自己身上，為的治好這些弱點。死亡對於一總的人都是件可怕的事；天主懲罰我們的方法之一，便是死亡，它常常保持着這種可怕的、反對本性的一種災禍的性質；

● 參看神學集成第三部，第四十六題，第六問和答四。

幾時一個人覺得死在眼前，幾時死亡的先期的恐怖攔住人的心，這乃是一總的臨終者所感到的極大的痛苦；誰若會見過在彌留狀態中的人，想起那整個的人被死亡所糾纏而感到的惶恐，一定不寒而慄；耶穌願意感到這種恐懼，使他的榜樣，對於一總的臨終者是個安慰和鼓勵。但是使耶穌心緒不寧的，不只是死亡，而也是那一連串他所應當遭受的種種可怕的剝刑。一位安利甘派教徒名賈爾味的，曾否認這種解釋，以為有傷耶穌的尊嚴，他說：「這是把許多男男女女所完全脫免了的，而且因着對耶穌的信心完全制勝了的弱點，加在耶穌身上。若說殉教烈士們的首領，面臨着死亡，反而及不上那班步武他的芳蹤、爲他所支持、笑着唱着地受死受刑的人們那樣的勇敢和鎮靜，這不太不成話了麼？像這種假定，在我們看來真是不可接受的。」。這種抗議，我們瞭解是瞭解，可是不能同意：殉教烈士們的勇氣與奮來自耶穌基督，這自然是千真萬確的；而且如果耶穌願意的話，也能笑着唱着地受死受刑。他在十字架苦刑的恐怖之前，寧願讓自己的本性感覺惶恐，我們倒該感謝他；我們一定驚奇聖女布蘭代那的興奮與愉快，她曾在鬥獸場中接連地受了鞭笞、鐵籠、燒紅鐵椅等等慘無人道的酷刑；在這超越人性的愉快中，在這種願意爲基督而受刑的熱烈情緒中，我們驚奇天主所通傳給他的勇士們的德能；驚奇固然驚奇，可是我們覺得這乃是天主的特恩，我們不能因爲沒有受這特恩，就不盡忠於天主，我們升天堂，並不一定需要這種特恩。耶穌的榜樣啓示我們：天主並不申斥我們本性的憂愁，並且啓示我們：教友的最高超的德行，只要能控制住本性的憂愁而不求無憂無愁，也就够了。

耶穌在山園中所受四痛苦，被勒斯陳述得很清楚；他只注意耶穌的痛苦一方面，這是他的缺點，

● Expositor, 1907, II, p. 167.

然而至少他把耶穌的痛苦情緒描寫得很好：「不用懷疑：福音經原文談起耶穌在日色瑪尼園中所經歷的一番磨煉，教友們念到這一段簡單而動人的記載，自然會產生一種印象，於是不難瞭解耶穌靈魂上的憂愁，同情他的痛苦的鬥爭，以他的勝利作為榜樣……三位聖史喜歡用最黯淡的色彩去描繪他的心靈狀態，絕不怕他的尊嚴會因此而受損害。他們用許多同義的字眼來形容他的沮喪，他們把他叫作『心碎』，激烈到極點的，甚至可以說是絕望的鬥爭……我們還敢附加着說，聖史們記載耶穌憂心忡忡地一再勸告宗徒們祈禱，這個勸告，也是對耶穌自己而發的，而且耶穌在當時比任何人更需要祈禱。然而聖史們注意到，也率直地叫我們看到耶穌怎樣控制了他的情緒，並且重新獲得了他的心靈的鎮靜，就是他的意志與聖父的意志兩相默契，這種結合，他曾作為他的使命和他的優越性的最真實的印證。所以這一項記載，在宗教和心理學的觀點上說來，是值得取法而又易於瞭解的……教友的理想目標，是依靠來自天主的毅力而制勝人性的弱點；而在這一觀點上看起來，這個理想，只有在日色瑪尼的一幕上實現得最為完全，它處是絕對找不到的，這幕往事，不但是一篇最高雅詩歌的一頁，也確實是一段歷史上的最神聖的事蹟」。

然而勒斯的話，並不領我們進入奧跡的中心；如果記起福音經上所載的可資印證的其它情節，那纔算深入了一步；第一是誘惑：在耶穌公開傳教的伊始，誘惑之來，完全像山園祈禱時的這種鬥爭；撒殫那時向天主進攻，他為誘惑他而向他展示的一幅圖景，已預兆着將來在山園中為困擾他而陳列在他眼前的圖景；主要的是一幅國家性的、勝利的默西亞主義的遠景，全體以色列民族都在一種歡樂

的、和協的、有命必從的熱情中踉蹌前進；耶穌在那受誘惑的山頂上，早已見過這些遠景，見過撒殫所催逼他實現的這一幅燦爛光輝的幻景；他不要這幻景，他一生的事跡都在粉碎它；這些民衆，曾多次興奮地向耶穌歡呼，要擁戴他爲王，漸漸地他們心灰意懶，他們已不再希望他實現他們的願望了；他們手持樹枝高呼「賀三納」的聲浪還在耳際振盪，却已經聽到他們在喊：「去掉他！去掉他！釘死他！」這是對他的定讞，也是對他的百姓的定讞：「他的血，由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承擔！」所以，耶穌的來臨，他所搞的工作，他所行的奇跡，他所作的訓話，這一切的一切，終究是對他在這世界上所最愛的人們的定讞！「如果我沒有教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可是現在，他們是罪無可道的。」請回憶聖保祿的痛苦呼聲：「我憑着基督說實話，絕不撒謊，我的良心也藉着聖神給我作證：我感到嚴重的憂慮，內心有不斷的苦痛。我本來希望爲我弟兄、爲我同族的益處，親身被棄絕，親身脫離基督。他們是以色列人，他們是天主的義子。他們有光榮、聖約、法律、敬禮的儀式和恩許，聖祖也是他們的……」。聖保祿的這種痛苦，比起耶穌的來，一點也算不了什麼。第一是因爲聖保祿對他的同胞們的愛情，比起耶穌的愛情來，其熱烈的程度，相差無限；其次是因爲他不像耶穌有極深切的憂慮的理由：因爲就是耶穌的死亡和痛苦，使他的百姓遭到災禍。聖保祿願意自己遭遺棄；而耶穌不單願意，並且實際上是被遺棄了；就是這種熱忱，招致了他的百姓的滅亡。離這兒沒有幾步遠，就在這同一的橄欖山上，耶穌在幾天前，望着耶路撒冷城落淚說：「……我多少次願意聚集你的子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牠的翅膀底下……」可是耶路撒冷不會願意，天主照顧的日子過去了，現在犯罪

行兇的日子來到了，不久，受罰的日子亦將來到。魔鬼在日色瑪尼園中，一定也像在曠野的山頂上一樣，叫耶穌看：如果他願意的話，他的任務能光榮地完成，他的百姓無不請他受難也可以得救。

百姓們離得遠遠的，而宗徒們却近在耶穌身邊；這更給他平添了一重憂慮！尤其是有茹達斯在側。在最後晚餐時，耶穌曾說過這幾句傷心話：「我現在告訴你們，你們中有一人要出賣我……把手同我一起放在盤子裏的人，就是他裏面出賣我。人子固然要照着經上指着他所記載的話而死；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是有禍的；他不如沒有生在世界上更好。」。在這幾句話中，罪惡與懲罰的可怕，都被盡情地表達無遺；現在時候到了，茹達斯就要來了；他死心塌地幹他那不名譽的勾當；撒彈進入了他的心；然而耶穌總是愛着他；只要看他對待茹達斯的態度就可以知道：「朋友，你到這裏來做什麼呢？」耶穌特別是在被捕時憐愛茹達斯，並且因了憐愛他而感到苦悶，就如一個母親看到她的獨生子的辜恩負義，她為救他而犧牲性命，而就在這同時，她被他拋棄、被他出賣。

耶穌所召選的其他宗徒們又如何呢？他在他們身上只看到麻痺和怠忽；他已經覺察了就要向他們大舉進攻的誘惑；他勸告、他敦促他們祈禱，可是徒然；他們跨入了睡鄉，而且不久就要東分西散，伯多祿還要背棄他。此外，另有一種痛苦緊壓在他的心頭，也是為了他們的緣故；他將要離開他們，那時他們單獨地遭逢許多迫害。特別是當他在世的最後數天內，這種悲慘的遠景，映照在他的心幕上；關於宗徒們將遭逢危難的事，耶穌在論及世界末日的談話中已經提及；在末次晚餐後發表的一番訓詞中也講過。在這些光景中，我們不但覺得耶穌掛記着他的宗徒們作預防，免受那來日的災

瑪·貳拾陸·廿一至廿四。 瑪·貳拾陸·五〇。 谷·拾叁·九至十三。 若·拾陸·一至四；廿至廿二。

害，而且也看出耶穌溫存的同情心，他看見他如此撫愛而又知道是如此羸弱的人們，將遭逢可怕的磨煉：「你們將要因我的名字而受一切人的惱恨。將有一日，無論何人把你們置於死地，倒相信是行了中悅天主的祭禮。你們將要哭泣，將要嗟嘆，世俗倒反而高興」。這一幅圖景已經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不能把他所見的詳情，一一地向宗徒們敘說。這些「只有和世界末日一同結束的」迫害，呈現在他的眼前；他看見他的教會，也將如自己穿過耶路撒冷城的大街小巷、飽受欺凌詛咒拳打腳踢的情形一樣遭受迫害。當他在大馬士革道上顯現給掃祿（保祿）的時候，曾對他說：「掃祿，掃祿！你爲何迫害我？」意思是：凡加害於他的信徒們，實在就是加害於他本身；他們是他的肢體，他是他們的首腦，這並不只是一種借意。他在傷痛欲絕的當兒，血汗流遍了全身；聖奧斯定在這件事上看着是聖教會遭難的一幅圖形：聖教會實在是耶穌的身體，實在是彌染血跡；在各個地區各個時代，她在殉教烈士們身上受到打擊；烈士們在苦痛中，向他們的老師大聲疾呼；舉個例子來說，我們不妨回憶一下聖女阿加陶尼色行傳中的一件動人的事蹟：當她看到聖巴彼路和聖加爾普受刑時，不禁熱情勃發，挺身而出，大聲喊着說：「這一桌盛宴，也是爲我準備了的！」可是精神雖然豪爽，而肉體終究是軟弱的；及趕輪到她受刑時，她苦悶地說：「主呀，主呀，主呀，救救罷！我所依恃的是你！」耶穌聽從了她的呼聲，使她安靜下來而收取了她的靈魂。但是在山園祈禱之夜，誰聽耶穌的呼聲呢？他是孤獨的，不，更好說他不孤獨；聖人們的呼聲，從整個的世界向他升起：「主呀，主呀，救救罷！」他消除聖人們的苦痛，由他自己去担承。

● St. Augustin 聖奧斯定 In Psalm. 翰德錄 140, 4—P. L. XXXVII, 1817.

可嘆，在聖教會中，不只是有殉教烈士們，還有些罪人，有些叛徒。在十二位宗徒中，有一個茹達斯；可是在廣大無際、世代相傳的聖教會中，又該有多少呢？聖保祿寫着說：「有誰患病，我不和他一同患病嗎？有誰墮落，我不爲他焦慮嗎？」然而聖保祿和耶穌怎麼好比呢？聖保祿身爲教友之父，他對他們的苦况和墮落一定感到傷痛；然而他們並不是他的肢體，他們和他脫離，對於他的生命無所剝奪。耶穌却相反，教友們是他的肢體，教友叛教，猶如肢體傷殘；他對這些不幸者，就如他對宗徒們說：「你們居留在我身上罷」；他們不聽他的話，他們和他脫離了，成了殘廢的死亡的肢體，除了在地獄裏做燃料之外，沒有別樣用處。

聖保祿看見他的迦拉達的信友們朝三暮四，就對他們說：「怎麼？這樣看來，基督是白白地死了！」在山園祈禱之夜，這痛苦的呼聲，豈不湧上耶穌的心頭嗎？他不是枉然死去嗎？更好是說，他的受苦受難，爲這麼多的人——就如爲耶路撒冷和猶太民族——不是加重了他們的責任和受懲罰的原因嗎？「如果我不會來……他們沒有罪；但是現在他們是罪無可遁了。」

上面說了許多話，仍舊沒有叫我們透徹地了解耶穌的最難堪、最深刻的痛苦。我們要透徹地了解，就該深入天主聖子身上的最密切的一點，就是他和他的聖父的結合。

爲深入這一偉大的奧蹟，我們能假助於福音經，也能乞援於聖保祿寫給希伯來人的書信。在這封書信內，聖保祿先論及耶穌是能同情於我們的軟弱的大司祭，然後接着說：

「其實，大司祭都是從人間選出的；他的職務，就是代替人祭祀天主；供獻祭品和贖罪的犧牲。因

● 格後·拾壹·廿九。 ● 迦·貳·廿一。

了他本身充滿弱點，所以他能體諒愚昧和誤入歧途的人；由於他本身的弱點，不僅應該為民衆的罪，而且也為他自己的罪奉獻犧牲。也沒有人能僭取司祭品位，司祭該蒙天主的召選，如同亞郎一樣。基督也未曾強要成為大司祭，乃是有一位對他說：「你是我的子，我今日生了你」；如同在別處也記載着：「你依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久作大司祭」。基督既然一生之久時常祈禱，用壯烈的哭號和眼淚，尚能救他不死的那位呼求，便由於他的虔誠而蒙受允許，雖然他是聖子，依然受了種種痛苦，體驗了服從的困難。現在他達到了目的地，使一切服從他的人，由於他而獲得永恆的救恩。天主依照默基瑟德的品位立他作大司祭。

聖保祿又附加着說：「論到這一點，我本來有許多要說的話，許多難於解釋的事」。所以我們也不能誇口說可以解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去思索，由此而會更確切地瞭解耶穌的痛苦和祈禱。上面的一番話，在致希伯來人書信中並不是孤立的。在第二章第九至十一節我們已經念到（在人性方面）「比天神小一些的那位耶穌，因為遭受了死刑，就獲得了尊貴榮耀的冠冕。其實，為我們衆人受死刑，乃是天主的恩寵。凡是受造之物，都是以天主聖父為最終目的，並被全能的聖父創造的。他既然願意使無數的子女獲得光榮，便將指導他們得着救恩的首領，藉着痛苦領到最美滿的成全」。在第十七至十八節上又說：「所以他應該完全相似他的弟兄，好能在天主台前作仁慈忠實的司祭，替他的民衆補償罪惡。因為耶穌自己忍受了苦難和試探，才可以輔助那些受試探的人」。

在這些文字中，天主訓示我們苦難在耶穌的生活中所佔的地位。我們已很明瞭苦難能訓練我們，

惡的重担。因此，在他的祈禱中總帶着這種謙虛的語調，更好說是羞怯的語調，如果我們想到作這種祈禱的乃是天主聖子，就可以知道這種謙虛與羞怯，是他從未體驗過的，無怪使他感受如此劇烈的痛苦。

耶穌的這番祈禱，三位聖史幾乎是用同樣的詞句記載下來的，聖路加在記述耶穌受難時，別具風格，而記述山園祈禱，却和聖瑪竇與聖馬爾谷互相照合，這更是富有意義的。我們可以相信三位宗徒聽到了耶穌好幾次重複的這段禱詞：「阿巴！（父啊！）你是全能的，使這苦爵遠離我罷！可是不要隨我的心意，却照你的心意作罷！」

這一切都使我們回憶起耶穌以前所教給他的宗徒們的那一遍天主經：他大概也是在這座橄欖山上教他們的；在受難的緊張階段，這一遍經使福音經的一切記載趨於平衡狀態；這是耶穌心靈中最精緻的底蘊；在痛苦的壓力下所啓示給我們的，就是「爾旨承行」。有人已經把耶穌在晚餐後的司祭禱詞比做天主經；在山園祈禱的記載中，我們更清楚地瞭解它——耶穌對宗徒們說：「你們祈禱吧，免陷於誘惑」，這豈不是「又不我許陷於誘惑」的迴聲嗎？尤其是他所重複的那幾句懇切的禱詞：「父啊！不要隨我的心意，却照你的心意作罷！」這不就是等於「爾旨承行」嗎？然而他在當日教我們這遍經時，是滿心悅樂於他聖父的意志；他今日重複這禱詞時，他的意志初次體驗到對聖父所擺在他面前的苦爵的抗拒之情。這一段記載，將光照後代的神學家們，使他們可以確切地分辨出在耶穌身上有兩種意志，分屬於兩個本性——天主性和人性。這是顯示出耶穌降生成人的真實性的又一證據：的確，除了罪惡之外，他完全有我們的本性。馬道納寫着說：「在這一番祈禱中，耶穌說話的口氣，像

◎ 谷·拾肆·卅六。 ◎ Chase. 徹斯 The Lord's Prayer. 天主經 111 頁。 ◎ 路·拾·廿一。

是對天主的意志認識得不完全，並且沒有足夠的毅力戰勝死亡的一個人。」因此，他叫我們看出他人性的抗拒；可是他用他的榜樣來教我們服從天主的意志，天主的意志，是他人性的意志所正確依附的最高法則：「凡叫他喜歡的事，我常常做」。

我們在這裏所認識的耶穌，正如聖保祿所給我們描寫的，他具有弱點，因此對於愚昧和誤入歧途的人是寬容的。這個弱點的本身，對於他所給予我們的教訓：「父啊！你什麼都能作」，更有說服的能力。這句話一出口，他當時就看到茹達斯帶着一批持有武器的人們出發前來；他知道天主是全能的；無論何時只要他來干預，那麼他的干預就是全能的，可以挽救一切；天主可以阻止茹達斯，或者蓋法、或者比拉多、或者加爾瓦略山頭的刑役們不能加害於他。如果天主不願意干預的話，就照他的意志行事；先該承行天主的意志；耶穌的意志倒在其次。

照路加所記載的，就在那時，出現了一位天神來鼓勵耶穌。這一事件又叫我們回憶起耶穌在曠野中受誘的那一幕；那時天神們也出現了，然而而是為的服事他；那時鬥爭完畢，耶穌得勝了撒殫；現在，耶穌的憂苦將愈形劇烈，因為是在天神的探視之後，聖史就緊接着記述耶穌流血汗。這兩件事，為許多讀者們看着是非常突兀，所以許多路加福音的手抄本都把它們刪去了；可是早在儒斯定和依肋納的著作中已經見到了；人們瞭解他們之所以避而不談，是因了一種誤解的敬意，却不會瞭解何以該把這件事記載出來。我們還記得聖保祿在致希伯來人書中所說的：「他因了降生成人而被放在天神以下」；所以人們也就毫不驚奇這個惶恐戰慄的人性，受一位天神的支持。至論耶穌所流的血汗，人們也曾舉出過類似的例子，我們不難想見：當夜耶穌三次返身探望三位宗徒們的時候，他們看到他

這種情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忘記不了。

然而尤其值得我們認識的，是血汗不過做它的徵候的那種內心的苦痛。爲要完全透澈這一奧蹟，那就該瞭解什麼是罪惡，天主是怎樣的，聖父與聖子的結合是怎樣的。這一切都是我們所絕對難以想像的；可是我們應當來談談，只要能懂得一點，也就很足珍惜了。

我們先要注意的，是基督人性的意志和聖父的意志的這種差異：「不要隨我的心意，却照你的心意」。這是我們在福音經上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一種口氣：耶穌直到山園祈禱之時，是在與聖父的默契之中生活着，他全部的生活完全從屬他，他所願意的完全是聖父所願意的：「我的飲食，就是照那位派遣我者的意志行事。」這就是他的毅力，他的快樂，他的光明。他在這世上搞他的工作，他的眼睛常是注視着他認識得很清楚的聖父的意志。人們催促他行奇蹟也好，請他顯示自己的光榮也好，要求他避不露面也好，對於人們的這些建議，他不可加可否；他是從天上，從他聖父那兒等待着指令而行事：「凡是中悅他的心意的事，我常常作。」而現在，「不要隨我的心意，却是照你的心意」，這種意見的歧異何自而來呢？這一定不是違抗聖父的意志，這禱詞的本身已充分地表示出絕對的服從；然而這個神聖的被愛的意志已感覺不到了；聖父和他離得遠遠地：就如他不久之後在十字架上所將慨嘆的，他的聖父遺棄了他；因此，馬道納論述耶穌在山園中的祈禱說：「在這一番祈禱中，耶穌說話的口氣，像是對天主的意志認識得不完全、並且沒有足夠的毅力戰勝死亡的一個人。」這事情是極其確

● 關於血汗，參閱蘇阿來斯 Suarez in III, 9, 46, a. 8, disput. XXXIV, 2, 他說：耶穌實實在在流血，這種血汗，並非奇跡的而是出自本性的；是來自身體的極度疲疲和心靈的愁悶。

實的，而又是福音經所直接供給我們的；誰能估計到它的價值呢？我們在上面已會注意過，耶穌的生命，是整個地繫於他的聖父的生命；他從世界上未曾取得任何安慰、任何支援、任何歡樂；一切都是自天而來的；豈知倏忽之間，天門關閉；以前他和聖父結合，心靈中充滿了我們無法想像的福樂，然而緊接着便是遺棄和孤獨。

這種遺棄和孤獨所造成的第一個印象，就像是一個人失却生命的一切意義；這就是耶穌在山園祈禱之夜的錯亂；因此，在他的祈禱中纔有這樣的惶恐和愁苦：「如果可能的話，使這苦爵遠離我吧！可是不要隨我的心意，却照你的心意！」

耶穌的痛苦所以如此劇烈，是因了他担負的罪惡的重量。他之所以如此和他的聖父隔離，所以難於分辨一向做他的飲食和生命的那個意志，是因爲現在他和聖父之間有一種阻礙，他不能向聖父傾訴，聖父也不來安慰他；這阻礙就是我們的罪惡。這便是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痛苦，他所担荷的，是我們的疼痛，而我們却以爲他是受天主痛打，擊傷和窘難的人。他爲了我們的悖逆而被刺透，爲了我們的罪惡而被痛打受傷；他身受懲罰，爲叫我們安全；他身受創傷，爲使得我們痊愈。」。聖保祿也更有力量地說：「天主使無罪的耶穌爲我們變成罪，使我們在他身上變成天主的正義。」。又說：「基督爲我們受了詛咒，便從法律的詛咒中救出我們來。因爲經上記載着：凡懸在刑架上的，是可詛咒的。目的是使亞巴郎所受的祝福，藉着耶穌基督臨到外邦人的身上，也使我們藉着信德，能以領受預許的聖神。」。上面所引證的經文，由什辣神父解釋得極爲切當：「並沒有

- ① 依·伍拾叁·四，五。
- ② 格後·伍·廿一。
- ③ 迦·叁·十三。

有本義的位格互易性，只有行動的聯帶性。罪惡並不是從人身上移到耶穌身上，而是從人身上延展到人類的代表——基督身上；同樣，天主的正義並不是從基督身上遷移到人身上，而是幾時人們因了過繼的子性而擁有天主性……，祇由基督身上延展到人身上，他作為人類的首領——代表人類並且和人類利害相關，曾把罪惡人格化了；他為我們的原故而成為罪惡，並非是替代了我們，而是為了我們的好處；因為他在代受我們的命運時，也聯帶着使我們沾受他的命運；因此，他在為我們而成了罪惡時，也使我們在他身上成為天主的正義；以後他又寫着說：「天主上智的措置，是叫耶穌的救贖之工，在聯帶性的原則下起作用，所以依照天主上智的這種措置，耶穌基督應該是人，以便救贖人們；應該是法律的對象，以便解放法律的對象；應該是一個犯罪的大家庭的一份子，以便援救罪人們；應該具有人情，以便在它本身的範圍內制勝人情；應和獲罪者緊密地聯合，以便在他們身上反映出他的正義；總而言之，應該成就我們的一切弱點和苦難，以便成為能給我們開啓天門的理想大司祭。」

我們還能引證舊約上最動人的章節之一：先知依撒意亞敘述他曾神見了天主的偉大，他驚嘆着說：「禍哉我手！我必傷亡，因為我是唇舌不淨的人，住在唇舌不淨的人民中間，又親眼見了君王，萬君的上主！」^①這一幅圖景，絕比不上天主聖子在山園祈禱之夜所見的那一幅圖景。耶穌從全能的、無限神聖的天主那兒所見的那一幅圖景，不是依撒意亞先知所可以比得上的；同時，他所感到的罪惡的恥辱，其程度的深刻，更無限地超過了依撒意亞；耶穌一向和頑固的罪人們在一起；他曾經悲

① Prat 卜辣神父 Théologie de St. Paul 聖保祿之神學·卷二·二九五至二九九頁。② 依·伍·六。

痛而忿慨地說過：「無信心而又邪僻的世代啊！我和你們在一起到什麼時候呢？我容忍你們到幾時呢？」然而雖然耶穌痛苦地感到這種接觸，至少他不同流合污；他向人們說過：「你們是壞的」，論到他自己，他却說：「你們當中誰能指摘我的罪過呢？」現在他不再這樣說了：他本身是純潔的，而且永久是純潔的；他是「青綠的樹」，¹ 他的人們是「乾枯的樹」；可是他代一縷的人受苦，因此他也蒙羞含辱。他也能和依撒意亞那樣² 慚愧地、慚愧地說：「我住在唇舌不淨的人民中間，又親眼見了君王，萬君的上主。」

我們再附加地說，他對於他身上所坦負的罪過，較任何人看得更為清楚：「他透徹人的內心」；凡是我們所不敢叫人知道的隱秘，他都洞察無遺。他對於真心懺悔的罪人們，常有無限的寬大；他對於那個罪女瑪大肋納，對於那個犯了淫行的婦人，對於蕩子便是如此；可是，不要誤會，他很肯寬恕罪人，這並非因為他不知道罪惡的重大或天主的法³ 的神聖性質；乃是因為他知道他自己將替我們還債，補償他聖父的公義，大開慈悲之門。現在，這個補償的時刻來到了，他感到這一副担子，沉重得挑不起來。

耶穌立起身來，回到他的三位宗徒那兒去⁴。耶穌在往他們那兒去的時候，並非不知道自己將得到的支援是微乎其微；只消看看他在最後晚餐中向宗徒們一再叮囑的勸告，預言他們將與拋棄自己，就可以知道他不存在任何幻想；可是他仍誠實地謙虛地往他們那兒去，好像一個受苦的人在尋求支

● 瑪·拾柒·十七。

● 瑪·貳拾陸·四〇至四六；谷·拾肆·卅七至四二；路·貳拾貳·四五，

四六。

援。他也是願意叫他們看出自己的苦悶，喚起他們的熱忱，因為這個熱忱，是宗徒們最好的毅力，然而已經麻痺了。他特別是願意叫他們和自己聯合着受苦：在這死一般的痛苦中，人是爲了一總的人而受苦，所以不該他單獨地受苦，犯罪的人類該和他聯合着受苦，至少有幾位宗徒做代表：這一定是可怕至極的痛苦，但是由這痛苦而贏得的恩寵，是大得多的。耶穌願意把這恩寵給予他所特別鍾愛的人們；可是他們不解，一任失之交臂。只是在受刑的最後的階段，耶穌才看到在十字架下，至少有聖若望站立在一總人本當站立的崗位上。

耶穌來到宗徒們那兒，發見他們都在睡覺，於是特別注意伯多祿；他曾經比別人更有力地表示了自己的忠心：『縱然人人都拋棄你，我也不拋棄你！』現在呢，他連一小時都不能醒着。耶穌溫和地責斥他，喚他說：『西滿！』西滿這個名字，在馬爾谷福音上，自從他被選爲宗徒以後，就沒有見過；耶穌在這一晚上所看到的他，正如被選爲宗徒以前的他；他不久而且永遠要成爲伯多祿（磐石）；耶穌會許給伯多祿將有不可動搖的堅固性；然而伯多祿目前所有的，只不過是這一偉大恩寵的一點預許；那光照他、扶持他的天主的聖寵，有時只指示那未來的事；所以現在伯多祿因了軟弱而失足了。

然而耶穌並不是單對伯多祿一人說話，而是對他們三位宗徒說話：『你們醒寤祈禱吧，免陷於誘惑。』壓在他們心頭的這種迷惘和憂愁，只不過是誘惑的開始；所以乘着他們還有老師在身邊的時候，乘着靈魂迷惘而尚未完全被征服的時候，他們正該祈禱，「心靈固然豪爽，身體却是軟弱的」。耶穌的這句話，是一種勸告，而同時也是一種大度的諒解；他預先叫他的可憐的宗徒們知道，他們離

棄他，他不是怪他們愛情的不誠懇，而是歸因於他們意志的軟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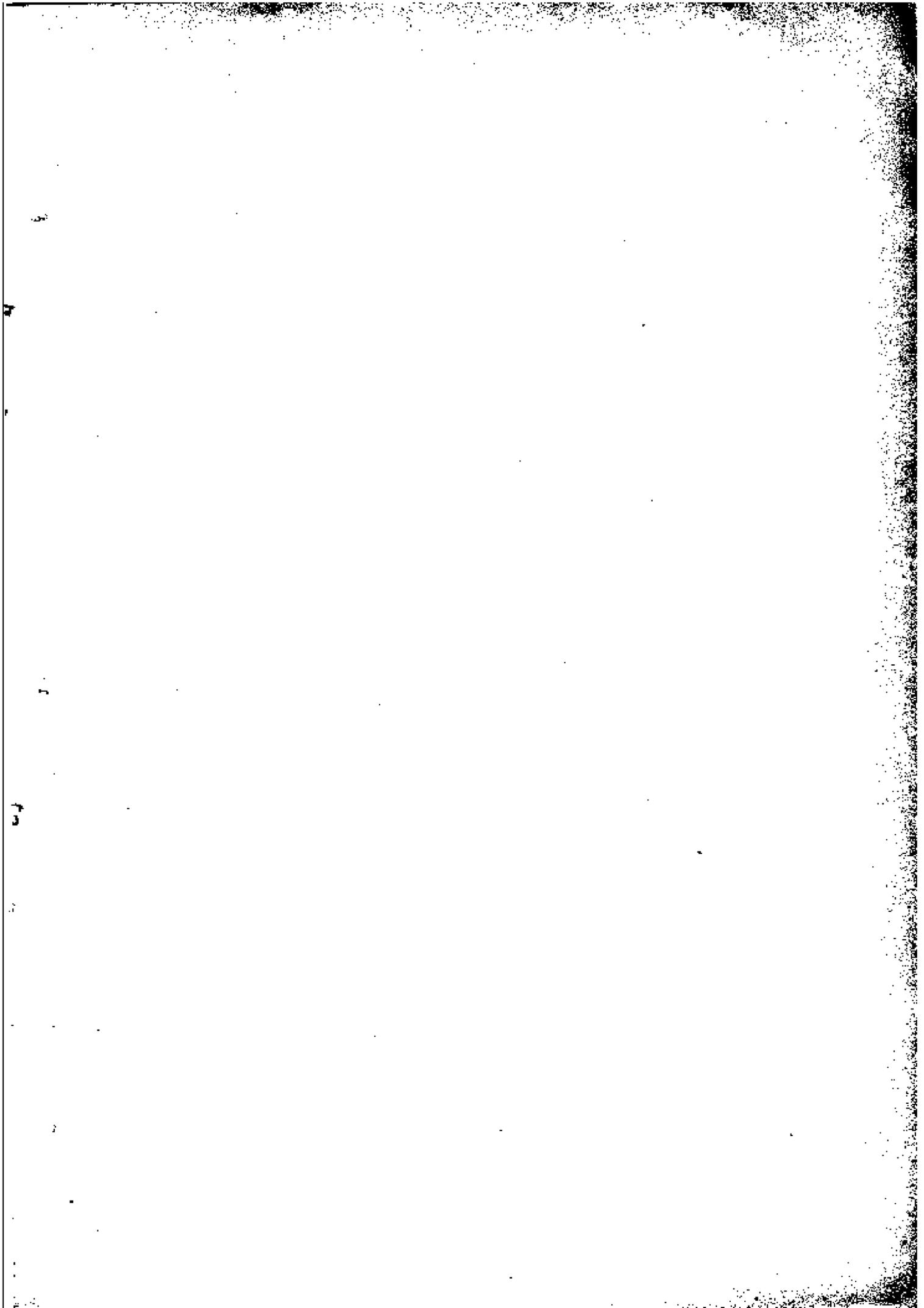
聖路加載明了宗徒們的煩悶來自憂愁；自從八天以來，他們是生活在一種刺激和憂愁的狀態中；最後的幾小時，晚餐廳中的情形，耶穌的談話，使這些印象更加深刻；現在，繼刺激之後，便是心灰意懶；他們感到危機當前，而沒有勇氣正視這緊要關頭，耶穌曾多次預言過，他們始終不當一回事；他們看見老師本人也恐懼憂愁得要死；耶穌的能力以及他心靈的鎮靜，一向是他們的最好的支援；而這個支援，突然之間消失了，於是他們開始心灰意懶，被慌亂所攪住。

耶穌曾多次諄諄告誡他們，叫他們和這可怕的誘惑對抗；可是他們沒有聽他的話；他們以為自己靠得住，以為老師在旁，有恃無恐；耶穌又迫切地勸告他們用祈禱來自衛；可是他發見他們再也振作不起精神來；他們驚慌失措，不知怎樣回答他。

耶穌這樣一連有三次到他們那兒去；在第三次去的時候，他對他們說：「現在你們睡吧，休息吧」。

宗徒們的睡眠，不久就被打擾了；叛徒來到了，耶穌發佈了警報：「够了，時候來到了；人子就要被解送於罪人手中。起來走吧！出賣我的人來到了。」。

● 谷·拾肆·四一，四二。



第二章 逮捕

關於耶穌被捕的事，四位聖史都有詳細的記載；註釋家們在聖史們的記述中舉出了一些略有參差的地方；爲一位歷史家、這些歧異是很珍貴的，因爲供給他們不同的報道來源。

在四位聖史所記的這一幕情節中，第一個露面的就是茹達斯；這回事是他想出來的，也是他親自執行的。在他的一切行動中，我們已經能看出他是個陰狠險毒，而且心硬如鐵的人；我們更驚奇四位聖史們的慎重態度；提起了這個叛徒，他們避免用一些激憤的詞句；爲顯出這個罪行的可恨，他們只說是：「十二位宗徒之一的茹達斯」；這個很審慎的字眼，在若望福音中還找不到，他只稱：「出賣他的茹達斯」。

在叛徒的後面，有一大批人，「手裏拿着刀劍和木棍，是司祭長、經師和長老們派遣來的」；可見那構成「高等裁判所」的三個集團，是商議好了共同行事的；他們的頭腦也來了，意欲親自指揮這一番逮捕行動，他們看着這一行動是再重要也沒有了。他們也向羅馬總督申請撥發了一隊兵士；這一小队兵士，並不直接參與行動，他們的任務，只是在緊要時，輔助猶太警士們；耶穌的仇人們很怕耶穌和他的同黨的人們，他們的一切行動就以證明；所以羅馬兵士們在那兒是爲幫助彈壓的。負有逮捕耶穌的任務的，乃是猶太警士們，既然他們沒有遭遇任何反抗，所以就單獨行事；他們還「提着燈籠和火把」；那時一定是月圓的時期，然而這朦朧的月光，在枝葉扶疏的橄欖樹下，或者在耶穌也

● 谷·拾肆·四三。

許能藏匿的角落裏，不給給猶太人們照路。

爲更穩妥起見，茹達斯和一批人約定了一個辨認耶穌的暗號，這暗號就是接吻；這不過是徒弟遇見老師時用爲表示敬愛的一種記號；耶穌將要道破那個叛徒的這種假仁假義，使他感到內疚。有人懷疑，警士們既然時常見到耶穌，何必需要一個暗號來認出他呢？也許是時當深夜，他們自己覺得不易辨認，一定也是因爲他們怕耶穌有脫逃的詭計，或者由一位宗徒喬裝着來代他被捕。

茹達斯最可惡的一點，是他叮囑那批人說：「你們抓住他，謹慎地帶去吧！」他曾多次看見他的老師從仇人們的手中脫身，他深怕這一次又被他從手中脫逃；他是領了賞錢的，該設法叫這次的逮捕進行得順利，直到把犯人解交最高裁判所，纔算完成了他的任務。

逮捕耶穌的一批人，越過了克德龍河溝；他們在橄欖園中乘着月光和火把的照耀而前進；突然，他們看見耶穌出現在面前，他是剛離開自己的宗徒們而向仇人們走上前來的。茹達斯就走上前去吻着他說：「拉比（老師）」。

耶穌對於這種假惺惺，大爲驚愕，他對茹達斯說：「朋友，你到這裏來幹什麼？」茹達斯，你是用接吻禮來出賣人子嗎？」耶穌莊嚴地招呼了他，還迫切而憐愛地詢問了他，他直呼他的名字茹達斯，叫他回憶起以前所聽到過的好多次的招呼；叫他想起「人子」這個名稱，想起耶穌關於自己的默西亞的任務，關於他自己的受難、復活與光榮所發表的許多訓話；特別是遭句痛苦而溫柔的申斥：「你是用接吻禮……」。在這裏我們可以認識耶穌的一種性格，這性格被江曼松司鐸描寫得極爲透澈：「耶穌在他的無盡的磨煉中，常是保持他的不驕不懦的性情；絕無退讓、挑撥或矯揉造作的態度。他的覺可感動，恐懼，發出純真的、溫存的或悲痛的音調，却不會屈服他那固定在聖父之意旨上

的意志^①。

這最大的努力，猶如以前的種種努力，在茹達斯身上仍歸失敗；耶穌於是撇下這個不幸者，而走到仇人們跟前，問他們說：「你們找誰呢？」耶穌願意顯出自己是甘心清願受死，並且也欲保護他的門徒們。那班帶着武器傢伙的人們，原想逮捕耶穌是一件大費周折的事，却料不到他是這樣地出現在面前；他們就簡單地重述了人家所通知他們的名字：「納匝肋的耶穌」。耶穌回答說：「是我」。這簡單的兩個字，耶穌在其它重要的場合中也會說過的，譬如向那個撒馬利亞的婦人^②；向在提庇哩亞湖上被狂風巨浪嚇得魂不附體的宗徒們^③；在帳篷節時向猶太人們^④；在最後晚餐中，預言茹達斯的叛逆而向宗徒們說的^⑤。至少為茹達斯，這兩個字富有深切意義，足以喚起他的回憶。連得學士們也對這一幕大為驚異：他們看見自己的嚮導，呆若木雞地站住，看見他們所尋找的那個人，儼然以老師的姿態向他們走來，也許他們提心吊胆地深怕這位默西亞，這位行奇跡者也用雷來劈他們。從前有五十個人前去逮捕厄利亞先知時，便是被雷劈死了的。他們慌忙後退，仰面跌了下去。耶穌這樣地顯示了他的犧牲，完全是出於甘心清願的；耶穌的這次示威，一如福音經上所載的其它的示威事件，都是審慎而寬厚的，與其說是懲罰，毋寧說是警告。

耶穌的仇人們，受驚是受驚，却是沒有回心轉意，他們仍舊故態復萌；耶穌重新走上前去問他們說：「你們找誰？」——納匝肋的耶穌。——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我。如果你們所找的是我，那麼就讓

① L. de Grandmaison 江使樞神父 Jesus-Christ 耶穌基督·卷二·一一八頁。

② 若·薩·廿。

③ 若·棚·廿四至廿八。

④ 若·拾叁·十九。

⑤ 若·肆·廿六。

這些人走開吧」。在這件事上，我們又認得出善牧的本色：用錢僱來的牧羊人，看見狼來了，就火速跑開，因為他不關心他的羊，狼就把羊拖去吞噬了；然而善牧為他的羊捨命：「你交給我的人，我一個也沒有喪失」。耶穌這樣保護他們，不但使他們免受逮捕的欺凌和虐待，另外是使他們免受一種也許超出他們的力量誘惑。就如耶穌以前所預言過的，只有一個人在這可怕的考驗中墮落：他就是那敗壞之子，那個把自己交給撒殫而且把自己的老師也交給他的人。

可是宗徒們還不會感到自己的軟弱；他們看到來勢不佳，就說：「主，我們使劍來砍吧？」伯多祿不待老師答話，拔劍便砍，颯地一聲，正中馬爾果的頭部，把他的耳朵砍傷了。

可是耶穌喝住他說：「收回你的劍，放在原處，因為凡是拿劍的，必死於劍下」。耶穌的這句話，將成爲一總的殉教烈士們的規則。他會對他的宗徒們說過：「我派遣你們，就如派遣綿羊到狼羣中」。他願意立一個忍耐的榜樣，比手持武器與人搏鬥更需要勇氣的忍耐的榜樣，這是他的宗徒們以後要體會到的。

耶穌治愈了馬爾果：這是他在當夜所行的唯一的奇跡——對仇人的同情與慈愛的奇跡。

可是他對自己所受的不合理的待遇，不願意緘默：「你們帶着刀劍棍棒來捉拿我，就好像捉拿強盜一樣；我天天在你們中間，坐在聖殿中教訓人，你們也沒有捉拿我。但是這些事發生，無非是爲了應驗先知們的預言」。耶穌說的話，一定是指自己所受的侮辱，然而更是強調他的犧牲是出於甘心情願的。請想想他往日對聖殿中的攤販們所有的威勢，他用繩鞭驅逐他們，却無人敢出來反抗；法利塞

人們會派人去逮捕他，他們回來時說：「從來沒有人說話，像這個人那樣勸聽^①」；往往有一班人想用石頭砸死他，却不敢下手抓他^②。「我天天在你們中間，你們也沒有捉拿我」這一句話，就是提起以往的那些事。

在以前的那些緊張情形中，仇恨是和現在一樣的深刻；耶穌在他的仇人們的手中，毫無保護；然而他們不能抓住他，因為他的時刻還沒有到；現在，不同了，「是你們和黑暗的能力的時刻」。他的聖父不再保護他，他也不願意自己保護自己：「我父給我的爵，莫非我不喝嗎？」這句話，聽起來仍舊像是他剛才所作的禱詞的迴響，然而平和得多；耶穌不再說：「使這苦爵遠離我吧！」聖父把苦爵遞給他，他雙手接受，不再拒絕。

「於是門徒們都拋離了他，逃走了」。也許伯多祿使劍一砍，人們亂成一團，門徒們也挨了打，並且也有被逮捕的危險。宗徒們一定是見了耶穌的那種泰然就逮的態度，遂覺得大勢已去；他們固然還有一種熱情，可以從事武裝的反抗；無奈他們沒有與老師共患難與老師一同被捕的勇氣；所以他們乘機逃走了。

聖馬爾谷附加着說：「有一個青年，僅僅披着一條被單跟隨着他，他們也抓住了他；可是他拋下那條被單，赤着身子逃跑了^③」。這一件事實說明了：如果門徒們沒有逃走，如果他們的逃走不是被耶穌所掩護，他們一定也和耶穌一同被捕。這件事實像是聖馬爾谷憑個人的回憶而記載的，許多註釋

① 若·柒·四六。 ② 路·肆·卅；若·捌·廿；捌·五九；拾·卅九。
③ 谷·拾肆·五一，五二。

家們都以為這青年就是聖馬爾谷本人；如果能確定橄欖園是聖馬爾谷的母親瑪利亞的產業，那就更無可疑了。

這最後的一個朋友逃走之後，耶穌就單獨地處在仇人們的手中。此後，他再也沒有見到他的親愛的人們，只見伯多祿在他身邊背棄他，還有聖母和若望立在十字架下表現了他們的悲痛。他現在已度過了在園中祈禱時的苦境，他已經被這個痛苦和血汗折磨得力盡筋疲；然而他沒有支援，沒有休息；只有警士們的拳打腳踢，以後還要受刑役們的作弄。

對一切被判罪的人們，這初步的拘捕常是很痛苦的；特別是在耶穌的那個時代，被捕的人受到最野蠻的欺凌。

這就是耶穌所開始要受到的待遇；福音經上只載明了兩三種最可恨的欺侮；在大司祭前被掌頰，兵士們吐痰在他臉上，又鞭打他，在比拉多府邸被戴上茨冠；其它的侮辱不難想像，因為那一班人，不過是大司祭的侍從，並且他們也知道，一切的虐待都是討好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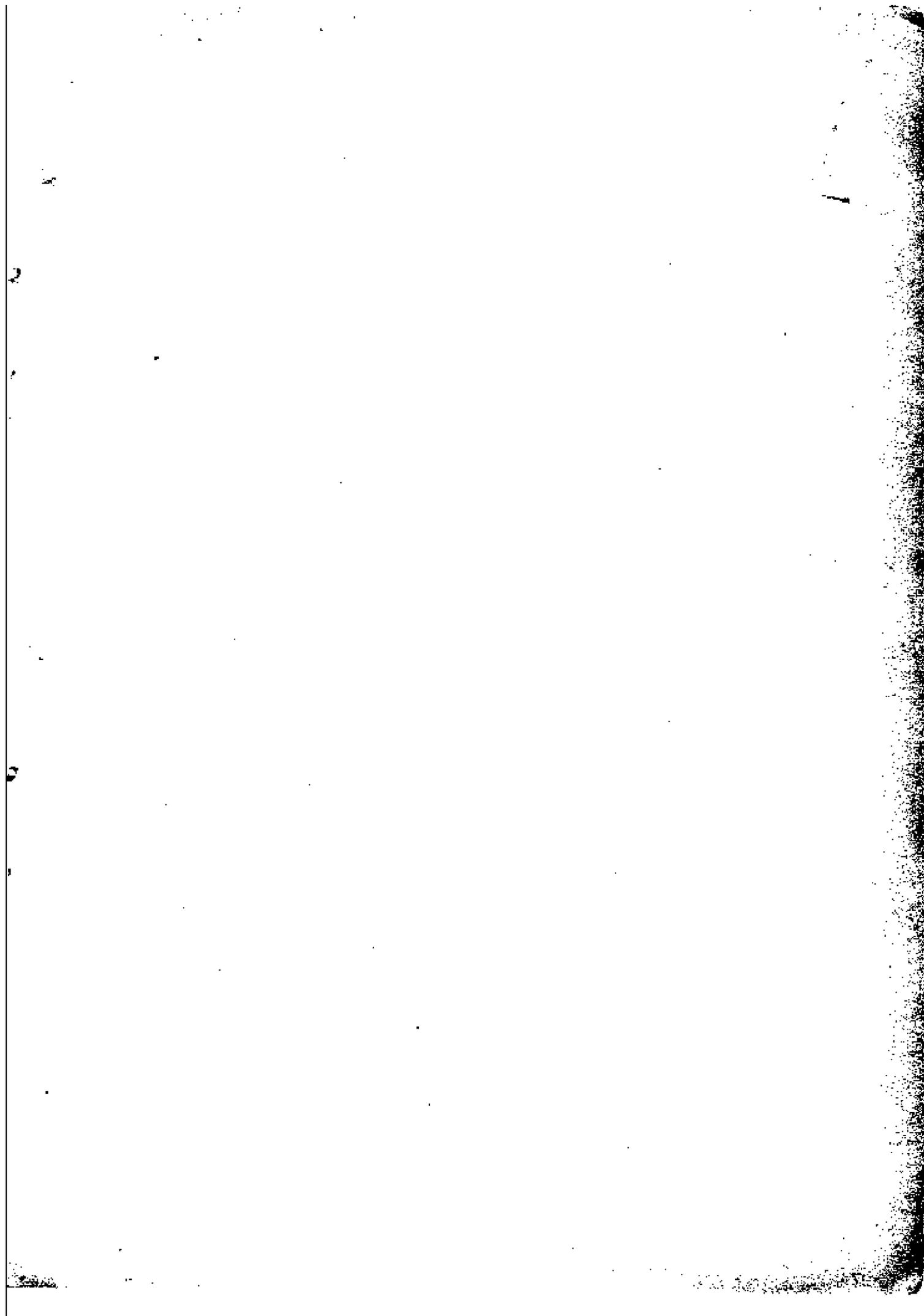
在那圍繞和押解着耶穌的一批人中，有一個人，特別叫耶穌感到痛苦——他就是茹達斯；他叮嚀着要把犯人捆得牢牢地，不要放鬆；一會兒他就親自向大司祭們交代了。

在一切負有釘死天主聖子之責的人中，沒有一個人的罪過像茹達斯的那樣大。那一班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刑役，耶穌倒親自為他們求情，歸罪於他們的無知；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比拉多的罪行較重，因為他能夠知道耶穌是誰；他會長時間地審訊了耶穌，他發見了耶穌是無罪的，結果仍是因了懦弱而定了他的罪；他自己也對耶穌說過：「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定你的死罪」；可是他所應負的罪責，不及茹達斯的大，耶穌向比拉多說：「那將我解送給你的人，有更大的罪」。猶太人

們，尤其是他們的首長們，罪行一定比比拉多的要大；他們眼見耶穌的作爲，耳聽耶穌的訓誨，已有二年之久；「他們是罪無可道的」。可是在宗徒大事錄上，伯多祿也向他們發表演說道：「我知道你們因爲不明瞭，所以才這樣作了，你們的長官也是這樣；天主却如此應驗了他藉着衆先知所預言的話，說基督必須受苦」。至論茹達斯，實在是罪無可道，因爲他是清清楚楚地犯了罪的；他被耶穌所挑選，列爲十二位宗徒之一，和他同居共處有三年之久，眼見他行了許多奇跡，耳聽他的最親密的訓話，又參加他的傳教工作，並且也和別的宗徒們一樣，用耶穌的聖名行了奇跡，使人皈依，他却把自己交付給撒殲，把老師出賣給撒殲。

只消看看在耶穌受難開始時茹達斯所抱的態度，就可以明瞭他的罪責是最大的；他爲逮捕耶穌出了這麼大的力，一股腦兒地鑽到罪惡裏面；實在，就如福音經上所說的，撒殲進了他的心。當撒殲需用這個可憐的工具時，就把他變得麻木不仁，有眼看不見。茹達斯只顧照着自己的路走，低着頭執行自己的計劃，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擋他，也許有時他也感到慚愧，並且躑躅不前；可是他又走上老路；註定了是要如此，不走到頭心不死。然而罪行完成之後，撒殲又閉了他的眼睛，把他推入失望的深淵中。這正叫人回憶起塔西佗描述尼祿殺死了他的母親阿格利派那之後的情形：「弑母之後，他才了解罪行的重大」。

● 宗 · 卷 · 十七。



第三章 審訊

自從猶太被屈服在羅馬人的權力之下以後，猶太人便受到兩種管轄：一種是當地的長官，一種是羅馬的長官；耶穌的案件，就輪流着在這兩種法庭上處理：先是在猶太人的最高裁判所裏，然後又在比拉多前。當時黑落德正巧也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穌也會一度被解送到他那裏去。

這些不同的審訊過程，聖史們記載得極爲詳細；可是有些史家們不予贊同；尤其是猶太籍的史家們，他們想把人家所加於他們的同胞們的罪責卸掉。在研究福音經上所載的詳細事跡之前，必須先討論他們這些反對的意見。

孟德斐奧在他所作的對照福音經註釋（出版於一九〇九年）中，把這一場官司的責任完全推在撒杜塞黨人身上：「福音經上報道耶穌是因了猶太首長——特別是有權威的司祭們的催逼教唆而被羅馬人們處死，這一點倒似乎是眞的。若說他們舉行了全體的最高裁判會議，這是似是而非的；至論謂經師和法利塞人也曾參預其事，也是很可疑的；然而撒杜塞黨的司祭們倡導了逮捕和審訊，其結果致使比拉多判定死罪，有理智的人是不會加以懷疑的」。

猶斯德在他所著的一本羅馬帝國內的猶太人①中說得更乾脆，他完全否認他本國應負的罪責。爲達此目的，他設法分析福音經的性質，而作結論說應當在兩種假定中選擇一種：或者耶穌的受審是屬於宗教性的，那麼他就該出庭最高裁判所，結果是按照猶太刑法的規定而判決死刑，就是用石頭砸

① 見 Juster 猶斯德 Les Juifs dans l'Empire Romain 卷二·一三四頁。

死；或者這個審訊是屬於政治性的：陰謀叛變，那麼這項審訊工作是由羅馬總督主其事，而處以羅馬人所慣用的刑罰——十字架。既然無人能懷疑耶穌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被石頭砸死的，那麼可以結論說，唯有比拉多負有判決之責，與猶太人不相干。這個論斷叫羅亞西看着是很正確的，連得他對於聖斯德望的殉教的解釋，也根據着這種解釋。

「有聖史們報道了事實的經過，所以問題是很容易解釋的。那班想害死耶穌的人們——因了仇恨而集會的法利塞和撒杜塞黨人，只能行一種宗教性的審訊，他們所做了的就是這種審訊。他們的宣判應該得到核准；爲使他們的宣判能得到核准，只有叫這陷害一個無罪者的宗教性的案件，蒙上危害羅馬政權的外衣。因此，他們在耶穌身上所指摘的默西亞主義，在羅馬總督前就被染上了叛亂的色彩。當羅馬總督決定予以受理的時候，案情的真面目已被改換了；他把耶穌傳到自己的法庭上。只有一個罪名——就是默西亞主義——在最高裁判所的議員們的眼中看來，是對天主的侮辱；而在比拉多之前，却是一種反叛的暴動。這一件案子，被更換着裁判所而審訊下去，刑罰的執行，當然是由比拉多的法庭操縱。」

只消一讀福音經，就可以看到這些事件發生的程序，又自然，又互相銜接。

撇下了這一種意見上的衝突，就該更精密地確定耶穌的案件在其中發展的歷史範圍，爲此，我們先該談談耶穌所被解送去的法庭——最高裁判所（或譯作公議會）。爲認識這個歷史性的機構，可以利用猶太法典中的一部份——「米施拿」中有關最高裁判所的論文，作爲主要的參考資料。許多歷史

家都是這樣做的；而在這些文字中有許多司法的條律，在許多事情上和福音經上所載的起衝突，所以有人結論：或者是聖史們的報道有欠正確，或者是審判耶穌的法官們違反了猶太刑法的一切條律。這第二種結論似乎很可靠；然而若把猶太法學士們的這部書仔細研究一下，立刻就啓人疑竇；書中所頒定的一些規律，更好說法學士們所想像的一些理想情形，其實在的狀況，在該書編纂之時（二世紀末，三世紀初）是早已廢弛的了。舉一個例子就足以判定此點：根據法學士們的規定，最高裁判會議的主席，該由最著名的法學家充任；習慣上是由二人同任，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而人們所確知的事實，正是相反的：最高裁判會議的主席，從來沒有由法學家充任，而是由大司祭來充任；這些大司祭，屬於撒杜塞黨的貴族，法學士們對於他們，就如當時的法利塞人對於他們一樣，毫無親善之感。關於裁判所的權限，亦該作同樣的看法；例如最高裁判會議卷二第四節上說：國王若願意宣戰，惟有七十一票通過纔行；這個國王和這個裁判會議，是法學士們想像出來的，在歷史上一點痕跡也找不到。

如果我人不管那些法學士們的空想而着重歷史的事實，就可以看到所謂的最高裁判會議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機構。最高裁判會議的出現，是在希臘化的時代，其形式是一種貴族議院，和在希臘所有的相彷彿；第一次提起它的，是史家約瑟，時在安提俄克斯的時代（二二三—一八七）。瑪加伯弟兄的起義，變更了它的性質；以前是傾向希臘化的古代司祭的家族，現在却是由哈斯摩族和他們的黨徒起而代之；然而在王公和大司祭以下，仍舊有耶路撒冷的貴族們的代表。由亞歷山大拉當權時起，法利塞人的勢力日見增長，終究打入了大會議中。這個議院，首次被史家約瑟在記載黑落德的一場官司時，稱為最高裁判會議，原來黑落德以謀殺罪被控，不得不出庭最高裁判會議，可是以後他爲了報

復，把全體議員們都處死了。黑落德逝世後，最高裁判會議的權限，就如黑落德的兒子亞琪雷厄的轄區一樣地減縮了，只能及到猶太和撒馬利亞二省；可是，相反，最高裁判會議在這兩省的權力，比黑落德在位時還要大：據猶太古代史●第貳拾章第十節所載：「黑落德和亞琪雷厄去世後，政府成了貴族制的，大司祭們接受了管治人民的大權」。組成政府的是兩個主要的派別：司祭界的貴族和俗人的貴族，這貴族就是撒杜塞人和法學士——屬法利塞黨。「米施拿」上載着俗人的貴族共有七十一位議員。當選議員的方式，我們知道得很不清楚：議員的任期，也許是很長的，也許是終身的；也許是由民衆推選的，也許是由官方——黑落德或羅馬人——委任的。在這種會議中，勢力最大的議員是司祭長；此外便是法學士們，他們因為通曉法律，所以也有權威；在第一世紀的時候，這種權威成了最高的權威（猶太古代史第拾捌章第一，四，十七節）。最高裁判會議的主席職，屬於大司祭：蓋法審訊耶穌●，亞納尼亞審訊聖保祿●就是用的這種名義。最高裁判會議的法權，不能越出猶太省和它的十一個轄區；若就耶穌在加黎利省而言，他本受不到最高裁判會議的法律制裁。可是對於一班虔誠的猶太人，這個大會議的決議在各處都生效力；因此，掃祿（保祿）纔接受了最高裁判會議的一項使命而往大馬士革去。這種裁判權的性質，並不像是一個教會法院的裁判權，把自己的定讞移交世俗的法院；它乃是一種本地人的司法機構的裁判權，在估領者的官長監視之下，處理轄區的事務。它裁判的範圍，是一些既不屬於下級裁判所，又不屬於羅馬裁判所的案件；我們看到最高裁判會議訊究耶穌，

● Flavius Josephus 史家約瑟 *Antiquités Juives* 猶太古代史。 ● 瑪·貳拾陸·三。

● 宗·貳拾叁·二。

以爲他口出污辱天主之詞^①，訊究伯多祿和若望，把他們當做是僞先知，誘惑民衆的人^②，審訊斯德望^③，以爲他是污辱天主者^④，審訊保祿，以爲他犯了法^⑤。我們借着這些例子也可以看到它有逮捕權，而且案情如果不重大的話，就作「終審判決」；然而它沒有生殺之權：「我們不可以處人死刑^⑥」。在法學士們的寫作中，已可以看出最高裁判會議的司法權是有限制的：「聖殿被毀前的四十年，以色列人已被剝奪了生殺之權」（最高裁判會議，耶路撒冷篇，第壹章第一節）。四十年這個數字是不準確的；更好說是自從猶太淪入羅馬總督的權下，他們的這項權利就已經喪失了。

上面約略說起的，證實了福音經向我們所報道的：耶穌留在耶路撒冷，危險性最大；因此，他不能長時期耽擱在那裏，他作了講道理的第一次嘗試之後，就不得不返回加黎利。聖若望所報道的以後的幾天，險象環生，危機四伏：耶穌沒有落入仇人們的手中，是因爲他的時候還沒有到。最後，他應瑪爾大和瑪利亞二姊妹的邀請而往伯大尼去，宗徒們就想他是去送死：「猶太人剛要用石頭砸死你，你又往那兒去嗎？喂！我們也去和他死在一起罷！」聖馬爾谷所記載的，也是說耶穌走在前面，宗徒們恐懼而憂慮地跟着他。

我們已經知道了最高裁判會議中的兩個派別是和耶穌作對的：法利塞人爲首和耶穌作對，而且是在耶穌講道訓人的開始；撒杜塞人也早已懷恨在心；最後，民衆的熱情使他們驚心；他們看這事爲他們自己不利，從那一天起，他們就決意要謀殺耶穌：「一個人爲民衆死，是有益的」。這是那將要主

① 瑪·貳拾陸·六五。 ② 宗·肆·五。 ③ 宗·陸·十三。 ④ 宗·貳拾壹。
⑤ 宗·肆·五。 ⑥ 若·拾捌·卅一。

審耶穌的法官蓋法的意見。

他那時正做大司祭。大司祭的職位，本來是終身的，然而好久以來，已成爲無定期的，隨他們的主子——黑落德或羅馬人的意，高興任命誰就任命誰：在連續發生了黑落德事件（公元前卅七年），反羅馬的革命（公元後六十七年）的一百年間，算來有二十八位大司祭。人事方面雖然有這樣頻繁的調動，而權勢却時常把持在同一的家族中：例如在這一二十八位大司祭中，就有八位是屬於亞納家族的：亞納本人，他的兒子厄肋哈匝爾，女婿蓋法，約納堂（子），德阿斐祿（子），瑪弟亞（子），亞納（子），瑪弟亞（孫，德阿斐祿之子）。我們還就懂得：一個家族之長做過大司祭，雖然在卸任之後，仍舊擁有權勢，所以亞納過問耶穌的案件，是無足驚異的。

Chapter 1 第一節 最高裁判會議審訊程序

在談起審訊耶穌的詳情之前，我們更好看看法學士們所擬定的審判規則；這並非是爲揭發猶太人們對待耶穌的不合法：雖然我們有「米施拿」爲根據，可是對於我們所將報道的一切傳說，不能確定其歷史性；再者，猶太的首長們在這件事上所犯的罪孽，比在這一場官司上所犯的一切儀式方面的偏差更爲嚴重。然而至少我們在最高裁判會議論文中，可以發見猶太人的理想的審判儀式；那麼他們所犯的罪行就更顯明了。

第四章：「在審理一件爲判處科罰的案件時，需有三個判官；在審理一件爲判處死刑的案件時，

向人一次表示同意就可以執行了；若是有關死刑，爲免於處死，只要大多數人一次表示同意就行，爲判定死刑，必須大多數人二次表示同意。爲審理科罰的案件，可以在白天裏開庭，夜間審結；爲判處死刑的案件，在白天裏開庭，就在白天裏審結；若審訊的結果是赦免，可以就在當天了案；若結果是定刑，只能在次日了案；因此，在安息日的前一日或大慶日的前一日是不開庭的。

最高裁判會議的席次，排作半圓形，這讓法律判官們能彼此看得見。在他們面前立着兩個餚事，一左一右，把主張赦免或主張定罪的人們的話記出來。有三排門徒坐在他們面前，各人有各人的位子。在判處死刑的案件中，怎樣使證人懷着恐懼呢？有人把證人們領進來，先叫他們懷着恐懼之心對他們說：「也許你們在法庭上發言，只是按照你們自己的揣測，或者人云亦云，就好像一個從別人那兒聽來的證人說的：『我們從一個值得信任的人那兒聽說了這事』。或者，也許你們不知道我們最後要用一番審訊和調查來檢查你們的證詞。你們該知道，有關死罪的案件，和那只不過到處科罰的案件大不相同；在這些案件中，一個人只消罰一點錢，就可以補償一切；然而在判處死罪的案件中，事關受刑者本人和他的子子孫孫的血的責任。天主當初所以只造了一個人在世界上，是爲的時我們知道，誰毀滅了一個人，就算他毀滅了整個的世界」。法官們用七個問題來盤問證人：「在一年中的那一個星期？在那一年？在那一月？在一月中的那一日？星期幾？在那一點鐘？在什麼地方？」還要問他們：「你認識他嗎？你勸告過他嗎？」……法官加多盤問，是值得褒獎的。然後領進第二個證人，再加盤問。如果他們的話是彼此相符的，就開始審查赦免的理由……如果找到值得赦免的理由，他們就赦免；如果找不到的話，就把審判延到次日，兩個兩個地走開；他們節食，一整天不飲酒，一整夜

地思索這一樁案子。到了第二天，大清早就趕到法庭上；凡是昨天曾主張判刑的，在這第二次開庭時，可以主張赦免，然而昨天主張赦免的，今天就不能主張判刑了。若十二人主張赦免，十一人主張判罪，那就赦免；若十一人主張赦免，十二人主張判罪，那就該重新召集法官們，全體七十一位法官都該列席。死罪一經宣判，就把犯人帶去用石頭砸死；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如果被判罪的人聲言自己還有幾點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仍該把他帶回法庭，甚至四次五次，只要他的請求看是正當的。有一個呼喊的人走在犯人的面前，喊着說：「某某人的兒子某某，因為犯了某某罪行，現在被帶去用石頭砸死，有某某和某某是證人。任何人如果知道點對他有利的事，就該上前來，說給大家知道。」

在上面的立法中，什麼是歷史性的世說，什麼只是一種幻想，那就難以分辨了。然而這種分辨，在這裏是無關緊要的；更有關係的，是要注意到猶太人的良心，如何想盡一切謹慎的方法，來避免有欠公正或意氣用事的斷案，特別是在判處死刑的案件上警告證人們他們所應負的責任，儘可能地預防法官們有串通和威脅的一切情形。看完了上面所摘錄的，再回過來看看福音經上的記載，我們真是從正義的夢境回到最可恨、最野蠻的現實中來了。可是上面的引證中，有一句話在福音經中引起了迴聲，至今仍在我們耳邊振盪：這就是向原告的證人們的警告：「他將要負被判罪者的血的責任；毀滅一個人（一條性命），就等於毀滅整個的世界」。如果我們想到所被毀滅的一條性命，乃是天主聖子的性命，這句話的含義是多麼可怕啊！「他的血，都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罷！」

第二節 亞納和蓋法

於是兵士、官長和猶太人的差役，捉拿了耶穌，把他捆绑起來，首先解送到亞納府裏，他是那年備班大司祭蓋法的岳父。亞納又把被捆的耶穌送到大司祭蓋法的府裏。

耶穌被押解到亞納面前的這個事蹟，只有聖若望記載；這並不是一種正式的審訊。蓋法所以這樣做，乃是為表示他對於家長、對於前任大司祭的尊重；而且在這一件棘手的事上，也清願借重他的鼎力。亞納——這位老政客，欣然接受這種尊重，而且也藉以滿足他的好奇心，可是他並不願意過問這件案子，所以仍舊移交於他的女婿；他的這種好奇而聰明的態度，就是另一隻「狐狸」——黑落德所將採取的態度。

於是耶穌被押解到蓋法那兒去；「會向猶太人提議說：『一個人替全民族死更好』」的那人，正是蓋法；將要主持審訊的法官，已經擬好了定讞。他審問耶穌召了多少門徒，宣傳了什麼教義；他設法收集起訴的材料；他審問有關他的門徒的事，目的也許不過是為確定耶穌的活動的性質；也許是為的去追捕那些和耶穌最親近的人們。關於這一問題，耶穌一句話也不回答；他在蓋法府邸中，一如在山園中，願意「一人做事一人當」，他在山園中已經說過了：「如果你們所找的是我，那麼請讓這些人走罷。」關於他的教義，他不過請大司祭自己去問問那班會聽見過他宣講的人們。這裏，又像是耶穌在山園中向逮捕他的人們所說的話：「我每天在你們當中，在聖殿中訓人。」經他這樣一指

● 若·拾捌·十二，十三；廿四。 ● 若·拾捌·十四。

點，證人是不難找到的；只消把證人們傳到法庭上來好了；這就是提醒法官該按照法定的手續行事：他絕不該設法誣陷被告，而該用證詞來使被告服罪；這也是把基督的坦白和猶太人的卑鄙狡詐作強烈的對照。他們本來每一天都可以在聖殿中把他逮捕的，而現在却像對待強盜似地給他設下陷阱；現在他們想誣陷他，把他當做一個刁頑的人，煽惑民衆的人，其實他常是公開地宣講：「我向來公開地宣講，時常在會堂和聖殿裏——就是在猶太人聚集的地方訓誨人，我並沒有在隱秘的地方講過什麼。你們爲什麼質問我呢？你們可以問那些聽衆我講過什麼，他們知道我說了什麼話。」大司祭不回答什麼，只有一個差役，討好主子，狠狠地批擊耶穌的聖頰。以後聖保祿也受了同樣的待遇，而且是大司祭亞納尼亞唆使的：宗徒大事錄第貳拾叁章第一至二節記載說：「保祿定睛注視衆法官說：『弟兄們，我在天主台前，始終完全誠實地立身處世。』於是大司祭亞納尼亞就吩咐差役們打他的嘴。保祿對他說：『你這粉飾的牆，天主也要打你，你坐在這公堂上爲的依法審問我，而你却違犯法律，命人打我』」。從這一個例子上可以看出，這種粗暴行爲，在最高裁判會議上是司空見慣了的；保祿的忿懣不平，是很自然的，誰能指責他呢？然而耶穌的回答，比保祿的回答更爲緩和：「我若是說的不對，你可以指出哪裏不對；若是對，你爲什麼打我呢？」我們以前在山園中所聽到的這種謹慎的、極有權威的聲音，現在又聽到了；在受難的全部過程中，耶穌全保持了牠的毅勇不屈。這並不是耶肋米亞先知的一種慘痛的殉難之苦，衷腸寸斷，在內心的苦悶中向天主呼喚，而却是「置身在猶大的君王、首長、司祭和民衆之前，猶如一座堡壘，一堵銅牆。」

這初度的審訊，使大司祭感到他所採取的步驟的危險性：被告的那種謹慎態度，他能制勝嗎？他會誘致被告說出錯誤的話嗎？大司祭還沒有把握。至少，他感到迫切地需要籌備清晨的會議，召集一

班他知道一定會給自己幫忙的證人們。所以他利用當夜剩餘的一些時間，爲籌備這些事和召開最高裁判會議。

然而，正當耶穌在蓋法府邸內受審時，在庭院中却另有一幕爲耶穌更覺痛心的慘劇在演變下去：就是他的宗徒——他將在上面建立他的教會的那塊磐石伯多祿失足跌倒！

三部福音經記載伯多祿否認耶穌是在蓋法府邸的庭院中；瑪竇和馬爾谷記在審訊耶穌的過程之中；路加却相反，把有關伯多祿的事，連着寫下，然後記載耶穌被看守的人們侮辱戲弄，在蓋法前最後一次受審。也只有路加福音上，可以看到耶穌回眸一顧伯多祿的這個動人的情節。雖然在細節上各有區別，然而若望福音和其它三部福音所記述的是同一的事件，這是無可置疑的。

前三部福音，清楚地追述了耶穌的預言；若望福音暗含着耶穌的預言，然而也是很明顯的。

在各位聖史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發見伯多祿三次否認耶穌；當然，在小關節目上，聖史的記載往往互有出入，若願意詳細地計算伯多祿否認耶穌的次數，也許超過三次。可是我們該想伯多祿的失足，有三個主要的緊張時刻。伯多祿否認耶穌的地方，是在大司祭府邸的庭院裏；他是若望領進去的，就在那裏雜在僕役們當中。

第一次考驗，是一個婢女的詢問。若望因爲和大司祭府邸內的人們相熟，所以毫無困難地進去了；他的朋友伯多祿留在門外；若望看到了他，就和守門的婢女說了一聲，讓他進來了；若望自己並不留在庭院裏，他進入了府邸，探視審問耶穌的情形；伯多祿一個人留在庭院裏；他也和別人一樣，捱到

● 瑪·拾陸·七五；谷·拾肆·七二；路·貳拾貳·六一。

火堆邊去烤火。這樣，他的相貌就叫人都看得顯明了；守門的婢女對他端詳了一下，就認出他來了，對別人說：『那個人也是和他（耶穌）一夥的』又直接問伯多祿說：『你不是這個人的門徒嗎？』伯多祿當衆回答說：『不，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伯多祿發覺自己受人嫌疑，就避開一點，退到廊廡下；可是他被人喝住了步，七嘴八舌地對他說：『你也是同黨的；』『你不是他的門徒嗎？』伯多祿又否認，而且賭咒說自己不認識耶穌。

一小時之後，有人又問起伯多祿來了；這一次，追問得更緊；伯多祿說起話來，又是外鄉口音；而且偏巧又有馬爾果的一個親戚對他說：『我不是在橄欖園中看見你和他在一起嗎？』可憐的伯多祿，覺得自己被人步步緊逼、包圍，死也不肯承認，又發誓，又詛咒，大概是按照習慣的方式說：『如果我認得這個人，天主就怎樣怎樣罰我，而且罰得更利害』。

那時雄雞叫了，耶穌被綑綁着走了出來，穿過庭院。他看了伯多祿一眼；伯多祿猶如從一場惡夢中醒了過來；耶穌的這一番注視，這一聲雞叫，他提醒他的一句預言，都促使伯多祿回到耶穌身邊去，一霎間，他看出了他的罪過。他失聲痛哭地走了。

伯多祿剛才宣稱自己的忠誠，寧死也堅貞不屈，想不到沒有過幾小時，就犯了這樣重大的罪，這爲一切的教友們是一個可怕的警告，這一定也是耶穌所允許的，爲叫他的一向驕矜自負的宗徒知道肉體是軟弱的。徹底說來，伯多祿的這種驕矜自負是他的最大的過失；他曾多次受到勸告，他仍舊老是懶於醒寤祈禱，老是想仗自己，仗仗他所感到的、一下子就會冷却的那一股熱情。他在山園中所感到的那種恐懼，乃是他的軟弱的第一個標記；他挺身而起，拔劍怒斬馬爾果，一振他的軟弱；他的一切勇氣，都在這一番不自量力的、耶穌所不贊成的衝動中用盡了；他看見耶穌泰然被捕，其他的宗徒

們四散奔逃；他也照他們的樣逃走。然而，他又自己振作了一番。他不能就這樣拋棄他無論如何總還熱愛着的老師；他願意「看個究竟」；他立在大司祭府邸的門口，被他的朋友若望發見了，把他帶進去了，可惜！是把他擺在誘惑之前了。這種誘惑，是他最沒有提防到的，而爲他又是最高危的；拉岡熱司鐸說：「伯多祿是勇敢的，而且如果有人更公開地用武器來打擊他，也許他表現得更堅決。然而他老是意氣用事；他擺脫，他想用雙關話，假裝着不瀆來免麻煩。而事實上，無異說他不是耶穌的門徒，不過字眼不明顯罷了」他被籠罩在這些網裏，越來越爲難，漸漸就明顯地否認，甚至於賭咒發誓，直到最後耶穌走過的時候，望了他一眼，纔救了這位可憐的宗徒。

伯多祿的痛哭涕泣，是他的救援；這位不幸的宗徒，他的感應力是極其敏銳，他看到自己犯了這樣重大的罪過，說不定會得失望；然而我們記得耶穌的話：「西滿！西滿！撒羅像像篩麥子一樣地試探你。可是我爲你求了父，賞你堅固的心，你悔改以後，要堅固你弟兄們的心。」我們也記得湖上風暴的那一幕，伯多祿高傲而爽直地請求說：「主呀！如果你是你，請你吩咐我在水面上走到你跟前來，」而當他果真在水面上走的時候，突然心裏起了疑惑，就開始沉下去，耶穌把他拉起來了。今天的風暴是更猛烈了，海底是更加深了；可是因爲他已經往下沉，那同樣的一隻手，仍舊把他拉起來；從此以後，他就知道唯有耶穌能救他。

耶穌救了伯多祿；而他自己仍舊處在仇人們的手中，他成了他們的玩具；「他們吐痰在他臉上，用拳頭打他，又掌他的臉，對他說：基督，你猜猜看是誰打了你？」差役們也學着他們主子的榜樣

- 路·貳拾貳·卅一。
- 瑪·貳拾陸·六七，六八；谷·拾肆·六五。

作弄他：毆路加記載說：「他們譏笑他，敲打他，把他的眼遮住問他說：你猜，是誰打了你？」。

耶穌在裁判會議中，當着大司祭的面已經受過侮辱，所以散會之後，又受到這些狂暴的侮辱是不足為奇的。請想他們對耶穌久已恨之入骨，想了多少方法來逮捕他、殺害他，沒有成功；現在耶穌終於落在議員們的手中了；每人可以在他身上洩一番恨，消一口氣，更有那些差役們助紂為虐。

耶穌默然不作一聲；然而他並非是麻木不仁，覺不到這些侮辱；一切的痛苦滋味他都感覺無遺；在他有關自己的受難所說的預言中，先沒有提起這些侮辱；然而最後一次，當他從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城去的時候，途中曾為他的宗徒預防那即將臨頭的一切災難，那時在他將受的最痛苦的刑罰中，他也說明了這些侮辱：「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不久，人子要被人交到司祭長和經師的手裏；他們要定他的死罪，把他解交於外邦人；他們還要譏笑他，吐痰在他臉上，鞭打他，殺死他，可是三日以後他要復活」。這些苦難凌辱，即將在比拉多前重受，而且更為殘酷，一直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為止。

因此，耶穌基督在他的苦難中，常是願意把恥辱和刑苦聯在一起，為同時補償我們的驕傲和我們的肉慾的罪過。金口聖若望在註釋了這些痛苦的情節之後，又附加着說：「我們不斷地念這些記述罷；我們既然該聽，就聽罷；我們把這些記述銘刻在心罷；因為這乃是我們的光榮。它們使我們瞭解基督的偉大；基督復活了無數的死人，而也忍受了痛苦。這乃是聖保祿不斷地擺在我們眼前的回憶；他的十字架，他的死亡，他的苦痛，他所受過的侮辱，恥笑，欺凌；聖保祿還附加着說：「我們該走到他的前面去，背着他的羞辱的十字架」。」。

● 谷·拾·卅三。 ● Jean Chrysostome 金口聖若望 Hom. LXXXV. 757。 ● 希·拾叁·十三。

第三節 耶穌被最高裁判會議定罪

在三節福音的章節中所記載的，乃是耶穌受難史中主要的情節。在比拉多前的判罪，不過是最高裁判會議的定讞的後果：就在這個悲慘的會議中，完成了對默西亞的擯絕，天主與他的選民的決裂。可是這個會議，在耶穌的仇人方面着想，是痛苦的和羞恥的，若就耶穌本身來說，却完全是相反的：耶穌是在這個會議中給自己作了堅確的證明，而且將用他的血來蓋章。以前他知道自己的時候還沒有來到，所以雖然仇人一再敦促他說明真相，可是他常不肯直言：「你藏蔽我們到何時為止呢？你如果是基督，請你公開地告訴我們罷！」。特別是在這最後的一星期，法利塞人們一再地質問、一再地巧使詭計，想脅迫耶穌或者否認或者說明自己究竟是誰。然而耶穌老是使他們無從捉摸；今日就不同了，他即將制勝他們，他依據着最具體的先知們的預言，肯定自己是默西亞和天主子：宣教的歲月過去了，殉難的時候來到了；他證明自己的地位。

仇人們巧使詭計想誣陷耶穌，耶穌却制勝了他們；無論蓋法和他的幫兇們怎樣撒刁弄巧，終於提出了關於耶穌是否默西亞和天主子的问题來。他們原想把他拉扯到另一些罪名上去，想把他當做一個出言污辱聖殿的人而判罪；這些刁猾的證詞的羅網自行破裂了，於是就提出這個決定性的問題：「你是基督，受讚美者（天主）之子嗎？」

- 瑪·貳拾陸·五九至貳拾柒·二；路·拾肆·五三至拾伍·一；路·貳拾貳·五四至貳拾叁·一。
- 若·拾·廿四。

在福音經中我們先當注意的，是在這次審訊中茹達斯沒有出面。本來他的證詞，爲耶穌的仇人們有很大的價值：他能使他們知道耶穌和他的宗徒們之間的私事，譬如對他們說說在腓力的撒利亞地方所發生的事^①，這樣公開地承認耶穌是默西亞，他們在別處再也找不到的。大約是從召開最高裁判會議的時候起，叛徒茹達斯對自己所幹的勾當感到恐懼；他曾許下了要交付自己的老師，他已領到了錢，他已幹完了別人出錢賞通他幹的勾當，他不願意再幹下去了，只想靜觀他的叛逆的後果——而心中是苦悶的。

茹達斯不在場，議員們缺少有價值的證人，只有一班和耶穌並無密切關係，並不深信他的道理，偶然聽見過他宣講的普通聽衆。他們把耶穌有關聖殿所說的話，加以歪曲而揭發出來。據若望福音第貳章第十九節所報道的，當耶穌把攤販們逐出聖殿的時候，曾有人要求他給一個憑據，證明他有如此行事的權力。耶穌回答說：「你們毀壞這座聖殿，三日內我將把它重建起來。」於是猶太人們向他說：「建築這聖殿，用了四十年工夫，你在三天內就要把它重建起來嗎？」然而他所說的聖殿，是指他的身體；及趕他復活起來之後，他的門徒們才想起老師曾經提起這件事，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話。耶穌的聽衆們都不肯相信他的話的意義，連他的門徒們，也是在他復活以後纔瞭解了；這麼一句話，無論怎樣晦澀不明，如果不是完全改頭換面，也絕不會有侮辱天主的形式。據聖瑪竇和聖馬爾谷記載的兩個人的證詞，便是如此的：「我能拆毀天主的聖殿，三天以內把它重建起來，」^②「我要拆毀這由人手所建造的聖殿，並且在三天以內重建另一座不是由人手建造的聖殿。」

① 伯多祿曾在該處公開承認耶穌是基督。見谷·捌·廿七至卅。

這些證詞，既不明顯，又不確鑿；可是關係却非常重大：聖殿爲猶太人是極爲神聖的；就如拉岡熱司鐸所說的，耶肋米亞先知爲了預言聖殿的毀滅，會被判決該受死刑。若根據聖若望所記載的，證人們除了檢舉耶穌的話以外，也許又揭發了他在最後一星期中所作的預言（有關聖殿和耶路撒冷城的毀滅）。

聖史們記載這次審訊的經過，極爲簡略；但是他們所報道的，已足以叫人看出許多證人是法官的同黨；證人並不缺少，而且爲數頗多；然而他們的證詞彼此不合，互相矛盾，直到最後纔出來了兩個證人，他們的證詞在福音上也記載下來了。蓋法想擺脫這些困難，就詢問耶穌對於證人們的話作何答覆。

耶穌閉口不言。這種緘默，把蓋法的最後的武裝也解除了；大司祭看見在關於聖殿毀滅的證詞上沒有什麼指望，就跳到別的一個問題上去，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以前沒有提出來過：「你是基督——可讚美者（天主）之子嗎？」他提出這問題時還發誓：「因着生活的天主的名義」。

這像是向耶穌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因爲這就是耶穌與民衆的首長之間的大糾葛。而且，這也是唯一能叫比拉多重視的宗教性的罪名；必須把這一問題搞清楚，纔能把耶穌移交羅馬總督。但是他們爲什麼早不提出這個問題呢？

因爲一開始便提出關於自稱爲默西亞的問題，不能就判定罪名：自稱爲默西亞，其本身並不算是侮辱天主，除非又加上其它更狂妄的名義；所以欲藉此而陷害耶穌，是很難的；再者，最近所發生的

● 耶·貳拾陸·六。

爭辯，已告訴了法利塞人，欲想把耶穌拉扯到他所不願意牽涉的問題上，或者叫他打消他的一種意見，是困難到極點的；他們也還記得，以前問他具有何種權力行事，或者問他關於向愷撒納稅之事的時候，遭到失敗。如果以前當着一班準備着保護他或者替他抵賴的民衆，不能使他打消他的堅決態度，現在在這個法庭上，耶穌自知證人陷害不了他，只有因了自己言語失檢纔能使人捉到錯處，倒能指望他改變以前的作風嗎？

這一個機會，照蓋法看着是太沒有指望了；然而這又是一個最後的機會，他要試試看，並且爲加重他的詢問的脅迫力量，又添上莊重的誓詞。耶穌這樣被一國的最高宗教首長以法官的資格，以天主的名義來詢問，就答覆了；他明知道個答覆，就是他的死罪的定讞，然而他身爲殉教烈士之首，願意用他的證詞和他的血，來簽署我們的信仰所築基在其上的這一端真理。我們還該注意，蓋法的詢問和耶穌的答覆，已越出了單純的自稱西亞的範圍，而牽涉到天主子的地位。

關於這一特別重要的問題，我們應當細讀三部對照福音：

聖瑪竇記載說：「大司祭向他說：我因着永生的天主，命你告訴我們，你是不是基督（救世者）天主的子？耶穌回答說：你說了，我告訴你們：將來有一天，你們必要看見人子坐在全能天主的右邊，駕着天上雲彩降來。」

聖馬爾谷記載說：「大司祭再審問他說：你是不是基督——那可讚美者（天主）之子？耶穌對他說：是。將來有一天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全能天主的右邊，駕着天空的雲彩重新回來。」

● 瑪·貳拾陸·六三，六四。 ● 谷·拾肆·六一。

聖路加記載說：「黎明的時候，民間的長老、司祭長、經師，召集全體議員開會審判耶穌，將他解來問他說：你告訴我們你是不是基督。他回答說：我若說是，你們還是不信；我若問你們一句，你們還是不答覆。可是將來有一天，人子要坐在全能天主的右位。於是大家都說：那麼你就是天主子了？他對他們說：你們說的對，我就是天主子。」

根據聖瑪竇和聖馬爾谷所記載的，大司祭開口就問：「你是基督——天主之子嗎？」據聖路加所記載的，問題只是：「你告訴我們你是不是基督。」耶穌的答覆，確定了他所自稱的默西亞的身份，於是引起了第二個詢問：「那麼你就是天主子？」

耶穌在受難的前一星期，曾在聖殿中和法利塞人發生爭辯，那時他已表明了他的態度：有人追問他是否默西亞——達味之子，他的葡萄園丁的譬喻，叫無論是他的朋友或仇人都瞭解他所自稱的默西亞，是由於達味的天主派遣而來的，是天主聖子；其他的人都是奴僕；獨有他是天主所鍾愛的惟一之子。

這些話，都是他在聖殿中面對着法利塞人公開說的，當然會有人把這些話轉告正在窮思極慮為耶穌策劃訴訟的司祭長們。是這些情報暗示了蓋法所提出的問題。大司祭一如他的同黨，並不重視這種對默西亞的期望，更不會設法超過一般民衆對默西亞的信心；他這樣發問，是因為耶穌會肯定自己是默西亞，能在這種肯定中，找出他所尋求的口實。

蓋法一聽到耶穌的答覆，就用憤慨來強調這事的重大：他喊叫說耶穌口出污辱天主之詞，他撕裂

● 路·貳拾貳·六六。

了自己的衣服。衆人都承認，而且我們已經說過，自稱爲默西亞，這並不算是污辱天主；而在蓋法眼中所以構成污辱天主之罪的，是耶穌自稱爲默西亞，又稱自己是天主子。

這個唯一能以判定死罪的侮辱天主的口實，乃是蓋法在他的審訊中所極意搜求的；我們不難懂得他是多麼爽快地抓住了這個話柄，而且借題發揮；他所追逐的人終於到手了；他把他的仇人逼到絕路上來了；或者否認他的使命，或者自己送死。看起來像是蓋法獲勝了；實際上却是被判罪者獲勝。耶穌向死亡進行，是自知的，自願的。然而仇人們所給他佈置的這個死亡，他不願意在一種說謊的藉口下領受；他願意他的死是殉教的死，給他的訓言蓋上最偉大的印鑑。因此，他擺脫了，或者讓那些偽造的藉口不攻自破：在最高裁判會議中，不再審訊什麼聖殿的問題了，而不久之後當着比拉多面前，也不再提他是個造反的人了。他所以被猶太人和羅馬人的法庭判罪，是因為他自稱天主子。關於這一點，他不擺脫，也不緘默，他肯定地承認。

耶穌爲叫人聽懂這個肯定，援引了全部舊約中最顯明的兩段文字；一是達尼爾書：「我在夜間的『神見』中，看見在天空的雲彩中像是一位人子來臨，他來到了一時日之長者」那兒，有人把他獻於「時日之長者」。他賦給了他能力、光榮和王權，一切的人民、國家和言語都爲他服務。他的權能，是一種永久的權能，絲毫不會被奪去，他的王位總不會被推翻的。」這一段文字，和厄諾克書中所載的相似，是一總的猶太人所熟習的；耶穌已好幾次引述；他作爲他的稱號的「人子」這名稱，就暗示着這偉大的「神見」，他在他宗徒們前表白自己的人子的地位時，幾乎常是追述這一幅景象。

他在這裏還附加着說，這位人子將要坐在權能（天主）的右位出現。這也是影射着猶太人所熟知的有關默西亞的文字，聖詠上說：「主對吾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罷！」剛只有幾天，耶穌會拿這一段聖詠來詰難法利塞人，問他們：他們所認為是達味之子的默西亞，怎麼能同時又是達味的主呢？他們當時無話可對；今天耶穌又援引這一段經文，拍合在自己身上，這樣，不單自命為達味之子默西亞，而且還是達味的主。

在耶穌的這一番答語中，不單肯定了他是天主子，而且還含有對他的法官們的最嚴重的警告；他外表看着像是屈服在他們的權力之下，無能為力，而且已被定了罪；可是這一段黑暗時期，正是他的勝利之目的曙光。我們在若望福音中見到好多次，耶穌的苦刑，同時也該是他受顯揚的原則：「我被從地上高舉起來了，便要吸引一切到我身邊來。」就是在今日，在他受難中最黑暗的這一段時期，他同樣有把握地肯定地重複：「你們就要看見人子坐在天主的右位。」第一位殉教烈士（聖斯德望）在他的法官面前，就要看到這光榮的景象：「我看見天門開了，人子坐，天主的右位。」。聖斯德望的法官們聽到了這句話，咆哮如雷；他們掩耳不要聽，把他拖往城外，石頭砸死。老師和他的門徒所將受的待遇是一樣的。大司祭把自己的衣服撕裂了。『我們還需要什麼證據呢？你們聽見了他的污辱天主的話；你們看該怎麼辦？他們回答說：他該死』。

於是他們一致同意把耶穌押往羅馬總督府去。就在那時，茹達斯看見老師被判死罪，突然了解到自己罪孽的重大，灰心失望，頓萌短見。

● 詠·壹百拾·一。 ● 宗·柒·五六。

聖瑪竇報道了茹達斯的轉變的經過

那時負責耶穌的茹達斯，看見耶穌已經被定了死罪，就非常後悔，把那三十塊銀錢，還給司祭長和長老們說：『我有賣了義人的血，我可犯了罪』。他們說：『這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呢？是你自己的事』。於是茹達斯把那些銀錢丟在聖殿裏，走出去上吊死了。司祭長把那些銀錢拾起來說：『不許把這些錢放在聖庫裏，因為是血價』……

這些景象，是一幅殘酷的假仁假義的景象；在魔鬼手掌心裏的犧牲者，他們的面目是聽憑魔鬼擺佈的：茹達斯，現在人家不需要他了，就置之不顧；司祭們，他們連一隻大駱駝也吞得下去，而一隻小蒼蠅却濾得出來；他們對於耶穌的死，處之泰然，却不敢動那一筆血價；他們拿去移充善舉。而茹達斯，被絕望之念所感動，就如以前被作惡之念所激動一般，出去上吊自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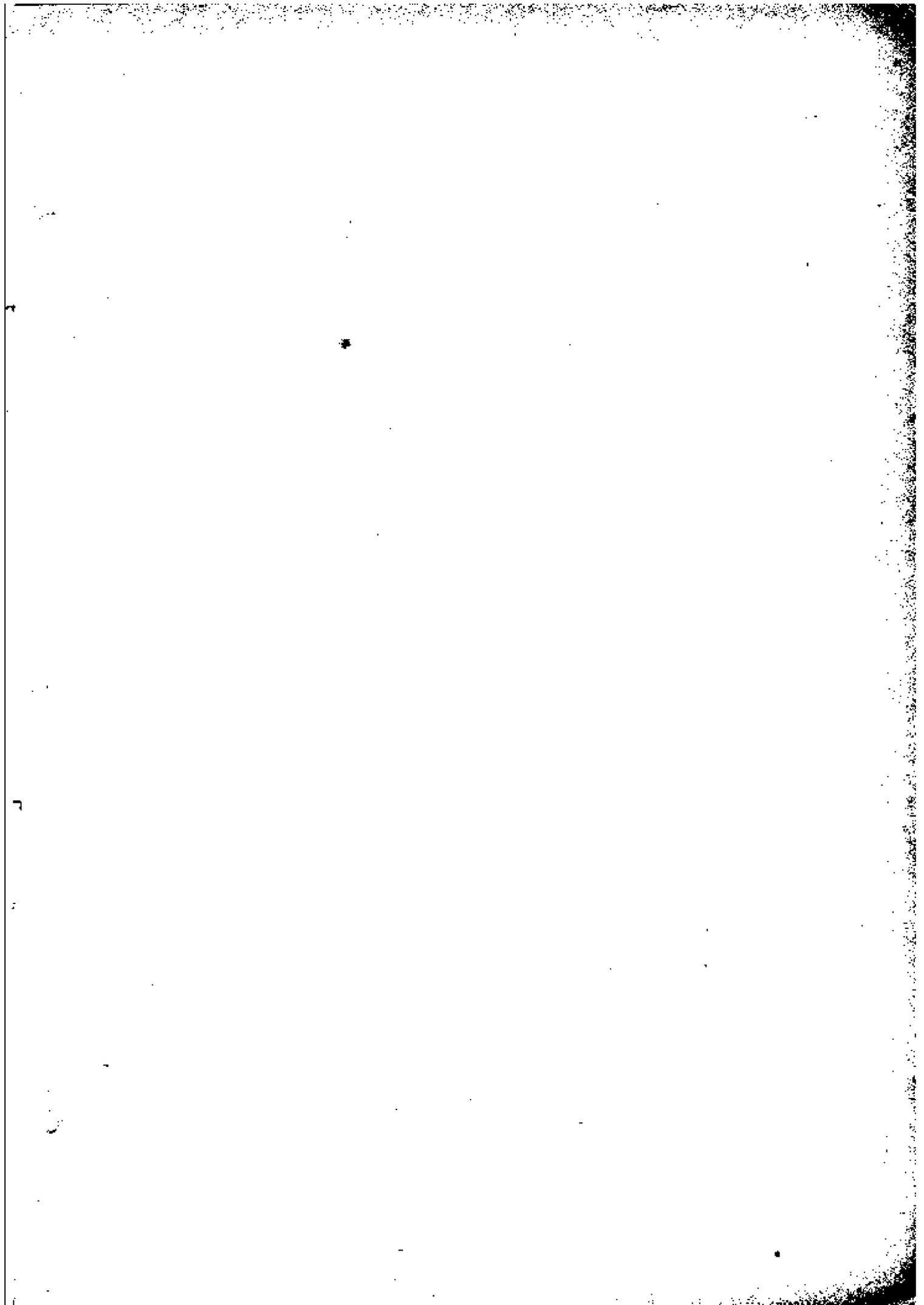
如果把這一幕慘劇和法學士們為最高裁判會議所擬定的理想法規相參照，就格外露骨了：法規上對於證人們不得違反良心的嚴重警告何在呢？連得在上法場受刑的路上，還高喊着為被告求證人，這些呼聲何會聽到呢？現在，茹達斯的煩惱，沒有人理睬。『我出賣義人的血。』『這是你自己的事。』誰會想到利用茹達斯的坦白來給耶穌辯護呢？他們現在所關心的，只是一件事：趕緊往比拉多那兒去，叫他判定死罪。

在先期的教友中，有一二位作家，不同意茹達斯的這種絕望的死。例如柯利振雖不敢替茹達斯辭答，却給予他以太仁厚的解釋：『他（茹達斯）一看到耶穌被解交比拉多，就懊悔起來；也許他記起

●瑪·貳拾柒·三五至十。

了耶穌向他的宗徒們屢次所說的關於他將來要復活的話。於是茹達斯看到自己的罪惡的重大而懊悔起來，也承認了他出賣義人的血而犯的罪，然而，他不知道該怎樣懊悔。他只想在死了以後，去告訴他的將死的老師，並且在他和肉身離開了的靈魂上，用告罪和祈禱來獲得他的慈悲。這種希罕的解釋，在聖教會中並沒有附和的人，也不配有；茹達斯之能以獲得赦免，不是在死後的來世，而是如同伯多祿一樣，在當時，經耶穌一注視的時候。然而要得到這恩典，他必須制勝他的絕望，仍舊信賴他所出賣了的老師的愛情。茹達斯沒有勇氣努力振作；他懊悔起來了，在他的記憶上，沉重地壓着耶穌的這一句可怕的斷言：「他不如不生更好！」

① Origène 阿利振 In Matthaeum. 論瑪竇 P. G. XIII. 1766-7.



第四章 在比拉多府邸

耶穌被解送到他面前去那一位羅馬總督，是統治猶太省最久的總督中之一：他是羅馬大帝提庇留在位的第十二年上所委任的，任職共有十年。若要根據比拉多的從政十年（相當長的時期）而斷定他清正廉潔，這判斷是不正確的；提庇留大帝慣於應用他所喜歡的一項原則，就是不輕易調動官員；他以爲新上任的行政官，急於斂財；任職有了相當時期以後，貪心就較小，因爲他們已經刮够了；他又用史家約瑟所給我們報導的一個譬喻來刻畫這種貪心說：有一個負傷的行路人倒臥在路旁，他的傷痕上爬滿了蒼蠅；有一個路過的人看見了，動了憫隱之心，願意給他趕去，負傷的人連忙阻止他說：「請你不用趕走，這一批已經吃飽了，貪心較小；若你把牠們趕走了，就要來另一批更壞的。」這一段小寓言，可以叫人看出提庇留對於他的官員們的廉潔的評價，並不怎樣高。比拉多呢，當不起有廉潔的評價。某幾位當代的史家們，曾想祖護比拉多，例如查克托和雷克在他們所著的基督教義的起源中便是如此；又如勒農在他所著的耶穌傳中也是這樣地寫着說：「就我們所知的比拉多的一切行動，都顯示他是一位良好的行政長官。在他就任的初期，他和他的治下曾有過一些糾紛，他是用極橫暴的手段處理了，然而就事論事，他似乎是有理的。他看着猶太人是一班執而不化的人」。可是猶太人的史家們對我們談起這件事，却是毫不留情的；例如史家約瑟記載說：

「提庇留所委派作爲猶太總督的比拉多，在夜間將撒的肖像——人們所謂的徽號——用布蒙起來帶進了耶路撒冷城。天亮了之後，這事件在猶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騷動。猶太人趕往撒利亞，擁聚在比拉多的周圍，請求他從耶路撒冷城中取回徽號，維持他們祖先的法律。比拉多斷然拒絕，他們就

在他的府邸的周圍，五日五夜之久匍伏在那兒。在下一天，比拉多就坐在府邸前的大階台上，召集民衆，說是要答覆他們；於是他打了個信號，叫武裝的兵士們把猶太人團圍住。猶太人們一發見了自己四周被圍住了三層的兵士，大出意料之外，驚得目瞪口呆。比拉多先說明了：如果他們不接受撒的背像，就要出命殺他們的頭，接着就命兵士們拔刀出鞘。然而猶太人，好像大家商量好了似地，都緊緊密密，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上，伸長了頸項，宣稱自己寧願受死而不願違犯教律。比拉多面對着如此熾烈的宗教熱忱，大爲震驚，就下令立刻從耶路撒冷撤回徽號。過了不久，因了比拉多有意興建一條水道，把聖殿的錢用得乾乾淨淨，又掀起了一次騷動；水是從七十四公里外引來的。民衆一聽到這項消息，憤慨萬狀；那時比拉多正在耶路撒冷，他們就叫嚷着聚集在比拉多府邸的周圍。比拉多預料將發生叛亂，就暗使一批身帶武器而穿着便服的兵士也夾雜在人羣內，不許他們使用刀劍，只用棍棒打擊那批請願的人衆。他從府邸的高處，發了一個約定的暗號。猶太人死的很多，有的死於棍棒之下，有的在逃走時自相踐踏而死。經過一次屠殺所懾服的民衆，復歸於沉寂①。

同樣地，非隆氏援引了阿格利巴寫給開雅斯的一封信：

「任猶太省總督的比拉多，在耶路撒冷城內的黑落德宮中供奉了一些金盾，如其說是爲尊崇提庇留，還不如說是爲叫民衆不樂意。金盾上面並沒有背像，也沒有任何顯明犯禁的東西，只刻有供奉者和受供奉者的姓名。消息傳開去，民衆就聚集擁來，並且推選了國王的四個兒子爲代表去見總督……比拉多嚴厲地拒絕了這項請願，因爲他是一個性情剛強而頑固的人。於是有人喊叫說：……我們不和

你打交道，我們要推選代表向總王請願。這最後的一句話，比其它的話更使他激動。他深怕如果他們推派代表去請願，要檢舉他在行政方面的其它的惡行，迫害，搶奪，不義，欺凌，不加審判而處死公民，以及他的無可容忍的殘暴。比拉多好像受到了致命傷，不知怎樣解決纔好；他不敢取去已經供奉了的東西，又不願使民衆滿意；再者，他又深知提庇留在這些情況中的嚴肅態度。一班酋長們猜準了比拉多這一點，看出他反悔自己的行徑，卻不願意表示出來。他們向提庇留上了一封請願的呈文，措詞極爲謙虛。提庇留得悉了比拉多的答覆和恐嚇的話之後，雖然平日不大喜歡發脾氣，也顯明地動了怒，只要看他的行動就可以知道。他不把這件事遲延到第二天，馬上就寫了一封信，嚴峻地申斥他（比拉多）的大胆，命他立刻撤去金盾。於是就把金盾從耶路撒冷移往撒撒的會祖奧古斯督所取名的撒撒利亞城去，供奉在奧古斯都廟堂裏。這樣，既保持了當地的古風，又給了元首以應有的尊崇。』

我們還該記得聖路加^①所記載的比拉多殺死了正在獻祭的加黎利人們的血案，聖馬爾谷^②所記載的巴拉巴的叛亂，最後還有比拉多因之而斷送了官職的那個事件；就是在三十五年，有一個假先知，許給撒瑪利亞人，要使他們在革黎斤山上看到古代聖殿的祭器；有一批民衆，就聚集在山麓的第拉達納地方，從那兒上山；比拉多就叫兵士們襲擊他們；民衆有的逃走了，有的被逮捕了；罪嫌最大的，被移付法庭而處以死刑。有人就往敘利亞的大總督維泰利阿那兒去上訴，大總督就把比拉多遣送羅馬；比拉多抵達羅馬時，提庇留已經駕崩了。

由這種種的事故，我們可以知道比拉多的爲人：他對於猶太人常抱懷疑態度，時時處處都看到有

① 路·拾叁·一。 ② 谷·拾伍·七。

叛亂的危險，動不動就殺人。像這樣一個好忌多疑、把猶太人的生命不當一回事的人，猶豫不決地把耶穌發落給刑役，一定是因為他確知人們所控告的罪名是虛構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猶太人的宗教感是如何的強烈：比拉多在上任伊始，在憐撒利亞地方，對於徽號的事件就不得不讓步；在耶路撒冷，他的處境就格外困難；特別是在這裏，騷動格外可怕——尤其是在巴斯卦慶節期間；最後，向提庇留上訴也是個非同小可的事件；在「金盾事件」中，他已領略過其中的滋味了；在耶穌的案件中，其後果可能比「金盾事件」更為嚴重。

認清了比拉多的真面目之後，我們纔容易接着看看耶穌被解送在比拉多前並且受判刑的情形。若把各段福音經加以比較，我們又可以看到四位聖史的歧異之點：瑪竇和馬爾谷，對於猶太人的審訊，記載得極為詳盡，而關於在比拉多前受審却極其簡略；路加比較詳細，而且只有他報道了黑落德前受審的一段插筆；若望關於在總督府中所發生的一切事，報道得最為完備，只有他使得我們能瞭解別位聖史們一言半句所提起的事。

為清楚地了解耶穌案件的這一新場面，先該確定猶太人的審訊和羅馬總督的審訊的關係。就如我們所已經知道、又如聖若望的報道所將說明的，當時猶太人沒有生殺之權。所以我們不能說猶太人來到比拉多前，目的是請求准予執行他們的定讞。因此有人另作一番新的解釋，例如雷扭這樣說明事實的聯繫：「猶太人只是在夜間逮捕了耶穌；他們把他解到最高裁判會議中，並不是為作一番正式的審判，而更是為確定耶穌的話對天主的污辱；之後，大家都以為他該死，就又召開了第二次最高裁判會

● 瑪·貳拾柒·十一—十四；拾伍·二—五；路·貳拾叁·二至四；若·拾捌·廿八至卅八。

議。這個事實，驟看之下，像是無法解釋的。這次會議的用意，聖瑪賽清楚地指出來了：「在早晨，他們又集會，討論制死耶穌的辦法」。這乃是最後要完成的一項手續，就是請求比拉多處死原告所認為該死的人。在早晨的這一次會議中，他們討論着在總督前怎樣控訴，使他准如所請；該舉出怎樣的罪名。請想想比拉多的猶豫不決，宣稱被告無罪，口出諷刺之言；比拉多所以如此，並非因為他深信被告的無罪，而是表示他不屑得被強迫着聽猶太人的指使」。

最高裁判會議就這樣地判定了耶穌的死罪；在他們的眼中看來，案件已經宣判了；然而為使宣判有效，就必須由比拉多出面；因此，他們就千方百計地要使比拉多判罪；於是，他們又改換了控訴的形式；為他們，決定性的罪名，是關於宗教方面的，就是口出污辱天主之詞；而在比拉多之前，他們所作為最有力的控訴，是屬於政治方面的。

於是他們一早就趕到比拉多府邸；可是不走進去，深恐玷污了自己，吃不成巴斯卦宴；比拉多知道他們的忌諱，隨他們的意，自己走出來接見他們；但是開口第一句話，就顯出兩種觀點的對立；他所願意接受的，不是為予以批准的一種定讞，而是為予以審核的控訴。猶太人們却動了怒，忿忿地說：「如果這人不是一個壞人，我們也不會把他交給你的——比拉多回答說：你們自己把他帶去，按你們的法律治罪好了。」在這幾句話裏，可以看出羅馬總督一點也瞧不起猶太人們。以後在格林多地方，猶太人把聖保祿解送到大總督賈路面前時，他也是抱着這種態度：「賈路向猶太人們說：「猶太人們哪，假如他犯了法或犯了罪，我一定要據理聽一聽你們的控訴；但是關於什麼教義、名稱和你們法律的問題，你們自己解決，我不願意受理這樣的案件」。他就把他們逐出法庭。於是大家抓住會堂長索

斯得乃，在法庭對面打了一頓，賈賂一點也不管」。比拉多所願意採取的，就是這種褻瀆的、傲慢的態度；然而猶太人們受不了；他們所願意的，不但是虐待耶穌，在法庭前把他痛打一頓，猶如索斯得乃在格林多那樣；他們願意置之於死地；無奈他們沒有這項權力：「我們不可以處死任何人。」

在這件事上，聖若望看到完成了耶穌預言的天主的計劃；如果耶穌是被猶太人處死，那麼就要像聖斯德望那樣用石頭砸死；猶太人把耶穌解送到羅馬人手中，就是把他推到十字架上受死刑，這固然是可怕的一種死，然而他自己選擇的：他不死於亂石之下，而死在嚴厲的痛苦的十字架上；從十字架上，他俯視着世界，把一切都吸引到他身邊，就如出谷紀中所載的那一條被懸在天地之間的銅蛇。

在猶太人們的一再要求之下，比拉多不得不把案情審問明白。耶穌對於他一定不是一個陌生的人；耶穌開始宣教時，比拉多已經上任了；他的宣教工作在巴力斯坦已持續了兩年多，像比拉多這樣一位多猜好疑的行政官，對於這件事不會不去查究的。縱然他沒有獲悉以前的事情，那最後幾天的事情已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了，就是耶穌榮進耶路撒冷城，而且從那次以後，耶穌每天在聖殿中和法利塞人發生爭執，就是最粗心的警士也會注意到，何況又是很敏感的羅馬人呢？所以比拉多在這場官司之前，對於這個被告以及那班和他為難的人們的底細，都是明如指掌的。聖瑪竇和聖馬爾谷說：「他知道司祭長們是因了嫉妬的緣故纔把他解送了來」；比拉多的這個信念，被這一場官司證實了，而且在耶穌被解來之前，他已有了這個信念了，因此我們也就懂得比拉多在這個緊張關頭何以抱冷漠態度；他清楚地看到猶太人給他解送來的這個人，並不是一個造反的政治犯，猶太人所強調的一切罪

● 宗·拾捌·十四。

● 瑪·貳拾柒·十八。

● 谷·拾伍·十。

名，不過是一些藉口，爲爭取因嫉妬之心而要求的判刑。

然而也許有人要說：如果比拉多深信耶穌是無罪的，爲什麼讓自己被猶太人層層進逼，先是想些不合理的敷衍辦法，終於判了死刑呢？這顯然是因爲怕他們向羅馬上訴：如果他不加查問而把耶穌送回去，像是對公共秩序漠不關心，因爲猶太人說耶穌自稱默西亞，擾亂公共秩序；如果赦免他，那麼猶太人把宗教性的罪名一提在前面，便能叫人看着他是在容忍別人侵犯猶太人的法律：羅馬人特別是提庇留本該尊重他們的法律。何況一個猶太人的性命，在他眼中不值一文，判處死刑，無足輕重。

耶穌一來到了總督府，比拉多便命人把他傳去；這次審問，是單獨舉行的，猶太人們因爲泥於教規，不能進入教外人的住宅，所以留在府邸外。

「你是猶太人的國王嗎？」這一句問話，不單是聖若望所記載的，在其它的三部福音經中也都有記載，不過只有這一點記載就完了。這爲比拉多乃是需要了解的主要之點，是他將要保留的一項罪名，而且將要標榜在十字架的頂端：「納匝肋的耶穌，猶太人的國王」。他只有這樣來表示猶太人們在耶穌身上所指摘的自稱默西亞；這一定是他們認爲最重大的一個罪名，這也是他們在最後將要重新提起的一項罪名，爲強索比拉多所拒絕的判刑。

耶穌在作直接的答覆以前，想引導比拉多搞清楚他的罪名：比拉多提出這個問題，是他自己提出的呢，抑不過重述從別人那兒所聽到的？這是耶穌的第一次的努力，想引起法官的注意，並且如果能的話，漸漸地領導他覺察他將要作的審判的重要性，叫他預知他將要審判的那個人的地位。

然而這種努力，遭到了比拉多的鄙視：「莫非我也是猶太人嗎？你本國的人民和司祭長把你解送給我；你做了什麼事呢？」在比拉多身上，我們又發見了剛纔在賣路身上所見的對猶太人的鄙視態

度：若相信他對於猶太人和他們的國王會有一點兒的關心，這簡直是對他的一種譏諷。現在事實是：人家把你解送給我；你做了什麼事呢？

耶穌又回到了比拉多所提出的問題上面，並且用一句話來使他明瞭對於自己所主張的事不必驚恐：「我的國不是這世上的國」。他所給的證據是：他的臣屬們本來可以起來保護他的，却顯然也沒有作任何的抵抗。

在耶穌的答語中，又可以見到他對於他自己的行為的辯白；耶穌又作了一番努力，想把比拉多提到更高超的思想上去，然而仍舊和上一次一樣毫無結果。總督只把握住了一個不大明確的承認，所以又追問說：「那麼你就是國王？」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我是國王」。這種答覆的方式，耶穌在蓋法前已用過了。

在前後這兩次審訊中，耶穌對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本身，提供了應有的證據，而且將用他的死來祝聖他的證詞：他向猶太人引述先知的預言：「你們將要看見人子坐在能力（天主）的右位，並且駕着天上的雲彩降來」；在教外的法官面前，他努力啓示良心方面的證據，和教友的心靈對真理的趨向：「我生到世界上來，就是爲給真理作證。凡是屬於真理的，都聽從我的話」。耶穌沒有提到他第二次的重臨，因爲還是比拉多所想不到，爲他毫無意義，所以只說起他生到這世界上來的目的。

特別是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耶穌想利用世人心靈上的真理感，來爭取這一個靈魂而作的努力。在大部份的殉教烈士們的事跡中，我們也可以見到基督的證人們，盡其所能地設法啓示、援救那些審問他們的官員：例如普爾加在陳述了對真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偶像的虛妄之後，說：「長官！請你相信我罷，你們的信仰是徒然的」；又如保底奴，官長問他教友們所恭敬的天主是怎樣的一位神，他回

答說：「如果你相稱的話，就會得認識的。」阿波羅牛對貝肋牛大總督說：「我看見你面對着聖寵的美好是如此地昏盲，實在痛心；貝肋牛呀！天主的話語，是屬於那看得見的心靈的，就如光線屬於那看得見的眼目一般；對麻木不仁者說話，不會比給瞎子照路更有益處。」殉教烈士們對於自己眼見的那種昏盲，比對於迫在眉睫的死亡更覺痛心，所以他們極力設法援救那些眼看就要毀滅的人們。他們如此作法，不過是效法他們的老師，忠信的證人，殉教烈士之王。

這最後的努力，和以前一樣地失敗了。比拉多反問着說：「什麼是真理呢？」我們別以為比拉多發這一句問話，好像是一個人對於別人給他所講的真理自覺無法追求而感到憂愁，不過是對於一種閑談感到無味想要擺脫而發的一句戲言罷了。可是至少他已足以了解司祭長們給他解送來的這個猶太之王，並不是一個公共秩序的危患者；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幻想家而已。所以他走出來對猶太人們說：「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什麼罪來」。

然而耶穌的仇人們，不會這麼輕易地被解除武裝；他們變本加厲地紛紛提出一些政治性的控訴：他是一個煽惑民衆的謀反者，他阻擋人民給憐撒納稅。耶穌在那裏，他聽到這一切的控訴，默然不響。他的緘口不言，就如剛才在蓋法之前，也如將來在黑落德之前。在這幾次的審訊中，他爲自己作證，爲叫人認識真理，他已說了足夠的話；這個責任盡到了，他就不開口了。

人們這樣地控訴他，顯然是不懷好意；他們把所以和耶穌爲難的真理由瞞住不說，却舉出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會相信的，而且只要稍微加以調查就會不攻自破的罪名。例如給憐撒納稅一事，耶穌的答覆，算來還不到一星期，耶路撒冷的居民都知道的：「憐撒的，歸憐撒；天主的，歸天主」。如果願意查明的話，那是比拉多的事，耶穌用不着說什麼。

可是猶太人們緊逼着說：「他從加黎利開始訓誨人，一直訓誨到這裏，在全猶太省煽惑民衆。」
加黎利是著名的多亂的地方，猶太人提起加黎利，一定是想叫自己的控訴更中聽；而比拉多却正好從這裏找到了一個脫手的辦法：加黎利屬於黑落德的治下；黑落德那時正好也在耶路撒冷；比拉多就乘此機會把這一件煩人的案子移交給他，不說叫他審斷，至少也叫他查明。

◎路·貳拾叁·五。

第五章 在黑落德前

比拉多把耶穌移交黑落德的目的，是很容易明瞭的：他願意把這件棘手的事推在他身上，而且他以爲這種移交，同時也是對黑落德小王的一種禮讓，使得自己和他互相接近。

比拉多把耶穌移交黑落德，是不是爲叫他作終審判決？福音上沒有提，大概也不至如此；如果把耶穌的這次出庭作爲輔助性的豫審，那麼就容易瞭解比拉多這一項措施了。「他從加黎利直到這裏，煽惑一總的民衆」；猶太人們所提出的新的控訴，需要一種新的調查；若單只追究耶穌這最後幾天內在耶路撒冷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那是不夠的，還該追究他在巴力斯坦——特到是在加黎利的行動，因爲他特別是在那裏宣了教。那麼除了黑落德小王以外，誰還能更好地進行調查工作呢？他現在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只有委託他進行豫審；比拉多不要求他作判決，只要求他作一番豫審；這一定不算是一項官方手續，然而能從黑落德那兒獲得有利的參攷資料，而且黑落德也將認爲這事是對他表示尊重和謙讓。

黑落德對比拉多的這一番盛情，欣然領受：試想一位羅馬長官，對他有這樣不慣有的禮貌，他真是受寵若驚，尤其是耶穌前來出庭，正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爲滿足他的好奇心的好機會：「他早就願意與他見面，因爲他曾聽見人家談起過他許多的事，他也希望能見他行些奇跡」。黑落德的這個願望，由來已久，耶穌在加黎利宣教時，他已經說過：「我把着翰斬首了！你們所說的作這些奇事的人是誰？」他便設法和他（耶穌）見面。耶穌一直沒有滿足他的願望，遠遠地避開黑落德，無情地稱

●路·政·九。

他爲「老狐狸」；現在耶穌落到了他的手裏；耶穌的生死，繫於他的審問，他還愁這位先知不滿足他的願望不成？

黑落德在這個案件上，一定不怕失猶太人們的歡心；他一定也和他的父親大黑落德一樣，對於把耶穌解送到他的法庭上來的議員們，抱着同樣的輕視態度。這位小王，在提庇哩亞湖的一隅建築了他的都城，猶太人們都把那塊地方當做是污穢之地，他慣常住在那裏，或者在瑪吉隆德，或者在培利阿，處於猶太長官的轄區之外，不大介意他們的是非。他也不用像比拉多那樣地防備猶太人；比拉多不時到耶路撒冷來和猶太人們的首長們接觸；黑落德只是偶然和他們見面，得罪了他們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黑落德一看見耶穌來到，就向他問長問短，然而耶穌一句話也不回答。法利塞人們却攘臂吶喊，提出控訴；比拉多的高傲使他們難堪，而黑落德的冷淡也叫他們受不住；然而只要能爭取他們所要求的判刑，任何的委屈也是無所謂的。

在這種激烈而混亂的鬥爭中，耶穌默然無言；他曾經答覆過蓋法，答覆過比拉多，而對於黑落德却一言不發。耶穌在全部的受難過程中，只是在需要服從合法長官的嚴格範圍之內纔爲自己辯護；大司祭以天主的名義發誓問他，他理該答覆，所以就答覆了；羅馬總督有合法的權柄，他有查問和審判的權利，所以也答覆了他。黑落德一點權利也沒有，他的詢問只是爲滿足他的高傲的好奇心，所以一句話也不答覆他。耶穌能爲自己申辯，而且像是大有保全生命的希望，「然而我父所給我的苦爵，我

豈能不喝嗎？」耶穌所以緘默不言，就是爲飲聖父所給的苦爵。此外又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理由：原來審問耶穌的那一位小王，正是應負羈押和處死若翰之罪責的人：黑落德命人逮捕了若翰，囚禁在獄中；他是一個虐王，又是個有癖好者，一個殘酷的女子屈服了他，獲得了他的允許而殺死若翰。他原想這樣對待耶穌，就是聽聽他的話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然後把他送回去，就如拋掉一個玩厭了的玩具一般。耶穌不遷就他的這項惡意的打算；不把珍珠扔給豬。

黑落德覺察了這種緘默所給予他的教訓，就用他特別喜愛的武器——譏諷來報復。據魏拉爾的意見，黑落德並沒有什麼仇視之意，魏氏這樣解釋說：「黑落德斷定這個人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所以（和他的兵士們）拿他開玩笑；他給他穿上了一件美麗的長袍，遣回到比拉多那裏」。照魏氏所說的，最多也不過是一種鄙視的輕佻行爲而已；然而福音經却說得厲害得多了：小王覺到自己受了耶穌的輕視，所以施行報復。可是他所想出的譏諷方法，不單譏諷了耶穌，而且也譏諷了一總的猶太人：他給耶穌穿上一件「華麗的長袍」，把他作爲猶太人的國王看待；這麼一來，黑落德把自己的一切仇人都恥笑了。若把耶穌在黑落德前的一幕這樣解釋，那麼福音經記載他在比拉多府邸中所受的侮辱，就不會是憑空捏造的了；耶穌回到比拉多前，身上穿着這一件諷刺性的長袍，倒很可能啓發了羅馬兵士們的譏嘲意識；黑落德送回來了一位猶太人之王，他們也就譏嘲他是猶太人之王。

因此，耶穌從受難的開始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不斷地受着侮辱，虐待，嘲弄，由一個法庭到另一個法庭，刑苦越來越厲害。哎！惡人常喜歡幹這種殘忍的把戲，殉教烈士們的史蹟中充滿了這血腥事件；可是教友的信德的眼光，可以看出惡人們不過是魔鬼的爪牙，魔鬼的時候來到了，所以肆意虐待他的犧牲品。而耶穌一方面呢，他接受這一切的欺侮粗暴，來補償我們的驕傲和情慾。

上面所說的一些情節，大概親眼見到的人不多，所以除了聖路加以外，其他的三位聖史都沒有提起；跟着耶穌往黑落德那兒去的，只有幾名警士和控訴者以及原告的人們。耶穌被遣回比拉多府邸以後，就要舉行正式的審訊了。

第六章 在比拉多前二度受審

比拉多煞費心機，想不受理耶穌的案件，可是未能如願以償；黑落德把被告遣送回來，絲毫也沒有分担那壓在羅馬總督身上的責任。不過比拉多把耶穌送到黑落德那兒去，也是遜讓的表示，黑落德也就當一番客套來應付。他們本是有仇的，經這一番禮讓，又言歸舊好。而且他倆對於這一案件都有同樣的判斷：被告是一個無關重要的可憐人，沒有什麼罪名可加；原告都是些極可鄙視的嫉妬人。

然而，猶太人們雖然是極可鄙視的，却也是極可怕的，比拉多倒確實地怕他們；他重新負起了這討厭的審判之責以後，就想用特赦的方法來規避。

四位聖史報道了比拉多所想出的新花樣，這新花樣比以前的更壞：他把耶穌移交黑落德的時候，是想把自己的責任推卸給他；在准予民衆請求釋放一個罪犯時，他把耶穌當做一個該受刑罰的罪犯，不過是借着慶典的機會纔給予他特赦。據聖路加的記載，他事前又作了一番解釋：「我在這人身上找不出什麼罪來，黑落德也沒有找出；所以我要把他責打一番，然後釋放他」。比拉多怕激怒猶太人，不敢說耶穌絕對無罪；他承認耶穌該受責打，而且准予責打。這種折衷辦法，並沒有平息猶太人的仇恨，比拉多也立刻發覺了。於是他就採用特赦這一項辦法。

照聖馬爾谷的記載，總督的這個意思，像是民衆的一番行動所引起的，因為當時有若干民衆到總督府內，要求執行特赦的慣例；這件事使我們更容易瞭解比拉多的這一番行動；他不需要另想辦

法，只消將計就計。

關於比拉多的這一番行動，福音經上的記載微有不同之處：根據聖瑪竇，總督明明地叫民衆在巴拉巴和耶穌之間選擇其一：「你們願意我釋放他們二人中的哪一個呢？」根據聖馬爾谷和聖若望的記載，總督只提出了耶穌：「你們願意我釋放猶太人的國王嗎？」這種審慎的措詞，倒是很高明的，只是「猶太人的國王」這一頭銜，像是一種諷刺，叫民衆受不了。

猶太人們對於總督的問題，不作直接的答覆；他們像是遲疑了片刻：比拉多等着他們答覆。

就在那時，發生了聖瑪竇所報道的事件：「當他坐在審判台上的時候，他的妻子派人來對他說：『你不要干涉這義人的事，因為我昨夜在夢中因着他而受了許多的磨難。』」

厄蘭德在福音外傳的手抄本，說這位女子名叫普羅克拉，希臘教會尊崇她為一位聖婦。尼氏的福音外傳還附加了一項傳奇式的細節說：比拉多把他妻子的夢講給民衆聽，法利塞人們回答說：「我們不是對你說過這人是個魔術家嗎？你看，他竟然會托夢給你的太太。」

這一段插筆，叫我們更容易瞭解為什麼比拉多抱着冷淡態度，為什麼努力挽救耶穌；無疑地，他一開始就覺得猶太人解送來的這個人是無罪的，並且和他為難的那些人，都是因了嫉妬他的聲望；可是這種信念，大約在比拉多身上未曾發生怎樣長久的抵抗力，因為一個外國人的性命，在一個外教——特別是比拉多的眼中，一文不值，而且如果饒了他的命，又叫猶太人的首長們大不樂意！不過比拉多終有些猶豫不決，他不願濫殺無辜，加以又有些宗教意味的怕懼：夢，在羅馬人的生活中，往往起決定性的作用，而在這神祕的近東，更叫他們深具戒心。至論比拉多的妻子，我們關於她的事跡知道得太少，不能確定她採取這項行動的理由；我們只能猜想她和她同時同地位的羅馬貴婦們一般，

受到東方的教門，特別是猶太教的影響，因為她居留在巴力斯坦，認識猶太教更清楚；她一定聽見過別人談及耶穌，談及他所講的道理、所行的奇跡，以及從加黎利直至耶路撒冷所引起的民衆的哄動；耶穌被逮捕的當天晚上，因為有羅馬兵士參與行動，她一定也得到了消息；在當夜她就做了一個關於他的夢，夢的詳情她沒有道出，然而這夢叫她很苦悶。從那時起，她只操心一件事，就是她和她的丈夫該擺脫這一件棘手的事；她的干預此事，直接的目的並不是為援救被告，乃是為比拉多的安全着想。

比拉多的妻子差人前來勸說時，司祭長們也不錯過時機；他們雜立在民衆之間，挑唆衆人反對耶穌；他們的成功是不足為奇的。猶太人們——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民衆，好久以來，就分爲擁護法利塞人和擁護耶穌兩派：聖若望所記的福音經，就能叫我們看出這種意見的分歧：纔只幾個月以前，擁護耶穌者的人數已經很少，不敢發言，而擁護法利塞人者却大吹大擂地說耶穌是個危險份子，敗壞民衆的煽惑家。最後幾星期內所發生的事件，特別是拉匝祿復活的奇跡，曾引起了很顯著的轉變，就是熱烈歡迎耶穌進耶路撒冷的一回事，然而這種轉變是並不怎樣深刻的，爲時只有一日。在以後的幾天內，耶穌和他的仇人們不斷地發生爭執；耶穌已不能安全地逗留在耶路撒冷中了，每晚該退避到伯大尼村去；在他被捕之夜以及次日清晨的種種情形，使他大失民心：他被人當作一個罪犯逮捕，毫不抵抗；他的宗徒們，或者四散逃走，或者矢口否認他；在亞納、蓋法、黑落德、比拉多之前，他緘默不言，幾乎一點也不給自己辯護；民衆所寄予他的希望，一下子都幻滅了。從那時起，他們想他如果是一位幻想的默西亞，那就不能不是民衆的首長們所屢次宣稱的煽惑家了。這種失望，這種憎恨，就足以解釋民衆爲什麼唾棄他了；然而有些人一定還加上了一種怕懼：法利塞人們決定勝過耶穌

了；人人都知道他們的仇恨是怎樣厲害；連宗徒們自己也不敢出面，那麼作爲耶穌的暫時門徒的人們，有誰敢出來和他們拚呢？於是，爲使法利塞人原諒他們在隔日對耶穌的歡呼，他們就加倍地詛咒耶穌了。

比拉多重新問他們：「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國王嗎？」他們就回答說：「不要釋放他，我們要釋放巴拉巴！」比拉多再追問下去；也許他想他們這樣回答，是因爲他們對巴拉巴的憐惜，更勝於對耶穌的憎恨：「那麼你們所稱的猶太人的國王，叫我怎麼處置他呢？」他們重新喊着說：「釘死他！」他又辯白說：「但是他究竟做了什麼壞事呢？」他們更起勁地喊着說：「釘死他！」比拉多所想出的一切辦法：移交於黑落德，釋放巴拉巴，都一個跟一個地失敗了，猶太人們因此看出總督的怯懦；於是他們不放鬆他，施用同樣強烈的壓力，再也不和他作無益的辯論了。可是比拉多還沒有完全絕望；在執行釘在十字的刑罰以前，照例先鞭打一頓；他要命人鞭打耶穌，然後設法激起猶太人的慟隱之心。可惜，鮮血不能消他們的恨，猶太人們自覺已獲勝利，他們還要在這一番新的暴行上獲勝；耶穌再一次地做了比拉多的懦弱的犧牲品，再一次地被仇人洩恨；可是這一切痛苦與恥辱，都是他願意的，選擇的，他是藉着痛苦而救我們。

耶穌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曾預言過他的受難，預言中會特別提到鞭打的苦刑：「司祭長們將要把人子解送給外邦人，爲的譏笑他，鞭打他，釘死他，而第三天他將要復活。」。鞭打是一種可恥而又可怕的刑罰，却也是耶穌受難中最殘酷的插曲之一。在猶太人中也通行鞭打之刑，不過行起刑來緩

● 瑪·貳拾·十九；谷·拾·卅四；路·拾捌。

和得多。

根據馬可特專論①的描寫：鞭子是由三根皮條製成的；受刑者的胸部和兩肩各被打三十九下，不違反法律；法律禁止鞭打的次數超過四十下，以免受刑者被鞭得皮破肉爛。聖保祿在猶太人的會堂中，曾有五次受過這樣的刑罰②。

羅馬人的鞭刑就可怕得多了。鞭子的皮條上面繫着小骨塊或鉛球，不單皮肉，連骨頭也能被打得碎爛。這種施於下賤人的刑罰，是由近東而傳到羅馬的；所以羅馬法律只准許施用於奴隸或外國人；絕不能施用於羅馬公民。因此，聖保祿一提出自己的羅馬公民的身份，就脫免了這種刑罰③。縱然外國人施用鞭刑，有的也不像羅馬人那樣地野蠻。

耶穌在受鞭打時，絕沒有什麼輕減的指望。他不過是一個猶太籍的加黎利人，平民出身，羅馬人對待他，一如對待別的被鄙視的造反者一般；而行刑的差役們，又將是一班敘利亞籍的兵士，他們是從猶太人的仇人們中招募來的，無時無地不想在猶太人身上洩恨。

聖史們對於這可怕的刑罰，只提起了一句，未曾詳細描寫。其實又何必描寫呢？他們的讀者們不都親眼見過，並且知道行刑的步驟嗎？罪犯被脫掉衣服，綁在一根矮杆或木樁上，鞭子如雨點般地落在他的背部、胸部、腹部、面部。往昔的作家們，還給我們描寫法官怎樣么喝着刑役使勁，受刑者怎樣躺在血汗中，在痛苦中掙扎抽扭，往往也當場就死。天主聖子就是這樣被人鞭打了。

最後，兵士們把耶穌擡起來，給他穿上衣服；然後向這個猶太人，這個自稱為王者，這位默西亞，

① 馬可特卷三第十二節 Mark. ② 格後·拾壹·廿四。③ 宗·貳拾貳·廿四，廿五；卅三。

肆意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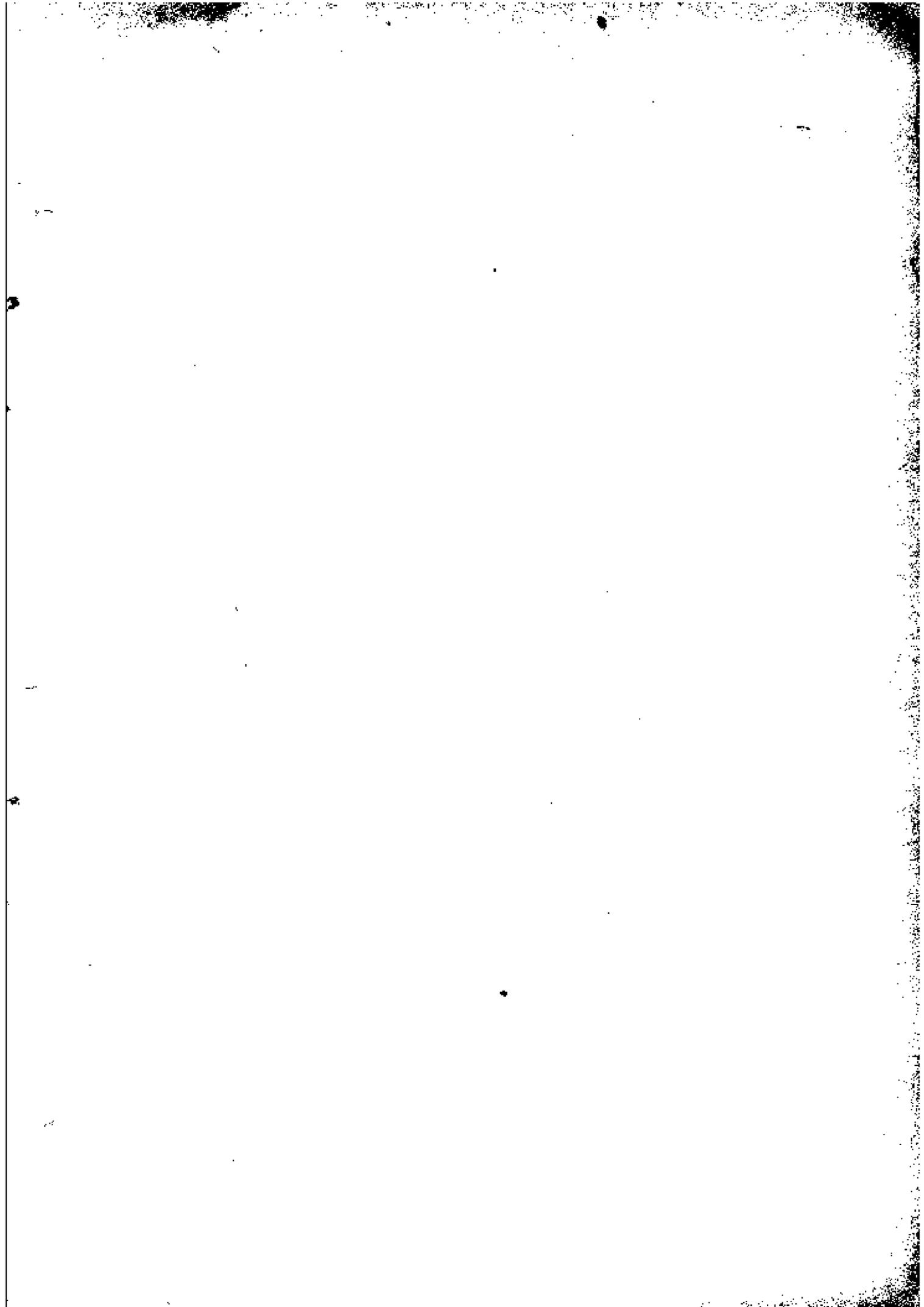
「兵士們把耶穌帶進兵營裏，召集全營的兵士。他們給他披上紅袍，編了一頂茨冠給他戴上。就向他請安說：『猶太人之王萬歲！』又拿一根藍葦打他的頭，吐痰在他臉上，嘲笑戲弄地給他叩頭。這樣侮辱了許久以後，就扒了他披着的紅袍，穿上他本來的衣服。」。

這一幕嘲弄的把戲，也是耶穌所預見和預言過的^①：「司祭長要把他解送給外邦人，他們要譏笑他，吐痰在他臉上，鞭打他，殺死他。」這些加於一個毫無自衛力的囚犯身上的欺侮行爲，使福音經的讀者們大爲憤慨；柯利振氏爲加以解釋，會這樣寫着說：「大約是因爲總皇纔登極，那班兵士們還沒有受過良好訓練，因此，他們纔一反現今雷厲風行的紀律，發生這樣的舉動，利用耶穌的猶太人之王的頭銜，把他當做玩具。可是在我一方面，我想兵士們所做的，是受了無形的皇帝、這世界的首腦們（魔鬼）的教唆而做的，他們聯成一氣爲反對天主，反對基督。因此，總督府的兵士們，就是罪惡之軍的代表……」這種解釋固然有他的價值；可是我們也該知道羅馬的一班兵士往往毫無測謚之心，愛拿犯人開玩笑。西塞祿曾報道一位羅馬公民受刑的情形，那人名叫塞味留，未利斯總督命手下最壯健精幹的六名先鋒隊員鞭打他；打到末了，一個名叫塞司久的先鋒隊員，把皮鞭掉過頭來，用鞭子的柄來打那可憐的人，他倒在地上，滿臉滿眼都是血^②。何況我們已經說過了，行刑者是猶太人的仇人們，他們能鞭打侮辱這一個猶太人的國王，倒以爲是一種愉快的差事哩！

① 谷·拾伍·十六至廿。參閱瑪·貳拾柒·廿七至卅一；若·拾玖·二，三。② 谷·拾·卅。

③ 見論未利斯 *Verrines V. 34.*

聖史們給我們描述的這一幕情景，真叫我們髮指，令我們汗顏；爲保全人類的顏面，這一頁史實，縱然是用血，我們也願意把它拭去；然而它着跡得太深刻了。至少，通過這一史實，我們知道人是什麼，天主是什麼：我們只消念念福音經，就可以看出耶穌是用多大的尊重心對待人們；他不用暴力來征服，却優柔地撫愛人們；他不踐踏，而是提拔人們；他的宗徒們便是由他從虛無中提拔起來，而且漸漸地、耐心地提昇到倫理生活的最高峯上去的。天主便是這樣地對待他所宰制的人們；而人們呢，我們在這裏已經看見了，幾時他們有、或者以爲有天主在他們手裏，就肆意虐待、譏嘲，天主也任憑他們去做，不加阻止；天主給予人以生命與光榮的寶庫，因着基督的死亡而使世人有生命，因着基督所受的羞辱而使世人受光榮。



第七章 判刑與釘死

悲劇越達到了高潮，人們的情緒越是激動。猶太人們從一清早就要置耶穌於死地而甘心。比拉多想了許多辦法要把耶穌從他們手中奪下，可是徒然；他的圓滑和他的殘酷，反助長了他們的氣焰。耶穌受鞭打和戴茨冠，是在總督府內；比拉多命人把他帶出來給大眾看。耶穌被帶出來，渾身是血，面容已改了樣子，披着一件軍服，戴着一頂茨冠。比拉多帶着憐惜而鄙視的口吻向大眾說：「你們看這個人！」，他不是被懲罰得够了嗎？你們還有什麼不甘心呢？然而法利塞人不是這樣容易得到滿足的，他們仍舊喊着說：「釘死他！釘死他！」初步的勝利，更加强了他們的仇恨。這種頑強態度，真叫比拉多再也忍不住了，就回答說：「你們自己釘死他能；我在他身上看不出有什麼罪來。」這種允許，爲耶穌的仇人們是一個靠不住的保證，他們不因此而滿足，因爲一班加黎利人們，仍可能以慶節爲藉口，再發起一種運動來救他們的先知；尤其在將來，他們可能施行報復；法利塞人們爲確保自身的安全，他們願意用羅馬政權來做護身符，而且他們又知道羅馬政權的代表是那樣地脆弱易欺，經不起再受一番攻擊。於是他們又舉出一個新的罪名來：他們有一條爲羅馬所承認而且予以保護的法律，耶穌自稱爲天主子，就是觸犯了這條法律。控訴已經變質了，前此所有的控訴，都是政治性的，把耶穌認爲是一個造反的人；現在的控訴，却變成了宗教性的：耶穌是個污辱天主者，他自稱爲天主子便是干犯法紀。由此而得的結果，像是不言自明了，因爲猶太法律有羅馬政權作後盾，凡是干犯法紀的，必要受羅馬政權的處罰。例如從前有一名羅馬兵士，撕毀而且燒掉了一本法律書，經猶太人告發，就被處死刑而送了命。聖保祿的歷史也告訴我們：聖殿的神聖性也是被羅馬人保護的，如果把一

個教外人領入猶太人專用的院落裏，也是羅馬人所處罰的一種罪行；所以，如果口出污辱天主、干犯法紀的言語，一定也要受到懲罰。可是我們看到：法利塞人是出於不得已，纔牽涉到宗教範圍內。蓋法是到了最後纔提出這個決定性的問題：「你是默西亞——可祝頌的天主之子嗎？」他提出這問題，是因爲別的罪名都無法成立。猶太人們起先指望比拉多不加調查就遽斷判刑：「如果這人不是一個壞人，我們也不會把他交給你的。」及至看到所指望的事不成功，於是他們設法至少要站在政治的立場上提出控訴：他是一個造反的人，他煽惑民衆，他阻擋人給憎撤納稅。這一着棋子又落了空，於是他們就攤出最後的一張王牌，說他自稱爲天主子。

這種控訴，在他們的眼中看來，是很不明智的，其後果不難預料，因爲擁護耶穌的一班人，現在是敢怒而不敢言，將來總要翻身，那時他們要追究迫害他們的老師的理由：如果耶穌是被羅馬人作爲一個叛徒而處死，那不過是一種政治性的裁判，人們的怨恨就落在羅馬總督身上；如果他是被作爲默西亞、天主之子而處死，那就不能掩飾這種裁判的宗教性，那麼應負責任者是猶太人的宗教首長，羅馬人不過是他們的工具；試想借用外國人的專橫勢力而粉碎了以色列人的全部希望，這個責任還可怕嗎？如保祿以後對在羅馬的猶太人們說過，「是爲了以色列的希望，我身上纔掛些鎖鏈」；最高裁判會的議員們都知道這種追究是非同小可的，所以他們迫不得已纔提出這個控訴。

然而在比拉多前，一如在蓋法前，他則是被一種比他們的意志更強的意志所控制：天主願意他的聖子死，可是願意他作爲一位烈士而死，不作爲一個叛徒而死。聖伯多祿以後對教友們說過：「在你

們當中，不該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或貪人財物而被告。但是，如果因為作教友而被告，不要引以為恥，倒要在天主前以這名義為光榮。」。殉教烈士之王就該這樣死，並且這樣光榮他的聖父。

然而這個新控訴，不但不能使比拉多下決斷，反而叫他更為恍惚；他對於猶太教沒有明確的認識，他感不到天主子這一稱謂有什麼確切的力量。可是他對於東方的教會覺得終有些神祕和可怕的地方。他一開始受理這一案件，就感到一些使他害怕的莫明其妙的力量：猶太人的宗教首長們切齒痛恨，被告却誠實而莊嚴地緘默不言；他妻子的警告：「你別干預這人的事」，就給他證實了其中定有講究。司祭長們所提出的新罪名，更使他惴惴不安：天主之子！萬一他真是天主之子，那可怎麼辦呢！比拉多不敢正面提及這惱人的問題，只問耶穌說：「你是那裏的人？」耶穌一句話也不回答，他不能向一個心懷叵測的人吐露他的出身的祕密；何況比拉多職責所在，已經曉得的不少了。

比拉多對於這種緘默，又驚又惱；他覺得兩次向耶穌發問，已經算是很客氣了，却想不到自己的遷就，反受到他的階下囚的藐視。那麼這個人一定是一個瘋子，連撫在眼前的危險都看不見：「你不回答我嗎？你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釘死你嗎？」耶穌的回答，比緘默不言更使總督作難：這個只消總督一句話就能結果他的性命的受刑者，毫不打算作自衛之計，却為法官們的責任操心：是的，比拉多在他身上確是有權柄；然而這權柄來自天上，他將來還要交代，而那班解送耶穌的人們，他們所有的權柄比羅馬總督的更為神聖，他們比他更加濫用，將來也更難交代，所以耶穌回答說：那些把我解送給你的人，罪過更大。

比拉多會否瞭解這一番訓言，我們很難逆料；至少他更深切地感到自己如果判刑，責任難逃，於是「從那時起，他就設法釋放耶穌」；在以前他也曾爲釋放耶穌而努力，然而他的努力是怯懦的、間接的，只想使猶太人撤銷控訴，或者把責任推給黑落德。現在他積極地設法了結這一場官司，並且把耶穌釋放。

可是他的打算，又遭遇到新的、無法打破的難關：「如果你釋放他，你就不是愷撒的朋友；誰自稱爲王，便是反對愷撒。」猶太人又回到了政治性的控訴上，然而這次是一針見血：連愷撒大帝也被他們捧出來了，於是比拉多驚得，如果他仍舊不肯判刑，仇人們將鬧到羅馬去。這事爲他是太有危險了；他走馬上任的開始，就有過些橫蠻的行動：先是有「徽號事件」，以後有「聖庫事件」，大概他的這種橫蠻作風，未曾得到羅馬方面的嘉許。雷批說：「再者，如果猶太人寫信報告總王說：我們確知有一個人反對你，而你的代表却藉口說那人不是他自己逮捕的，拒絕審判，那麼總王又要怪比拉多不好。比拉多對待猶太人的一貫作風，爲他自己，就如爲耶穌是一樣地不利，頃刻之間會發生暴動，參與暴動的有大批當地猶太人，更有自各地來到聖城過慶節的同教者助威，又有民間的長老和司祭們作後盾……因此，比拉多先是不敢抗議，以後又勢成騎虎，被迫着交出他認爲無罪而願意釋放的耶穌」。

於是比拉多從總督府中走出，並且吩咐把耶穌帶出來，遂坐在審判台上宣判。猶太人們一看見法官和犯人出現，又發出一陣仇恨的吶喊，然而語氣中更帶些威逼的成份：「除掉他！除掉他！釘死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不敢再反抗，不過用最後的譏嘲爲自己的失敗報復：「要我釘你們的國王在十字架上嗎？」猶太人所欲已遂，顧不到其它的事了，爲滿足他們的恨心，不惜拋棄一切的希望，無恥

地說：「除了愷撒以外，我們沒有別的國王。」總督聽到了這種仇恨的、奴隸性的吶喊；在起頭，他對於法利塞人們迫害耶穌的動機還有些懷疑，現在是恍然大悟了。這使他對於猶太人的鄙視達到了極點；他不再設法從他們手中奪回耶穌，不過他至少要把自身的責任卸去。民衆的吶喊越來越響，壓住了他的聲音；於是他採用了一種無論是猶太人或教外人都熟習的象徵動作，他命人取過水來，當着全體民衆的面洗手說：「這義人的血，我不負其責，你們自己承擔吧！」全體民衆回答說：「他的血都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罷！」

這一幕情節，是耶穌全部受難過程中最痛苦的一幕；耶穌是猶太人，他愛他的同胞；他曾對着耶路撒冷下淚，在淚水汪汪中，他曾提及他怎樣願意把他的子女們圍聚在自己身邊，而耶路撒冷不願意！在今天，他們依然是個強，而且每況愈下；這是血的詛咒：為仇恨所迷的猶太人們，把流血的重責加到自己和自己的子孫身上；這個重責果然要壓到他們的身上。在以色列民族的命運中，含有一個適於全體人類的教訓：最厲害的懲罰，乃是人自討的懲罰，那時天主不再管他，任他胡作妄為；以色列民族的全部歷史，足資證明，他們的先知們也曾一再地警告：「以色列民族啊！你是自取滅亡！」而在這裏，天主的罰是昭然若揭的：「除了愷撒以外，我們沒有別的國王」，果然他們只有愷撒為王，雖然他們幾度作獨立的幻想，掀起激烈的暴動，同樣的軛（就是做亡國奴）始終壓在他們身上，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除掉他！除掉他！釘死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血都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罷！」他們的基督、他們的希望，果然是被釘死在刑架上；這個血，本該是給予他們生命的，却吶喊着向他們復仇，比亞伯爾的血的呼聲更為激昂。耶穌自擊過未來的懲罰，泫然淚下，可是無濟於事；他在臨死時，看見他所受的刑苦與死亡，為整個的世界乃是生命之源，然而為他在這世界所最愛的民

族，乃是一種最可怕的懲罰的原因，他們的頑固，粉碎了他的惻隱之心。

在這一場官司中，主要的責任應由猶太人們担負，然而比拉多並不因此能辭其咎：是他把耶穌交付給猶太人們，又是經正式的裁判交付給他們的；這最後的一點並不怎麼顯明，而且如果我們只看福音經某幾節記載，如：「比拉多把他交給他們去釘死[○]」；「他把耶穌交給他們，任憑他們處理[○]」，也許要發生懷疑。然而在這些記載之外，還有別的記載證明確實是經過正式的裁判的。例如若望福音第拾玖章第十三節所載的：「比拉多坐在他的審判台上」，還有關於罪行牌的記載：「比拉多命人寫出罪行牌，掛在十字架的上端；寫的是：納匝肋的耶穌，猶太人的國王[○]」。既然有罪行牌，顯然經過了裁判。

這一塊寫着罪行的牌子，由口授罪行的法官過目，然後繫在罪犯之前，最後釘在刑架上。比拉多用簡練的措詞，向那班威逼他的猶太人們施行報復；因此，司祭長們請求他改換罪行牌上的措詞時，他就發怒說：「我怎樣寫了，就怎樣寫了」。

在耶穌前往受刑的同時，比拉多還發落了其他的兩名犯人一同去受刑。這是羅馬人的慣例；在殉教烈士們的史跡中也數見不鮮。

比拉多這樣吩咐集體行刑，也許是願意乘此機會在慶節之前把監獄出空；無論如何，他總是顯得不把耶穌放在心上，他的一切遲疑、一切怕懼，絲毫未損及他的兒戲似的懷疑主義。

關於背十字架一事，聖若望只提起了一句；其他的聖史們記載得較詳細；尤其是聖路加關於此事

○ 若·拾玖·十六；瑪·貳拾柒·廿六。

○ 路·貳拾叁·廿五。

○ 若·拾玖·十九。

報道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詳情。

我們看到這些嚴肅而動人的記述時，不禁想起耶穌對他的門徒們所說的話來：「誰願意作我的門徒，該棄絕自己，背他的十字架來隨從我。」。當時不過是一種寓意；而在今日，耶穌的刑苦是現實的：在腓力、憐撒利亞地方的預言——伯多祿曾大加反對——不過是今日耶路撒冷居民所見到的景象的一個素描。後世的教友們重新念到耶穌的這一番話，藉着加爾瓦略山的事件，就會瞭解欲隨從耶穌，必須背十字架。

因此，耶穌願意使這一番景象彰彰在人耳目：那時猶太人們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歡度慶節；這一次比五旬節更為熱鬧，帕提亞、米太、赫藍、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卡巴多喜河、本都、小亞細亞、弗里家、腓非利亞、埃及、利比亞、羅馬、克里特、阿拉伯等地的人，都趕到耶路撒冷來吃巴斯卦羔羊，都要看到天主之羔羊（耶穌）的祭禮。他們在耶路撒冷城中，熙熙攘攘，你來我往，準備過節，有的尋寓所，有的買羔羊，歡天喜地，忙忙碌碌地度他們的解放紀念日；不料突然起了這一番騷動，喊殺之聲，由總督府而震撼了全城，然後看到一個悽慘的行列，在聖城內擁擠的街道上緩緩前進。

依照羅馬人的習慣，執行釘十字架刑，越招搖不衆越好；史家約瑟會記載一個名叫塞萊耳和一個名叫尼傑爾二人的受刑，他們都會被拖着走遍全城；耶穌沒有倖免，猶太人比羅馬人更喜歡招搖。照常時的慣例，由一位百夫長主持行刑；他指揮着一隊兵士（六十或一百人）；大概當時他們戒備得格外森嚴，因為法辦的是猶太人的國王，他們怕他的同黨發起暴動——特別是在巴斯卦節期間。三個受刑

● 瑪·拾陸·廿四；拾·卅八。

者，各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被包圍在一批衛士中向前進行；至於背十字架，可能是整個的十字架，可能只是十字架上的橫木，用手臂托着就行了。無論怎樣背，我們將看到耶穌被鞭打後，力盡筋疲，背不動他自己的刑具；於是兵士們強拉了一個從田間回家的猶太人，他是昔蘭尼人，名叫西滿；他有兩個兒子，聖馬爾谷提起了他們的名字是亞歷山大和路福，初期的教友們也許都認識他；所以十字架爲西滿和他家的人們，乃是得救的工具；他在衆人之先，真實實地奉行了耶穌的勸諭：「誰願意作我的門徒，該棄絕自己，背他的十字架來隨從我。」西滿背十字架，是因爲被官家逼迫着當差，心裏一定不大高興；然而聖十字架的神能已在他身上起了作用，就如不久之後要在善盜身上起作用一般。

聖史們中，只有路加記載在耶穌後面有「許多民衆」跟着。在他們中，有一班好奇心重的觀刑者；然而也有一班愛護耶穌的人，他們惶惑、遲疑、絕望，願意至少「一視究竟」；不久之後，兩位上厄瑪場的門徒，將要告訴那一個在路上結伴而行的陌生人說，在耶路撒冷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見到這一個可怕的慘案。其中也有些信徒，聖路加還特別提起了一班聖婦們：她們並不是耶穌被釘後立在十字架下的一班黎利婦女；她們是居在耶路撒冷的；男人們或者閉口不響，或者也附和着辱罵耶穌；那班婦女們却有哭的勇氣；她們的在場，她們的悲痛，在許多業已發見的證據中，又加添了一個，證明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爲，無瑕可指。耶穌在他所回答的言語中，再一次地顯示了他的慈愛：在比拉多之前，他忘下自己，而爲他的法官們的責任操心；這裏，在爲他而太息的一班信徒之前，他只想到那將要臨到他們身上的災難；他重複他以前關於世界末日所作的預言，描述耶路撒冷的婦女所將遭受的大難：他本身的苦難，不過是耶路撒冷所將遭受的大難的前奏：「請看日子要來到，那時人們要說：不孕的女子是有福的！」耶穌所發表的一切訓言，總結在下面的最後的一句話裏，爲我們一總

的人，都算是福音經中最嚴重的警告之一：「如果這樣對待青綠的樹，乾枯的樹又將怎樣對待呢？」耶穌感覺到天主的正義的壓力，無罪的、爲了我們而受苦的他，警告罪人們這種壓力是可怕的。

聖路加所記載的另一句話，也表現出耶穌的同樣的關切，而且更爲動人：「父啊，寬恕他們罷，因爲他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這句話是耶穌在被釘於十字架上時說的。耶穌不單單、也不特別爲全體兵士們祈求，拉岡熱司鐸說：「這一班兵士，顯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因爲他們並不想自己做的不對」；耶穌是爲那班首惡份子，那些因着耶穌的死而招致天主的義怒的人們，那些把耶穌的血債加在自己身上的猶太人們祈求。比拉多和他們比較起來，罪過還算輕一點；可是他們自己分辨不出罪過的重大，這也是實話。聖伯多祿以後會說過：「弟兄們，我知道你們因爲不明白，所以纔這樣作了，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耶穌這樣懇切地爲他們祈求，顯示出他的深重的傷痛：他爲補贖人罪而受的死，爲那班迫害他的人們是一個最大的罪，並且是一個將受最嚴厲的懲罰的罪。

他們來到了加爾瓦略山——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個亂石崎嶇的丘阜。

就是在這裏，要演出最後的、最淒厲的一幕。史家約瑟會記述了十字架的慘刑贏得瑪吉隆德城堡投降的一回事：有一個名叫厄助哈匝爾的猶太人，是守城者之一；他被羅馬人俘獲，羅馬人當着守城者的面鞭打他；最後豎立了一個十字架，把他領到十字架下；這個一向勇敢的人，覺得受不住十字架的酷刑；他大聲喊叫自己的人們投降以保全他的性命；他的親戚朋友們也在城中大聲喊着這種刑法是熬不住的，該當搭救他；城堡中的人們嚇得沒有辦法，就投降了。而在加爾瓦略山沒有一個人出來

爲耶穌求情；只有幾個婦女落淚，他的仇人們勝利了，羣衆袖手旁觀。他們最後的一個小恩情：便是「給了他和着燻藥的酒喝，可是他沒有喝」。在巴比倫的猶太法典上這樣地記載着：「刑役給受刑者喝一杯沒有一塊乳香的酒喝，爲麻醉他的知覺，一如箴言第拾陸章第六節所載；向例是由耶路撒冷的一班慷慨的婦女們自動出資購辦藥酒」。這一段文字爲過早，難於確定其用意；不過兵士們給耶穌喝杯香料酒，大概總是出於憫隱之心，而且大概也如拉岡熱司鐸所說的，「是耶穌的友人們，或許是一班聖婦們準備了這個飲料，獲得了許可纔送給耶穌喝。然而他沒有接受這能減輕刑苦的办法，他願意神智清醒地忍受刑苦」。

關於十字架刑的施用方式，我們也知道得相當清楚，主要的情形，已由恆伯爾氏彙集起來：「慣常受刑者先該受一番笞刑，然後就該背十字架或至少十字架的橫木往刑場去，沿途受民衆的辱罵和毆打。十字架豎立起來了，就用皮帶或繩索把受刑者吊上去，然後用穿透手和腳的長釘釘在十字架上。有一塊橫額釘在十字架的上端，載明受刑者犯了什麼罪。奴隸們慣常是被釘在城外。豎立在城外的，像是一叢十字架林，從那兒發出一陣陣的呻吟；因爲人們讓那些可憐的受刑者飢渴而死，充作野犬和鷹隼的食物。有時那些受刑者就這樣地活幾天，除非是爲解除他的痛苦，官長纔下令打斷他的肢體（結果他的性命）。猶太人們慣常是這樣做，爲的當夜就能收屍。因此，耶穌在死了以後，纔被人收屍埋葬」。雙腳是用兩根釘子釘上的，大約脚下墊着一塊櫟木。

罪犯已被釘在十字架上，兵士們任務完畢，便坐在刑架下面，他們拈鬮分取了耶穌的衣服；聖若

望親眼見了這個事實，所以記載得更為詳細：他看到先知的預言逐字逐句地應驗，真覺得感動，因為達味之子（耶穌），眼見自己的衣服被人瓜分，自己的長袍被人拈鬮取去；這件無縫的長袍，也許是聖母或一班聖婦們所織的（有的註釋家們以為這件長袍就是黑落德給他穿上的），後代的教友們，都把它當做是聖教會統一的象徵。

正當兵士們坐地分贓時，耶穌已是奄奄一息，仇人們注視着他。聖史們把旁觀者分成了好幾類的人：「民衆都站在一旁觀看」，默然無言；他們中一定也有耶穌的許多朋友，可是被這個慘劇和猶太人們嚇倒了；此外一定還有更多的徬徨者，耶穌的受難使他們心灰意懶；他們的信心已經死了；他們會把希望寄託在這人身身上；然而現在他們信仰誰呢？希望誰呢？還有聖馬爾谷和聖瑪竇所提起的一批過路人；他們大概相信司祭長們的話，以為耶穌是一個污辱天主者，自稱能拆毀聖殿而在三天內重建起來；他們也像在蓋法前掌擊耶穌的那個差役，逢迎自己的首長，他們走到十字架前面，搖著頭向受刑者喊着說：「喂！你能拆毀聖殿而在三天內重建起來，那麼你救救你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首長們也附和着這樣說；他們心中滿貯着仇恨和歡喜，必要宣洩於外而後快；他們不屑得直接譏諷耶穌，却互相戲謔說：「他救了別人，却不能救自己。請以色列之王——基督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看見了就相信！」（谷）。聖瑪竇也記載着同樣的污辱之詞，而且帶着宗教性的污辱：「他把自己託靠於天主，如果天主喜愛他，就來救他罷！因為他曾經說過：我是天主子」。兵士們也雜在裏面七嘴八舌；他們見猶太人這樣地污辱他們的默西亞，也同聲說：「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國王，那麼救救

路·貳拾叁·卅五。

你自己罷！」一面說着，一面遞上一點他們所慣用的飲料——和着醋的水。

兩個強盜也附和起來了。這一件事，聖路加記得更詳細：兩個強盜之一，也學着別人的話說：「你不是基督嗎？那麼救救你自己，也聯帶地救救我們罷！」可是另一個強盜申斥他說：「你受同樣的死刑，還怎麼不恐懼天主呢？」他又謙虛地坦白說：「我們受死刑是應該的，是我們行爲的報應；他却沒有做過壞事」。突然，他受了聖寵的激動，呼喚着說：「耶穌啊！你到了你的國裏，請記我一念！」

耶穌回答他說：「今天你必與我同在樂園裏」，這是一句具有權威的話，顯示出耶穌的地位來。在受人最難堪的辱罵時，耶穌一句話也不回答，一個懺悔的罪人一開口祈求，他就把天堂許給他；耶穌的仇人們，自以爲剝奪了他的一切；連他的衣服也被剝下來，被刑役們瓜分了，而正在這時候，他却以主人翁的地位，任意支配天堂的福樂。

在耶穌臨終的這最後幾小時，大地昏暗，十字架的周圍寂靜無聲，那時纔有耶穌的幾個親人走近了十字架：

「在十字架附近站着的，有他的母親，有可來約法的妻子瑪利亞——他母親的表姐，還有瑪利亞瑪大肋納。耶穌看見了他的母親，又在附近看到他特愛的門徒，就向他的母親說：「女人！你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你看你的母親！」從那時起，那個門徒就接到自己家中去奉養她。」。這動人的一幕，是後代的教友們所最喜愛的；在這裏，我們把聖師盜博羅寫給維薩里神職界的

● 若·拾玖·廿五至廿七。

「封信摘要地介紹出來，想必是讀者們所歡迎的：

「主的母親瑪利亞，立在她兒子的十字架前；只有聖史若望記載了這事。其他的聖史們報道了有些人因為耶穌受難而信心動搖，天昏地暗，太陽失光，善緣因為坦白己罪而被容納於天堂。然而若望報道了其他聖史所沒有報道的事，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招呼他的母親；他以為基督對於他母親的孝愛的表示，比許於（右盜）的天堂的恩典有更大的價值。寬恕強盜，固然是一種恩情；然而他對他的母親，却更有一種孝愛的表現；他說：「請看你的兒子」，「請看你的母親」。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遺囑，在他的母親和他的門徒之間分派了孝愛的義務。善主這樣立了他的遺囑，不單是公開的遺囑，而且也是家內的遺囑，若望在這囑上簽了名，他是偉大的立遺囑者的適當證人。這是一個珍貴的遺囑，遺贈的不是錢財，而是永生；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由生活的天主之聖神——曾說過：「我的舌頭如同一位振筆疾書的書記的筆一樣」的聖神寫的。瑪利亞真不愧為基督之母，宗徒們逃走了，她却站立在十字架下，用她慈母的眼光，瞻仰她聖子的傷痕；她在這裏所期待的，不是她的愛兒之死，却是世界的得救。或許因為她——身為「帝王之寓所」的她，知道她聖子的死，是世界的救贖，也許她想她自己的死，可能在這已充實了世界的恩惠上加添一點恩惠。然而耶穌在救贖世界的工程上不需要受人幫助，他不假任何人的助力，救了一總的人。因此他說：「我像是無人幫助者，在死人中自由自在」。他接受了他母親的愛情，然而他未曾尋求任何人的幫助」。這一段文字，已發揮得淋漓盡致，無庸贅言了；我們該靜靜地瞻仰這個偉大的奧跡；加爾瓦略

① 路·肆拾肆·二。 ② 路·捌拾柒·五。 ③ 參看 PL. XVI. 1218。

山，一如往昔的西奈山，被昏暗所籠罩，被神祕——尤其是哀悼所籠罩；那班辱罵耶穌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悲從中來，啞口無言；被釘者緘默不響，他的忠徒們也和他一同沉浸在昏暗中；他們從來也不會感到如此重大的痛苦，然而也從來沒有這樣地祈禱過，從來也沒有像在這一切消沉的臨終之苦中，覺到和耶穌這樣接近，與他結合得這樣密切。

突然，從十字架上發出了一聲吶喊：「厄里！厄里！拉瑪撒巴各大尼！」這是阿蘭語，意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爲什麼捨棄了我？這是聖詠第貳拾貳篇的開端。耶穌在他一生的重要關頭中，本能地援引聖詠上的哀呼來表達他的情緒和祈禱：他在受誘惑時，便是這樣地擊退了撒殫的進攻；現在當這誘惑白熱化的時候，他又重新援引聖詠。我們不妨把臨終之耶穌所作的禱詞——就是聖詠第貳拾貳篇再看一遍：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爲什麼捨棄了我，你遠離了我的哀求，和我呼籲的言詞。我的天主！我白天呼籲，你不應允；黑夜哀求，也得不着撫慰。但你是聖潔的，你住在以色列的讚頌之中。我們的祖宗依靠了你；他們依靠你，你便解救了他們；他們呼籲你，便得了救援；他們依靠了你，就不蒙羞辱。但是，我宛如蠕虫，沒有人形，成了人們的欺凌，他奪了百姓的禮視。凡看見我的人，都戲笑我，歪嘴搖頭說：「他既託付了上主，上主就當救他；上主既喜愛他，就當救助他！」」

我好像水被人傾倒出來，我的一切骨節都脫了節骸；我的心如同蠟一樣，溶化在我的腹中。我的上顎枯槁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的上方，你將我置於死灰之中。

因爲犬類圍困着我，一羣歹徒環繞着我，他們刺透了我的手和我的腳；我的骸骨，我都能數清，他們却睜眼怒視我。他們瓜分了我的衣裳，爲我的長衣他們拈鬮。

你，上主啊！真要遠離我！我的勇力急來輔助我吧！由刀劍之下，救出我的靈魂，由犬類的爪牙中，救出我這孤獨的人。救我脫離獅子的口，由野牛的角中，拖出我這苦惱的人。

使我能將你的名傳給我的弟兄們，在集會中使我讚揚你：「你們敬畏上主的人，讚美他罷！雅各伯一總的後裔，光榮他罷！以色列的諸多子孫，尊崇他罷！因為他沒有藐視和擯棄逃難者的卑微，也沒有向他掩過自己的臉；而且人幾時呼籲，主遂即時垂聽！」

這種痛苦的吶喊，是用一首希望與勝利之歌來結束的。耶穌的仇人們並不是不知道；這一篇聖詠也是他們所熟習的，然而他們的心已不容納祈禱了；耶穌的大聲疾呼，引不起他們的反響；他們倒借此機會，重新來嘲笑他一番：「他在喊厄里亞哩；我們倒要看看厄里亞來救他下來不！」

耶穌又喊了一聲：「我渴」。口渴是被釘十字架者的一種痛苦，耶穌從受刑的開始就忍受而無怨言；然而據聖若望所說的，現在他願意應驗最後的一句預言。十字架下有一隻裝滿了醋的罐子；兵士們就把海綿浸透了醋，繫在一根牛膝草（有人以為是一枝標槍）上遞到他的口邊。耶穌略一沾唇，就說：「一切都完成了」。於是一聲大喊，說着：「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付於你手中」，就低下頭來斷了氣。耶穌的話，又是援引聖詠上的禱詞：

「上主啊！我投靠你，使我永不受羞。憑你的公義，解救我吧！請你側耳聽我，急來救我，做我藏身的磐石，做搭救我的保障。因為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堡壘；求你爲了你的名，引導我，指教我。求你救我脫離敵人暗中爲我所設的羅網，因為你是我的保護。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中。上

● 詠·陸拾捌·廿二。

主！誠實的天主啊！是你救贖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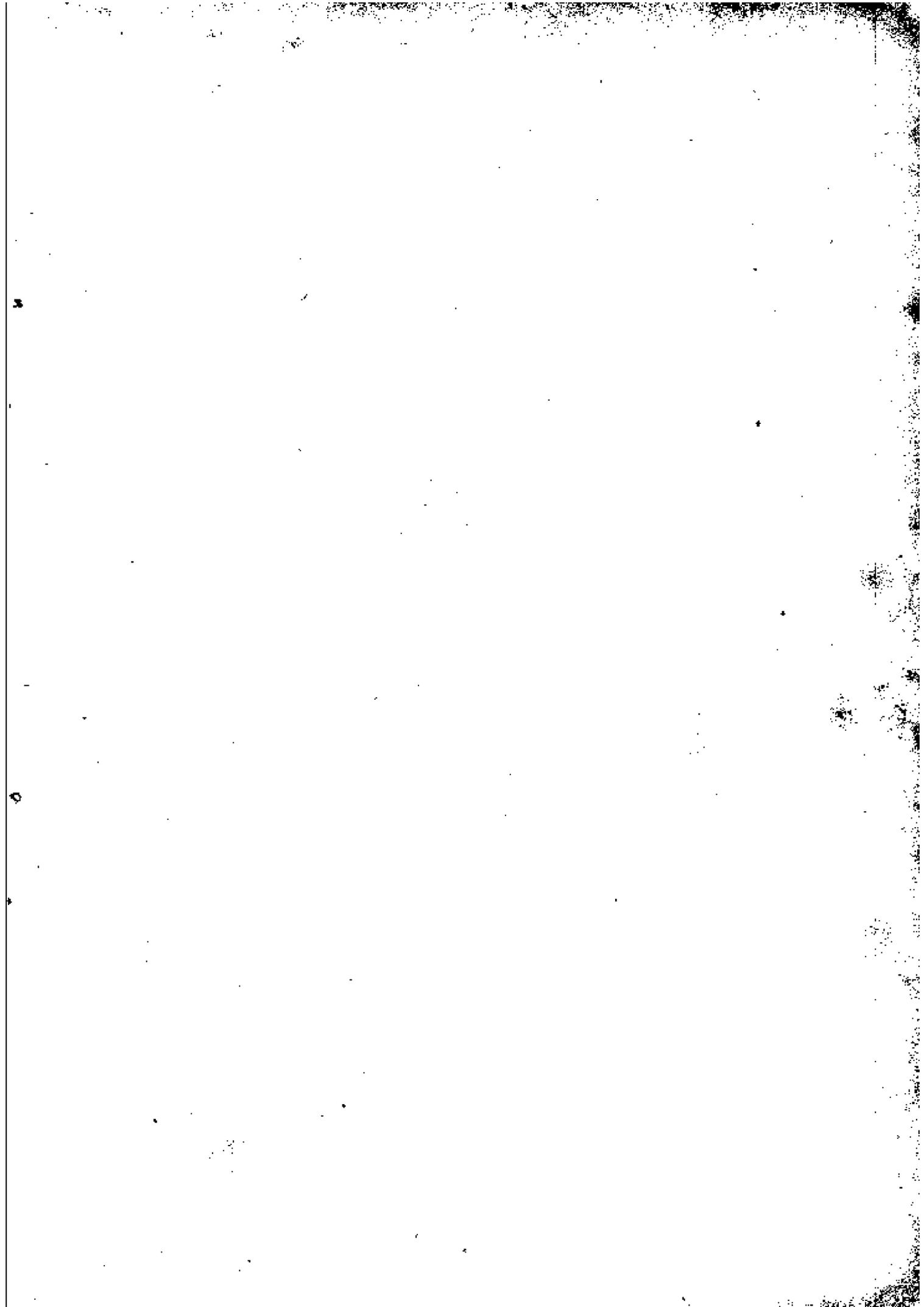
在這些動人的言語中，耶穌更添上孺慕的口氣：「父啊！我把我的靈魂託付在你手中！」這是一番禱詞，是孺子般的依恃，是把自己完全託於天主聖父，這就是「山中聖訓」的大教訓，是耶穌最後的一句訓言。

耶穌氣絕之後，聖殿中的幃幔立刻撕裂了，大地震盪，石相觸碎，墳墓自開，已死的古聖人們復活起來，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出現；百夫長驚異着說：「這人真是天主子」；目覩了這一番景象的羣衆，都拊胸哀痛地返回了耶路撒冷城。這種地面震動，人心惶恐，並非是一種暫時的現象；相反，不過是那從此以後永無終止的運動的一種先兆。耶穌之死，把天上地下的一切都予以維新，而且隨着時代的演進，加爾瓦略山慘劇的重大意義，一天比一天地顯明。耶穌的仇人們，想用這可恥的刑罰，叫他萬世萬代地蒙辱含羞；可是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反而顯揚了他。耶穌不是說過嗎：「幾時我被從地上高舉起來，我將吸引一切歸向我」；人們的殘忍心尋出了這種刑罰爲作一個榜樣；把一個犯人釘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把一隻鷺鳥釘在一個木架上，用牠的屍體來恫嚇別的鳥雀。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也是一個榜樣，是人類疾苦的一個典型，此後他將被懸在天地之間，爲打動天主的心，爲安慰人們不致因犯罪而失望。法國里昂城的殉教烈士們最動人的一件史實，要算聖女布蘭代那的受刑了。這位年青的使女，已經受盡了各種苦刑；最後，刑役把遍體鱗傷的她縛在一根木樁上：「布蘭代那被細綁並且吊在一根木樁上，以便放出野獸來把她吃掉；其他的烈士們，看到她這樣被綁成一個十字形，聽到

她在高聲祈禱，都增長了勇氣；他們好像在這個戰鬥中，用肉體的眼睛看見在他們的姊妹（布蘭代那）身上，有那位曾爲他們而被釘死的（基督），爲勸告那班信仰他的人們，凡是爲了基督的光榮而在這世界上受苦的，將永遠享見生活的天主。」。

在這一段史實中，我們豈不是一下子就看到聖教會的全部歷史嗎？一般的教友們，雖然比不上里昂的殉教烈士們那樣的英烈，可是也該像他們那樣地受苦，奮鬥，犧牲。在每日的鬥爭，尤其是在臨終之時，是什麼在支援他們呢？不是想到爲他們受死的耶穌，看到聖教會時常懸在他們眼前的耶穌苦像嗎？幾時痛苦太劇烈或憂愁太深重，用其它的一切思想往往難於排遣，那時就該如同善盜，承認自己的痛苦是罪過所招致來的；該想磨煉是光榮的準備；然而我們的正氣感不大強烈，倚恃心不大濃厚，所以該抬起眼睛來看看苦像，向被釘的耶穌訴苦乞憐。在人生的荒漠中，除了苦像以外，別無得救的標記；銅蛇會治愈了以色列人；被釘的耶穌救贖了我們。

● 見宗徒及殉教者的教會卷二第四章第八節。



光芒萬丈起聖山

第八章 「耶穌復活」在宗徒的訓道中

一個人的生活史，在死時宣告終結；不管他是最大的才子或是最大的聖人，他總是從這世界上消逝了；他的影響還能在這世界上放射光芒；他的精神還能在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徒中存在；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個迴響，此後便要歸於沉寂的。

在這點上，耶穌的歷史和其他一切人的歷史是相反的：加爾瓦略山上的慘劇，並沒有結束他在這世上的任務；他從這致命的打擊之下又復活起來了，而且在他的親信中還活了四十天。四十天之後並非是死去，乃是升天，結束了他的人間生活。

宗徒們從第一天起，便是這樣地了解他們老師的生活。在耶穌升天的次日，還在聖神降臨之前，聖伯多祿就設法選立一人補宗徒集團中茹達斯的缺；他所要求於這位將被選的宗徒的，是親眼見過耶穌一生的作爲，「從若翰的洗禮，直到他從我們中上昇的日子」。

耶穌的一生事跡，就是由這第一批證人們傳下的；他們把耶穌的一生事跡很緊湊地說出來，從受洗直到升天，一貫相聯。因此，我們一點也不否認耶穌天上的光榮生活；我們堅決地相信他在天堂上位居聖父之右，在生活，在爲王；這乃是聖斯德望所見到的。耶穌從天堂上往往降來扶助或指導他的宗徒們，例如在若伯地方扶助聖伯多祿，在耶路撒冷救助聖保祿，還有在其他情形中也是如此。然而這些顯聖，其性質不屬於他復活後四十日之間和他的門徒們的交往。這四十日是耶穌在世最後的一段

生活時期；升天之後的一切，都屬於他的天上生活。

耶穌復活升天的事跡，在福音經中記載得是很明顯的，歷代的教友們都深信不疑，只有那班不承認一切證據的人們才不肯相信。

譬如勒農氏便是其中之一。據他的看法，耶穌的生活是在加爾瓦路山上結束了；事業破產了，先知死去了，一切都完了；勒氏要我們相信這是一種決定性的失敗，他爲自圓其說，便強調福音經的記載是杜撰的。以後發生的一切事，如聖教會的創興，由十字架而生的許多奇恩異寵，他都把它們算做宗徒們所捏造的史實，他以爲一班不經心的或懷有私見的讀者們，不難相信都是出自幻想。我們在此並不願意作何辯護，只願意就歷史的立場，陳明耶穌的復活與他的事業是不可分離的，只有耶穌的復活可作他的事業的支持和解釋，若否認耶穌的復活，那麼宗徒們的信仰和聖教會的創興就不可解釋了。

在聖教會創興的初期，沒有人想到懷疑耶穌的復活；而我人極應注意的，是從一開始，這一事實被視作整個聖教會的基礎。在這裏我們該重讀聖保祿在耶穌復活後第二十五年寫給格林多教友們的信；他列舉了一些使人對於這一事實不能置疑的證據後，下結論說：

「我們既然宣講耶穌從死者中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還有人否認死者會復活呢？如果死者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所宣講的，便是虛偽的，你們的信仰也就是虛偽的。我們便成了天主的假證人，我們的證詞是給天主作反宣傳，因爲我們宣講他使耶穌復活，實際他並沒有使耶穌復活，死者都不復活。因爲死者都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基督如果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仰便是虛偽的，你們也仍舊在罪惡中，信仰耶穌而長眠的人們，也都喪亡了。如果我們

僅僅在這現世希望基督，也就成了最不幸的人。」。

聖保祿的這一番話，充滿了教訓；我們首先感到，希臘教徒強烈地反對我們對耶穌復活的信仰。自十九世紀初有人企圖用神祕宗教的影響，來解釋基督教義的產生與發展。把聖教會和神祕宗教相提並論，可能是一個聰明辦法，然而這辦法是無效果的：希臘人們不但信服這一端教義，反而觸怒了他們；從一開始時便是如此：當聖保祿在雅典，在阿肋俄巴格向他們陳述他對唯一天主的信仰時，他們很樂意地聽他講；及至講到復活的事跡，他們就不要他開口，鄙視地驅逐了他。凡希臘教義盛行之地，總是反對天主教的這一端教義；它一起頭就特別攻擊這端教義；聖保祿所要保衛的，也正是這一端教義，就如以後的安提俄克之聖依納爵、聖儒斯定、阿志那哥拉、聖默多德以及諸位護教者一般。

異教徒的攻擊是猛烈的，而聖教會的防衛力也不弱，並且決不妥協。因為這乃是一端主要的教義：天主教整個信仰的存在或崩潰都繫於它。聖保祿以為耶穌復活，是支持我們的信仰的確切證據，有極大的護教價值，在我們全部的信仰中，佔重要地位。他又曾說過：「基督為我們的罪惡死了；為我們罪過的得救而復活了」。我們的元首——耶穌，藉着他的死，把罪惡置之於死，把整個犯罪的人性埋於墓中；在復活的時候，天主又召我們和耶穌一同度一種新的生命。我們也知道聖洗聖事就是表示這種死亡與復活：領洗者走下聖洗池並且浸在水中，就表示他與基督一同受難，和他一同死於罪惡；出水池時，他是一個新人，基督召他共度他的新的、光榮的生活。

死亡與生命，包括着全部的基督教義，全部的基督教義奠基於耶穌生活的這兩大奧跡——死亡與

● 格前·拾伍·十二至廿。

復活上；無論那一樣，都同是我們信仰的不可或缺的支援。如果基督不死，我們的罪惡不得補償；如果他不復活，他的祭獻不中悅天主，他是白死，我們把我們的信仰寄託在他身上，乃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

我們把聖保祿的神學作這樣的一個摘要，就足以使我們感到耶穌復活這一端教義的重要性；我們相信耶穌復活，不是作為我們宗教熱忱的一種安慰——看到我們悲悼他死去的那一位仍舊活着，主要的是因為這事跡是我們信仰的基礎；我們乃是在耶穌的這種光榮生活上，看到我們自身的光榮的保證與成果；我們和我們的元首相結合，從現在起就能成全美德，有希望將來在天堂上分享他的光榮的生活。而一切以人為主體的受造物，現在也開始和人一同站起來，懷着獲得全部解放的希望。

對耶穌復活的信仰，在一開始時為基督教義便是如此重要，無怪當初被視為莫可懷疑的事實。在我們剛才只摘錄了它的最後幾節的聖保祿的書信中，聖保祿向教友們簡單地提起他曾教訓過他們的事，並且列舉了一些證據：

「我會經把別人告訴我的傳給你們，作基本的教訓，就是基督依照聖經上所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亡，埋葬，並且還依照聖經上的記載第三天復活，顯現給則法（伯多祿），然後顯現給十二位宗徒，顯現給五百餘弟兄；其中大多數到現在還生存，有的已經死了。他還顯現給雅各伯，又顯現給眾位宗徒；最後他也顯現給我這無用的人。實際上我是最卑小的宗徒，不配稱為宗徒，因為我會經迫害過天主的教會。然而我現在能以如此，是仗賴天主的恩寵；並且他所施給我的恩寵，並沒有枉費，因

爲我比較衆人工作的事，也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寵與我一起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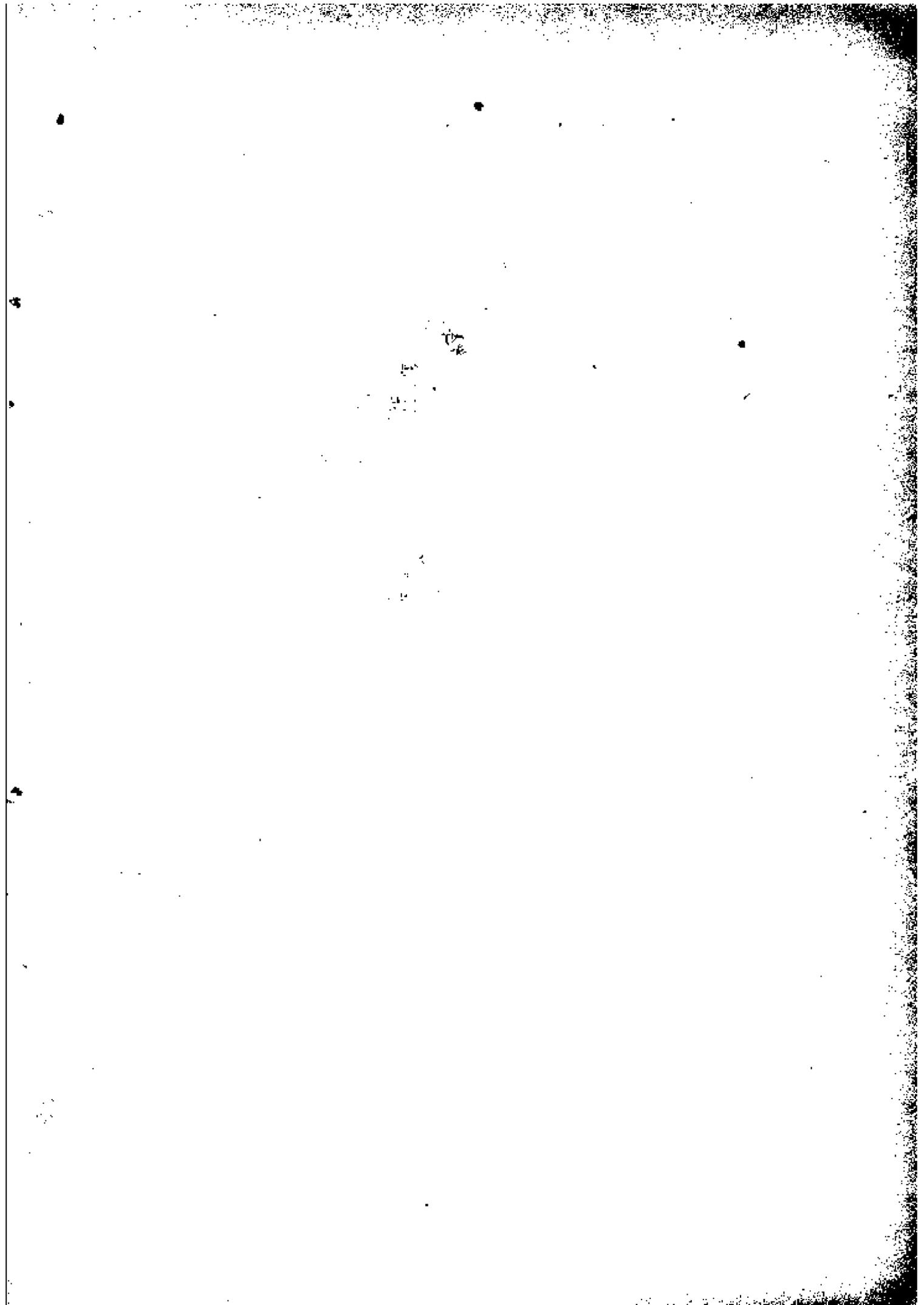
在這一段文字裏，沒有提起耶穌的復活和他的光榮生活，只簡單地提起一些支持我們信仰的主要證據。聖保祿並沒有列舉耶穌復活的一切證人，只提及一班權威更大的證人，或更易考查的證據：第一是宗徒之長聖伯多祿；然後是十二位宗徒；再後是五百名門徒；聖保祿清楚地指出大部份的證人還活着；誰若願意，就可以去問他們。以後又提到聖雅各伯，他的威望爲猶太省人是最大的，再次是諸位宗徒們，最後是保祿自己。

若把聖保祿書信中所有關於耶穌復活後的顯現和福音經中的記載相比較，就可以發見二者都是不完備的：聖保祿沒有提起耶穌顯現給聖婦們，這事不難瞭解；這些婦女們爲格林多城的教友們不算是權威的證人們；反過來說，聖保祿倒提起顯現給聖伯多祿，這件事，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記載，只有聖路加提起過一句；特別是聖保祿說起耶穌會顯現給五百名門徒，聖史們倒一點也沒有記載。

所以在有關耶穌復活的記述中，我們一開始就發覺了我們多次所注意到的事，就是聖史們所記的，不是——而且也不願意是完備的記述；他們只不過記述了耶穌生活的幾個片斷；其它的事，未經傳述，我們是再也不會知道的了。

因此，我們記述耶穌的光榮生活時，不敢奢望能把他復活後四十天內的一切事情都向讀者介紹；我們只就聖教會歷代相傳的一些事實作簡單的註解，設法瞭解它們，整理它們。

● 格前·拾伍·三至十一。



第九章 殮葬、墓空、在耶路撒冷和厄瑪塢村的顯現

關於耶穌的殮葬，我們先該把福音經所報道的情形重述一下。

耶穌氣絕之後，那班聽見了他最後的吶喊，看到聖城被籠罩在黑暗中，感覺了大地震盪的人們，都捶着胸膛回耶路撒冷去了。有幾位耶穌的忠徒留在十字架的近旁。離得最近的，是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和若望宗徒；稍遠一點的，有那班曾在加黎利省爲耶穌服務，並且跟隨他同上加爾瓦略山的聖婦們。耶穌雖然死了，她們還是捨不得離開他，她們立在那兒，其中有瑪利亞瑪達肋納，有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有亞美，「還有其他跟耶穌一同上耶路撒冷來的許多人」。

不久，阿利瑪第城的若瑟和尼閣德睦來到了。若瑟也是最高裁判會的一位議員，他申請了比拉多准予殮葬耶穌。他願意把耶穌的聖屍，埋葬在加爾瓦略山附近一座花園內爲他自己所闢的墓穴中。尼閣德睦伴着他，攜來一百斤香料。於是他們卸下聖屍，敷以香料，用紉帶裹起來，然後安葬於鑿在巖石上的墓穴中。聖婦們參與了殮葬禮，仔細記好了墳墓的地點。然後他們回到耶路撒冷城，購備了一些香料和香膏，那時已經是日落西山，安息日開始，她們就留在家中。

次日是安息日，大司祭和法利塞人們來見比拉多說：「大人！我們還記得那個騙子在生時曾經說過：『我在第三天要復活』。請你下令叫兵士們看守墳墓，直到第三天，免得他的門徒來把他偷去，然後對民衆說：『他從死人中復活了』；這樣的騙術比以前的騙術更壞了」。比拉多對他們說：「你

● 谷·拾伍·四一。

們有衛隊，就照你們的意思看守去罷！」於是他們就去派人看守墳墓，在石頭上貼着封條，旁邊駐有衛兵●。

巴斯卦節的那日，天剛黎明，聖婦們已不受安息日罷工禁令的約束了，就趕到墳墓那裏去。

『安息日一過，瑪利亞瑪達肋納，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和撒洛美立刻買了香料要去給耶穌塗抹。星期日的早晨太陽升起的時候，她們到了墳墓那裏，彼此說：「誰能給我們轉移那堵塞墓口的大石頭呢？」可是來到墳墓前，見那石頭已經被移到旁邊去了；石頭本來非常大。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青年，身穿白衣，坐在右邊，她們就驚恐起來了。他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不是找釘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的耶穌嗎？他復活了，不在這裏啦！你們來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但是以後要去告訴他的門徒，尤其是伯多祿，他要在你們以往往加黎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着他，正如他早就給你們說的。」她們仍然恐怖戰慄，就急速地離開了墳墓，沒有向人報告這消息，因為心裏太恐慌○』。

在各位聖史的記述中，我們發現好多稍有出入的地方：瑪竇和馬爾谷說有一位天神；路加和若望說有二位；馬爾谷說聖婦們嚇得連任何人也沒有告訴；瑪竇和路加說她們去報知宗徒們；若望却把瑪利亞瑪達肋納的見聞大書而特書，其他三位聖史所說的聖婦們，他一句也沒有提。若以這些稍有出入之處為根據而否認這一切證據，真是太拙劣了；我們不難懂得，像這樣一種強烈的激動，在不同的人身上，會引起不同的印象，在聖史的記述中可以見到其痕跡。為使我們得見這種例子，『馬爾谷

● 瑪·貳拾柒·六二至六六。

○ 谷·拾陸·一至八，參看瑪·貳拾捌·一至十；路·貳拾肆·一

至十二。

美妙地描寫出當時的情形，驚異、恐懼。我們知道聖婦們清醒過來，起初是害怕，繼而又歡喜，遂能傳報她們所聽到的話。」。

聖婦們發見墳墓已空以及見到天神顯現的事，是沒有什麼可懷疑的。聖婦們一清早就向墳墓走去。當時有比拉多的兵士們看守墳墓；聖婦們一定沒有知道這回事，但是有另外的阻擋能叫她們止步，就是墳墓的入口是被一塊可滾動的大石掩着。她們起先心裏填滿了痛苦和希望，却沒有顧到這一層；但是在路上，却想到了前晚所見的墳墓的情形：『誰給我們搬去那石塊呢？』讀者也許知道猶太人的墳墓的式樣——特別是耶穌的墳墓：在墓穴的儘裏面，有一個很湫隘的墓室，室內的一旁，有一條長形的石凳，稍呈凹形，那是停放屍體的地方。一個很矮的洞口，通往窄小的前庭，前庭外部的地面有弓形的凹槽，把一塊圓形大石滾到石槽內就堵塞了墓口。以前耶穌復活拉匝祿在他的墓上叫人搬去的大石，便是這樣的石塊。今日誰來搬移石頭呢？誰能讓聖婦們進入墓中給耶穌的聖屍敷香膏呢？她們當時別無掛慮，耶穌復活的事，她們想也沒有想到。她們走近了墳墓，在晨光熹微中，看見大石已被移開了，墓門敞開，從墓內放射出光線；她們嚇得抖抖顫顫地走了進去。啊呀！有兩位天神在那裏；她們驚惶失措，天神安慰她們說：『你們別害怕，你們找被釘的耶穌嗎？他不在這裏，他已經復活啦；你們快去對他的門徒——尤其是伯多祿說，他已經復活了，他要在他們以先到加黎利去；在那裏他們要見到他』。

瑪利亞瑪達肋納大概沒有隨同聖婦們進入墓穴；她一見石塊被移動，墓穴敞開着，她腦筋裏只有

○ 見江曼松神父的耶穌傳。卷二·三八四頁，第一節。

一個思想：有人把主的屍體盜走了；她馬上就跑去報告伯多祿和若望。她一定是在聖母瑪利亞那兒找到了他倆，伯多祿是懊喪得不得了，若望也是因了加爾瓦略山上的慘劇而哀腸寸斷。瑪達肋納突然闖了進去對他們說：『有人將主從墓穴中移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在那裏』。伯多祿和若望一聽這話，馬上立起身來，向墳墓所在地飛奔而去。若望第一個先到，微微地側着身子向裏面張望，看見殮布擱在一邊，可是他沒有進去；他心裏一定也是非常地激動；他激動得不能進入這聖墓的深處，那裏面充滿着哀痛，然而希望之光已從那兒射出了。他的朋友和領導者伯多祿，一向是更有決斷、更有活力的；他走了進去，查看了一切；殮布擱在一邊，但是曾經包在聖屍頭上的那塊首帕，却摺好放在另一處；若望也走進去，他一看見這情形，就相信主已復活了。

同時，瑪達肋納也隨後跟着來到墓上；她沒有和他們一同進去，而留在墓門口啼泣。她再度俯着身子向裏張望，却看見兩位天神坐在屍牀上，一個在頭那邊，一個在腳那邊。他們對她說：『女人，你爲什麼哭呢？』她只能用從一清早就縈迴在她腦海中的思想回答說：『有人抬走了我的主，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裏』。她轉過身來，看見面前立着一個人；她在淚水汪汪中，看不清楚那人的相貌，加以她悲痛至極，也無心端詳。他心裏以爲一定是國丁，在安息日之後又來工作，也許是他移開了墓碑把聖屍搬走了，所以就對他說：『先生，如果你搬走了他，請你告訴我放在哪裏，我要去搬他』。耶穌喚她說：『瑪利亞！』她這纔驚覺了，回答說：『拉波尼（師傅）！』善牧按着名字喚他的羊，羊就應聲而來，因爲她們認識他的聲音。

● 若·貳拾·二。 ● 若·貳拾·三至十。

瑪利亞願意投身在耶穌的脚前，抱住他的雙脚，一如前日在十字架下那樣用眼淚來澆洗。耶穌溫和地推開她說：「你不要摸我，因為我還沒有上升到我父那裏去」。耶穌復活後四十日的光榮生活，不再像以前在加黎利的民衆和耶路撒冷的門徒中的那種生活了；然而也不是在天主聖父身邊與天神聖人們共度的天上生活。再者，現在並不是在耶穌足前作安靜的默禱的時刻。瑪達肋納還有一項該完成的使命：「你回到我弟兄那裏，對他們說，我上去見我的父——也就是你們的父；見我的主——也就是你們的主」。○

上面的這幾段事跡，給我們描寫了耶穌復活當日清晨的情形；我們看到聖婦們的哀悼和驚恐，也看到她們那像是已經死去、連天神的顯現也無法令其復甦的信心的覺醒。

聖婦們經了加爾瓦略山的慘劇的嚴重打擊，已是心碎腸斷，及至發現墓石被移，墓穴空洞，又是大吃一驚：「他們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放在哪裏」。這句怨言，是瑪達肋納一再脫口而出的：她對宗徒們說過，對天神們說過，對耶穌自己也說過。爲使她清醒過來，竟然需要耶穌像從前那樣地喚她

「瑪利亞！」

我們在瑪達肋納身上所見到的情形，在全體門徒們身上也見到：他們的信心遲鈍；他們記不起耶穌以前所講的話，新的跡象也不能打動他們的心，聖婦們以及別位宗徒們的證詞也不能使他們信服。只有親見耶穌顯現，聽到他的聲音，摸到他的身體，纔能復甦他們已死的信德。

門徒們信德的復甦，乃是耶穌復活後四十日內的顯現的主要效果；固然我們也能從其中採取一些

○若·貳拾·十一，十二。

新的教訓，然而復活之耶穌所給予的最大的教訓，乃是信德——一種戰勝死亡、此後不會再被任何事物所動搖的信德。

在宗徒們中，第一個該被耶穌所喚醒的，是他們的首領伯多祿。耶穌顯現給伯多祿這一回事，只有聖保祿和聖路加略微提起了一句；其地點、時間，以及詳情我們都不得而知，然而不能因此就不信有這回事。

這一次的顯現，也是史家所割切證明的。關於此事，司維德寫着說：「耶穌復活第一日之後的八年或九年，保祿會上耶路撒冷去見伯多祿，誰能懷疑他們在談話中提起復活之主的顯現呢？保祿一定講述了自己在往大馬士革途中所見的事，而伯多祿諒必說了主在復活的當日怎樣顯現給他自己。他顯現給則法，這是聖保祿在外邦人的會堂中所宣講的一件顯著的事，福音經上明明記載着。」。

伯多祿需要這一種助力：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樣，聖瞻禮六的那幕慘劇，使他黯然神傷，然而他還比別人更進一層地感到他的墮落的羞恥與痛苦；他會不顧老師的忠告，悍然自負，把自己加在別人以上，因而感到羞恥，然而特別是在緊要關頭，否認他所始終愛慕的老師，因而感到深刻的內疚；而且，他一起起老師打蓋法府耶的庭心走過，向他投了最後的一瞥目光時，還覺得心亂如麻。何況他全心依賴基督，愛基督勝於愛世界的一切，可是基督死時，竟然沒有他侍奉在側，被他所遺棄而死去；內疚與孤寂，像一副沉重的負擔壓在伯多祿身上。他找到了他的朋友若望，一定也找到了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然而耶穌已不在那裏了。

● 聖主受難後的顯現 The Appearances of our Lord after the Passion 倫敦版，十四頁。

他一聽到瑪達肋納的報告，就向墳墓跑去，打算找到耶穌，再爲他劬勞。在空冢的墓穴，摺得整整齊齊的殮布前，若望儘得了，也就相信了；爲要使伯多祿相信，就該由耶穌親自顯現，這次的顯現，也許是發生在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也許是在另一次探視空墓的時候；我們不知道，但至少耶穌在最後晚餐時所說的：「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弟兄們的心」這一句話是應驗了。無論是瑪達肋納或聖婦們的話，都不能使宗徒們信服，而伯多祿的話却使他們深信不疑：當天傍晚，厄瑪塢村的兩位門徒回到晚餐廳內報告自己所見的事時，他們發見宗徒們已經相信耶穌復活了：「主是真正地復活了，他曾顯現給西滿^①」。

耶穌顯現給往厄瑪塢村去的兩位門徒的事跡^②，是全部福音經中最詳細也最精彩的事跡之一。這一事跡證實了耶穌受難史中的報道，聖路加就利用它來敘述耶穌最後幾星期的生活，也惟有在路加福音中可以見到這一事跡。我們不談別的證人，至少傳述這事跡的，我們猜得準是上厄瑪塢去的二位門徒之一，聖路加還舉出了他的名字——可來約法。從撒利亞往厄瑪塢去，是很方便的，聖路加伴着被囚禁的聖保祿，在撒利亞居住過兩年之久。

這一段紀事，還使我們着眼於另一件更值得注意的事：我們由宗徒們的訓道中，只認識基督和宗徒們的小小集團；在他們之外，有一班羣衆，或者擁護耶穌，或者與他疏遠，而我們從來也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行過什麼事，說過什麼話。聖路加只報道有一班隨從耶穌的門徒們，他們不及宗徒們那樣地與耶穌接近，蒙受的特恩也比較少，但是他並不把他們個別地介紹給我們。這裏我們見到他們中

① 路·貳拾肆·卅四。 ② 路·貳拾肆·十五至卅五。

的兩位，認識到他們的情況；我們在他們身上發現了在宗徒們身上所習見的特性，就是熱烈地愛慕耶穌，而同時却懷着一種太卑下的默西亞觀念，這個觀念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的希望處在危險的境地：「納匝肋的耶穌，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民衆前，作事說話，有力量，有權威」，「我們本來希望他就是拯救以色列的默西亞」。這種模糊的熱烈的信仰，是我們在宗徒們身上屢次發見過的；這種信仰，我們在猶太省的民衆身上也數見不鮮——當然，熱烈的程度較差；而我們今日又在厄瑪塢（猶太省）的兩位門徒身上見到這種信仰，藉此也證實了聖若望關於耶穌在猶太省宣傳福音的記述的歷史價值。

且說可來約法在耶穌復活的當晚，和他的一位朋友離開了耶路撒冷，往厄瑪塢村去；在路上走的時候，兩人熱烈地交談着，那時有個過路的人趕上他們，見他們這樣地心思重重，就問他們說：你們談論些什麼事呢？怎麼是這樣地憂愁呢？「兩位門徒對於這位陌生人的插嘴，並不驚奇，因為當地的習俗是如此，他們所驚奇的，倒是他的少見寡聞，於是就把他們的幻滅了的希望，詳細地告訴他聽。陌生客責怪他們說：『頭腦頑固、心靈遲鈍的人們哪！』聖路加所記載的這一句驚嘆語，一定是深深地刻在可來約法的心坎上的。『基督不是先該忍受痛苦，以後才進入他的光榮中嗎？』天主的這一項計劃，是耶穌在未受難以前屢次說明過的，而且常用：『基督應當受苦』這種方式來說的。耶穌受難，一定不是一種盲目的宿命，而是聖子自願地、樂意地接受天主的聖意；他該制勝罪惡，不是用暴力去粉碎它，而是用忍耐去克服它，並且這樣給我們開闢得救與生命的道路。先知們已經認識到天主的這項計劃，而且已啓示了我們；耶穌援引了從梅瑟起直到最後的先知們的證詞。究竟引證了些什麼，福音經上沒有記載，然而引證聖經作為宣講聖道的依據，爲我們是很有益的：從聖教會創興時

起，聖伯多祿、聖保祿以及其他各位宗徒在訓道時都以聖經為依據；這種護道方法，在他們以前已由耶穌親自採用過了。耶穌生前已經對人說過：『你們查閱聖經罷，它給我作證。』

可來約法和他的朋友抵達了厄瑪塢，心中深受感動，然而還沒有覺悟過來。那位陌生客顯着有繼續行程的模樣，可是天色已晚，呈現在眼前的是霞龍大平原，紅日已落下了海面。他們就掙留他說：『天色已晚，你就留宿在我們這裏罷！』他們進了屋，不一會兒就擺好了一頓樸素的晚餐。當時是禁酵週的第二天，桌上放着未發酵的餅；陌生客取過一塊來，祝謝了，分開來遞給他的兩位居停。這種祝嘏和分餅的舉動，是由一家之主所行的；兩位門徒一見這情形，就恍然大悟，認出那位近在眼前的便是他們的老師。可是霎時間他們看不見他了——耶穌隱去了。

眼睛雖然見不到他了，而他們的心仍是被他感動着，他們彼此說：『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熾熱如火嗎？』雖然夜色已深，他仍舊立即動身返回耶路撒冷，把一切情形報告給宗徒們。也許宗徒們將要用對待聖婦們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吧？他們不想這一層；信德與愛情乃是天主的力量，任何頑強都不能粉碎它們。可是當他們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宗徒們已經信服了：『主實在復活了，已經顯現給西滿。這兩位門徒就極其感動地把路上所見所聞以及分餅的情形講給大家聽。

已是黑夜的時分了，晚餐廳中陰沈沈地，就如三日之前耶穌起身赴難時的情形一般；宗徒們重新又懷抱了一點希望，然而他們的憂愁與恐懼，還沒有完全消失；他們把門關得緊緊地，『因為怕猶太人們』。突然，耶穌出現在他們中間。

耶穌這次的顯現給十位宗徒，聖路加記載得和顯現給厄瑪塢二位門徒同樣地詳細，顯然也是同一

的證人所述說的：在嚴防猶太人們的晚餐廳中，耶穌突然顯現，立在那裏，宗徒們起初一定是驚惶得很：以前他們看見耶穌在湖面上步行的時候，就驚惶地說：「妖怪現形」；現在他出現在這個緊閉的大廳中，也是令人驚異的：宗徒們因着耶穌之死，已是心神不安，及後聽到伯多祿和可來約發的講述，又是疑信參半。這真地是他嗎？耶穌於是用慈父般的懷愛，讓他們看他，撫摩他。在第二世紀之初，安提俄克的殉教烈士依納爵在致士麥那人的信中還追述這一幕：「耶穌當時對宗徒們說：你們撫摩我罷，你們看我並不是一個沒有身體的神怪」。為使他們更加信服，他命他們拿些吃剩下的東西——一點魚來，就當他們的面吃了。

宗徒們的將信將疑，是不難懂得的：繼前日的大慘劇之後，耶穌的復活為宗徒們是一個大歡喜，他們萬料不到耶穌復活而給予他們這個喜樂；耶穌的愛情，遷就他們一切的需求：死而復生，為一總的人都是出乎意表之事，必需親手摸到那復生之體，纔可以相信。

「願你們平安」，這是猶太人們所慣用的一句請安語，也是耶穌所愛用的，他能把真正的平安給予人，而且把這個平凡的祝頌語，變為賞賜一種神聖之恩的表示。然而特別是在這一天，他要把他所贏得的這個平安的成果賜給他們：他因着死亡，使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得到平安；因着復活，他給我們帶來了天主息怒的最確切的保證。因此，他再度重複這一句：「願你們平安！」立刻又接着說：「如同父派遣了我，我也派遣你們」。他即將回到天上去，或者更好說他已經回到天上去——就如當日清晨他向瑪達肋納所說的——，可是他在這世上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這任務將由宗徒們、由聖教會永久

●路·貳拾肆·十九至廿三。

●瑪·拾肆·廿六。

地持續下去。

耶穌又附加着說：「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保留誰的罪，誰的罪就被保留」。在幾個月以前，耶穌在聖殿中曾許下凡信從他的人，心中將流出活的泉水來，而聖若望附加着說：「他這話的意思，是說凡信他的人，要領受聖神。那時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所以他還沒有將聖神賞賜給人^㉑」。現在呢，耶穌因着他的死亡與復活，已經受到光榮，所以就開始把聖神賜給他的信徒。就如在創世之日，雅威在人的肉體上噓氣，使他有生機^㉒，在這新的創世之始，耶穌也向他的宗徒們噓氣，給予他們聖神。然 這不過是他們所即將領受的恩惠的一小部份：「不久我要派遣我父所預許的那一位到你們這裏來，所以在未領受聖神之前你們不要離開聖城」。

耶穌所賜予宗徒們的第一個聖神之恩，乃是赦罪的權力。在開始執行傳教任務的起初，耶穌在葛法翁城已經聲言自己有這項神權：他對一個癱子說：「爲使你們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之權，你起來，背着你的床去罷！」耶穌的任務，由宗徒們永遠地持續下去，因此他的權力也交在他們手中：古教中無論古聖祖或先知或大司祭所沒有的這種權力，基督的司祭們將保有到世界終窮。「你們赦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保留誰的罪，誰的罪就被保留」；這種神聖的權力，以前是許給伯多祿的^㉓，其後也許給整個的聖教會^㉔，現在果真地交給宗徒們了。

耶穌復活的那一日，便是這樣地結束了：在幾小時前，一切都像是前功盡棄、沒有辦法了：救世主被埋葬了，他的事業被摧毀了，連在宗徒們的心裏，信仰和希望也都死去了。而現在一切都復生

㉑ 若·埃·卅九。

㉒ 創·貳·七。

㉓ 瑪·拾陸·十九。

㉔ 瑪·拾捌·十八。

了：復活了的基督，給新生於聖教會，宗徒們永遠恢復了並且堅固了信心，而且將成爲信仰的不可動搖的砥柱。

可是在他們當中，有一位的信心，特別遲鈍；這次顯現給宗徒們的時候，他不在場，只有八天以後耶穌再度顯現，纔使他的懷疑雲消霧散。

『我將打擊牧者，綿羊將四散奔逃』耶穌在同苦難行進時所引證的這一句預言，就在那恐怖之夜中應驗了；耶穌被逮之後，十一位宗徒失却了首領和導師，各自散去。耶穌復活的那一日，他們中的大多數又重新聚合在一起，耶穌所說的這一句話：『幾時有兩三個人因着我的名字而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當中』，爲他們果真應驗了。只有多默仍舊頑固地離羣獨居，悵悵不樂。終究他也回來了，其他的宗徒們興沖沖地把他們所見過、聽過、摸過耶穌的情形告訴他。他聽了之後，仍舊固執不信，非得由他親自見到、摸到，他是決不肯相信的。

如果我們記得聖若望所載關於多默的兩件事，那麼對於他的這種頑固就不會太驚異了：耶穌曾應瑪爾大和瑪達肋納之請，前往伯大尼去探視拉匝祿，當時宗徒們都覺得此行的危險性太大，很是恐懼，多默就對他們說：『我們也都去和他一同死罷！』他是慷慨的、忠誠的，然而不懷有任何希望。在最後晚餐中耶穌發表了一番訓話之後，向十一位宗徒們說：『你們知道我往哪裏去，打哪一條路走』。多默就回答說：『主，我們不知道你上哪兒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他常有這種鯁直、慷慨而狹窄的精神，步步當心，唯恐上當。基督死去之後，他那本已是很隘窄的視野，就完全被蒙起來了；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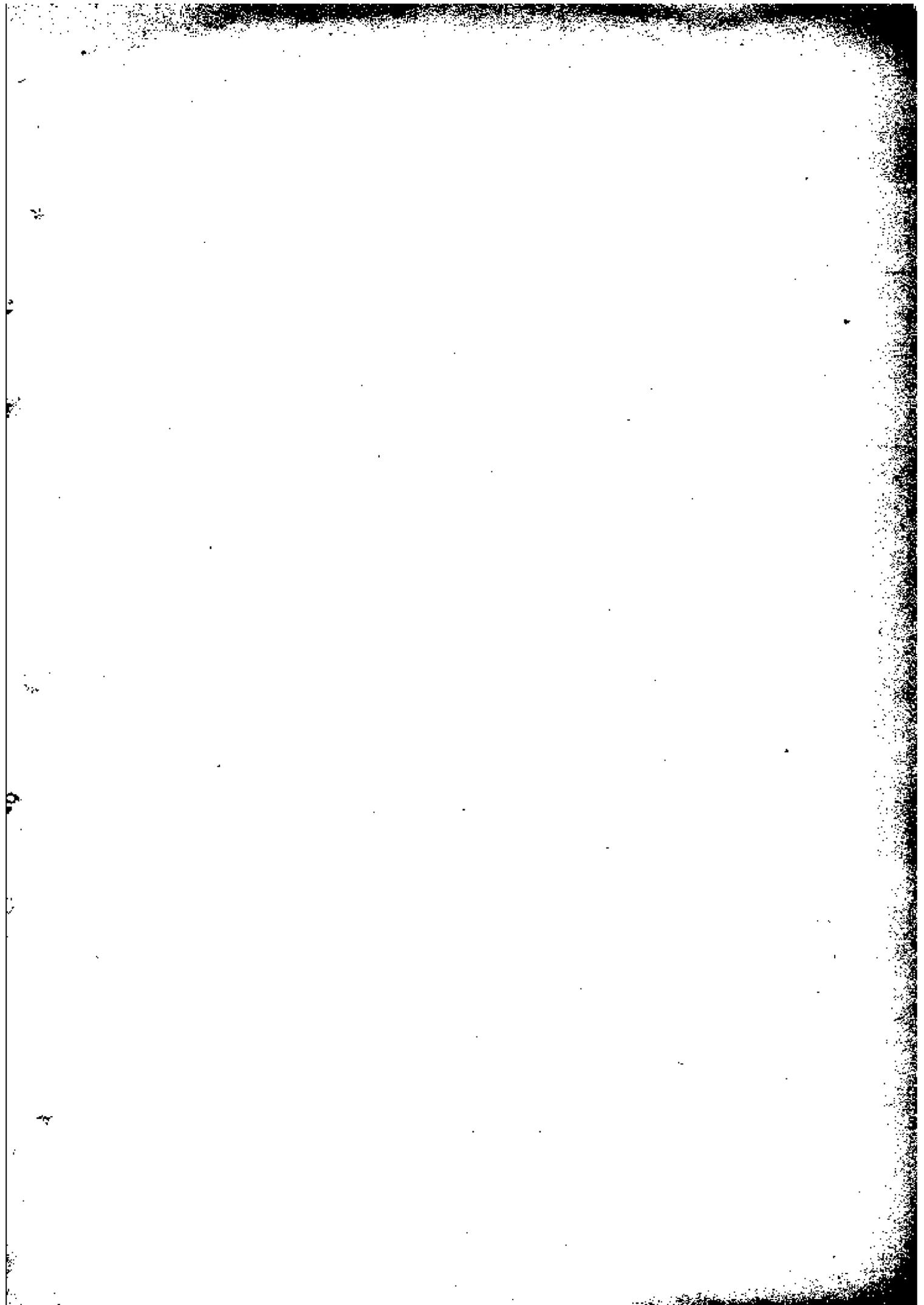
● 若·拾壹·十六。

● 若·拾肆·四。

現在他面前的，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一線的希望之光也沒有。可是他常常愛他的老師和弟兄們，因為，度了幾日的孤獨生活之後，他又回到他們中間來；他看見他們喜氣洋洋，可是他對他們的歡喜和信心不大滿意；他堅持自己看事準確，不被一種盲目的興奮所牽引；加以也許有些悔恨之心，更助長了他原有的悲觀；別的宗徒們兄弟般和好地聚集在聖母身邊，在晚餐廳中都見到了老師顯現，爲什麼他不和他們在一塊兒呢？爲什麼要離羣獨居呢？也許別的宗徒們這樣責怪他；他大概也低聲下氣地自怨自艾，可是他仍舊堅持着他的固執態度，八天的光陰就這般地過去了，宗徒們的歡樂情緒，經他這樣固執不信，也都消沈一點。

突然，耶穌又顯現在他們當中，如同前八天顯現給他們時那樣，先向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立刻就轉向多默說：「把你的指頭按在這裏，看看我的雙手，伸你的手摸摸我的肋膀！」然後又用慈父般的溫柔而帶嚴肅的口氣向他說：「你不要是無信心者，而該是有信心者！」在這緊張的關頭，多默本來也許能仍舊頑固到底，就如有許多人見了拉匝祿復活仍舊頑固不信一般，可是他的靈魂雖是受刺激的，精神雖是褊窄的，而他的心地終是慷慨的；他又重新投入基督的懷抱，他的被聖寵所激起的興奮之情，迫使他發生與伯多祿同樣的懺悔，於是他驚叫着說：「吾主、吾天主！」

耶穌重又對他說：「因爲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我而信的人，纔是有福的！」這種福氣，是宗徒們的弟子們所有的，而在今日也是我們所有的。聖伯多祿以後給小亞細亞的教友們寫信說：「你們不會見到耶穌基督，却愛慕他；而今日你們仍是沒有見到他，却相信他，你們因了一種莫可宣的歡樂而雀躍，並且充滿着光榮」。從那時起，有多少的教友世代相繼啊！每一位教友，見不到耶穌，却全心地信仰他，而整個的聖教會，見不到他，却一再重複多默的話：「吾主、吾天主！」



第十章 在加黎利的顯現

天神顯現給聖婦們時，會對她們說過：「你們去告訴他的門徒，尤其是伯多祿，他要在你們以先往加黎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着他，正如他早就給你們說的。」據聖瑪竇記載，是耶穌親自對聖婦們說：「你們去告訴你們的弟兄們，叫他們往加黎利去，在那裏他們要見到我」。

如果我們只看聖瑪竇和聖馬爾谷的記載，那麼我們可以作結論說，耶穌所有的顯現，都發生在加黎利，因為兩位聖史所記載的，只是發生在加黎利（馬爾谷福音末段，即第拾陸章第九節所載耶穌首先顯現於瑪達肋納，是否為馬爾谷福音原本所載，後人推測紛紛，莫衷一是）。但是在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中，却詳細地記載着耶穌在耶路撒冷顯現。這兩種的報道，是否有其矛盾性和連續性呢？許多急進的評論家都加以肯定，並且以這事為出發點來構成他們的解釋。那些評論家以為宗徒們在巴斯卦節之後，立刻回到了加黎利。他們在加黎利，完全忘却了加爾瓦略山上的慘劇；一切都使他們回憶起耶穌的宣講生活，就在這種影響之下，許多甜蜜而又消逝得如此其速的往事，又湧上了心頭，他們那已死去的希望又重生了，並且創造出希望的對象；在他們的想像中，基督仍舊活着，以後竟然就向人述說自己見到基督顯現。這第一段的時期，他們說是在加黎利。為給這一座空中樓閣扎下一個堅固的根基，他們又想出發見墳墓已空，以及聖婦們見到顯現的說法，他們說這些顯現是在耶路撒冷，而且就在耶穌復活的當天。以後，人們為使這兩種傳說不相矛盾，就說先在耶路撒冷顯現，後在加黎利顯

● 谷·拾陸·七。

現。

上面所載的是一種被事實所推翻的揣測。最確切而又最明顯的事實，是在耶穌死後的不久，天主教教會便在耶路撒冷創立起來。耶穌復活後的第五十日，聖神就降臨；當時宗徒們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懷着同一的信心：試想在耶穌死後不久，他們的這種信心，他們不集合在加黎利，却集合在耶路撒冷，這是怎麼解釋呢？聖保祿對我們說：「他依照經上的記載，第三天復活，顯現給則法，然後顯現給十二位宗徒」。這一項證詞，若依其寫出的年代而言，是在公元五五至五七年，若依其出處而言，那麼還要提早二十多年，就是說，在聖教會創興的頭幾年。聖保祿所提起的顯現，很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發生的。如果把聖保祿所寫的和他的同伴兼門生聖路加所記載的相對照，那麼耶穌在耶路撒冷顯現給伯多祿，就特別像是確定的。如果不和聖保祿所寫的話相比較，而只就路加福音來看，就可以看出關於耶穌復活的紀事，一如關於受難的紀事，是根據着猶太省——更準確地說，是根據耶路撒冷的一種極古老、極準確、極值得相信的傳說。此外更有聖若望的作證，他是目觀的證人，而又是一位宗徒。這一切都充份地說明了：耶穌之顯現在耶路撒冷，並不是藉着事後在教友們中所產生的一種附會之說，乃是藉着完全原始的、值得相信的證據證明的。

我們不能因為聖瑪竇和聖馬爾谷不提這顯而易見的事，就以爲不可靠。我們如果把福音經細加研究，就不難懂得他們所以不提的理由：不單是耶穌的光榮生活，就是他全部的傳教生活，二位聖史也不過記載那在加黎利的部份，而發生在耶路撒冷事件，幾乎全部略過不提。

然而也許有人要說，並不是聖史們省略不提叫人覺得兀突，而是他們所記載的天神和耶穌所說的話：「你們去對他的門徒和伯多祿說，他將在你們以先往加黎利去，在那裏你們將要見到他……」，

「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們，叫他們往加黎利去，在那裏他們將要見到我」叫人百思莫解，這些話豈不清楚地意味着二位聖史肯定耶穌顯現於宗徒們，是在加黎利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嗎？如果我們不掌握着別的證據，那麼也許能根據聖瑪竇和聖馬爾谷的記載，斷定耶穌只會在加黎利顯現給他的宗徒們；可是我們又由別處得悉耶穌也會在耶路撒冷顯現，所以不能斷章取義，而該承認其中另有用意：這一位聖史只願意報道在加黎利的顯現，因為這是天神和耶穌所預告的，其它的事就擱置不提。其所以不提的理由，在這裏也不難解釋：耶穌之顯現，以在加黎利最為顯著，就是說，在那兒有最多的目覩證人，而耶穌也乘着那些機會，給了最顯明的訓言；在耶路撒冷呢，耶穌復甦了宗徒們的信心，然而他是在加黎利把他所建立的國家以及他所保留的任務更完備地訓示了他們。聖瑪竇非常着重於天國之建立，聖馬爾谷對於耶穌的薰陶宗徒們特別注意，所以對於耶穌的這些訓誨特別重視。

關於耶穌復活的紀事，還有一個類似的省略的例子：聖路加記載了耶穌復活當夜的顯現，緊接着就記載耶穌升天，看他所用的記事方式，好像在復活後遺次的顯現與升天之間並沒有發生其它任何事件：「於是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附近，舉起手來降福他們。就在降福他們的時候，離開了他們……」如果我們只有這一項文獻，我們就要斷定耶穌的升天，是在復活的當晚。可是寫了這一段紀事的聖路加，又在宗徒大事錄上寫着說：「在受難以後，他給了他們許多確切的證據，證明他的復活，在四十天內顯現給他們，和他們談論天主的國。」。聖路加在載錄福音時，並非不知道這事，而是因為他把他本人所知道的耶穌在耶路撒冷的顯現，特別是在厄瑪塢的顯現寫了一大篇之後，就把聖瑪竇所已經

報道了的在加黎利的顯現略過不提。

瑪竇福音清楚地記載宗徒們返回了加黎利，領受了耶穌的最詳盡的訓言；在述起此事之前，我們先該看看若望福音第貳拾壹章的記載。

聖若望的敘事，極為明晰，充滿了生動與珍貴的報道，對我們有特別的益處，就是使我們獲悉宗徒們在這四十日中的生活動態。其他三位聖史的記載，給我們刻畫出宗徒們在耶穌受難之次日心灰意懶，以及重見耶穌的那種歡喜，並未敘述他們四十日中的生活情形。若望福音的這一章，却給了我們一線光明。宗徒們聽從老師的吩咐，回了加黎利，而一切的事都催促他們運作歸計；他們知道主將要在那兒和他們會面，但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們却不知道。他們雖然因了耶穌的復活而歡喜，重新獲得了信心，但仍不免心頭焦慮；老師一吩咐，他們就回了加黎利，在這曾經追隨了老師的地方，既無指導，又無目標。山中聖訓，取譬訓衆，湖上的航行，山丘與平原間的跋涉，都成了過去的事，而且一去不返，因為耶穌已不在那裏了。宣講聖道，在猶太省和全世界執行傳教任務，這是將來之事，他們也知道時間未到；為進行此事，他們需要領受聖父所許的聖神；他們正期待着。

在這發人愁思的等待時期內，宗徒之首領——好動的伯多祿就去重操他的舊業，而且其他的同志們也都幫忙。「我去打魚——我們也一同去」。他們打了一整夜的魚，網網落空。他們——尤其是伯多祿一定還記得以前那決定了他響應耶穌的號召的一次捕魚奇跡：現在耶穌不在，他的打魚的行業，又像在最不順利的日子，費盡了氣力而一無所獲。

在東方黎明的時候，他們發現有一個陌生人立在岸上，辨不清他的容貌。他問他們說：「孩子們，你們打到了魚嗎？」他們回答說：「沒有」。他又說：「你們在船的右側下網，就可以打到」。宗徒

們以爲那陌生人從岸上看到了自己所看不到的魚羣，而且他們的宗徒生活，已使他們成爲馴良受教的，所以聽從了他的話；當他們想把網拉起來的時候，發覺網裏的魚多得拉不上船。

這時又是若望首先認出耶穌來，他說：「這是主！」；然而，就如在空洞的墳墓那裏一樣，伯多祿被他一告訴，又佔了先；他的眼光比較遲鈍，而他的行動却是更豪爽的。他披上衣服，往湖裏一跳，第一個到達了岸上。耶穌就在那裏等待他的宗徒們，而且已經給他們準備好了膳食：餅和魚；爲使菜肴更爲豐盛，他還請他們吃他們自己所捕到的魚。然後，耶穌又按照他未受苦難之前的習慣，以主人的身份，給他們分餅分魚。宗徒們望着耶穌，却不敢問他：「你是誰？」因爲都知道他是耶穌。耶穌開始傳教的頭幾個星期，在雅各伯的旁邊，若望已經記載了門徒對於老師的尊敬與慎重態度。在這裏，他們的尊敬還要大：耶穌依然在他們中間，然而已經不是這世界上的人了；他們比往昔更深刻地覺得在他身上有一種超過他們、並且是他們所不敢探究的神祕。

他們就這樣地吃罷了飯；耶穌常是顧及人性的軟弱，宗徒們累了一夜，腹中飢餓，所以叫他們恢復精力。吃罷了飯之後，他才對伯多祿說：「若納的兒子西滿，你比這些人更愛我嗎？」他不喊他伯多祿，這個因了他的信心而獲得的名字，已經因了他的叛逆而當不起了，所以仍舊如同當初召選他爲宗徒時的那樣喊他西滿。他問這個自以爲超出別人的傲慢宗徒說：「你比這些人更愛我嗎？」他問了他三次，用三次的承認來抵銷他以前三次的否認。西滿的答語，含着動人的謙虛：他再也不把自己和別人相比了，只請耶穌自己斟酌：「你知道我愛你」。第三次他更加激動了：耶穌再三地追問，使他難過，更叫他想起他以前的自負和墮落，所以回答說：「主，你是全知的，你都知道我是愛你的」。這三次的承認，獲得了三次授權的酬報：耶穌先對他說：「你牧放我的羔羊罷！」以後又說：

「你牧放我的綿羊罷！」第三次又說：「你牧放我的綿羊罷！」伯多祿當着衆人的面失了足，所以也當着衆人的面爬起來，而且接受牧者與首領的職位。耶穌接着就提起伯多祿青年時代自由自在無牽無挂的生活，而用隱晦的言詞，影射着他將來要被監禁、釘十字架而死。我們可以看出聖若望是照他腦筋裏所記得的寫出了這項預言，並不是耶穌作了這不完全確切的形容：「你要伸展雙臂，別人要給你束上腰，送你到你所不願意去的地方」。

這一幅可怕的遠景，並沒有使伯多祿的勇氣消沈，反而鼓舞了他，可是他馬上就想起了他的同伴和朋友若望，仍舊像從前那樣地好奇心重，率直地問耶穌說：「主，這人將怎樣呢？」可是耶穌申斥了他的魯莽，叫他老老實實地跟隨自己，不要管別人未來的命運：「我若是願意使他一直活到我來的時候，與你有什麼關係呢？你只管跟隨我就是了」。在基督與他的信徒之間，有一些任何人性的那怕是最神聖的友誼所不能揭露的祕密。就如在葡萄園的那個譬喻中，園主堅持有隨意散發工資的自由，耶穌在這裏也堅持保守他的上智措施的自由與祕密性。這一句神祕的話，曾有一時期引起了人們的誤會，以為若望不會死去；聖若望解釋了這項誤會，但是沒有把耶穌所願意隱秘的事洩露出來。

大約是在這一次顯現後的不久，就發生了聖瑪竇所記載的那一次昭著的顯現：

「十一位宗徒都往加里利去，到耶穌給他們指定的那座山。他們見了耶穌，就叩拜他；但是還有些人疑惑。於是耶穌上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施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事；我要與你們日』

相傳，一直到世界的末日^①。

這裏所說的一座山，大概是湖濱的一處陡岸；耶穌會有好多次在那兒講過道理，聖瑪竇所記載的山中聖訓，大概也是在那兒講的。耶穌又指定了那裏作爲會面之處；聖瑪竇未曾說明是何時指定的，大約是耶穌在耶路撒冷第一次顯現時。

於是宗徒們到了那裏，大概也有許多門徒們同在；耶穌突然顯現，離他們稍遠；宗徒們伏地叩拜；耶穌未受難前，他們少有向他行這樣隆重的敬禮的。聖瑪竇只記載了一次^②，那是在耶穌平息風浪之後，宗徒們對他懷着恐懼與驚奇。自從耶穌復活之後，宗徒們對他格外來得敬重；他們跪下來朝拜他。可是仍舊有些人懷疑不信；他們並不懷疑耶穌的復活，可是他們辨不清是他，又怕是遇見了幽靈。

耶穌走上前來和他們說話，話語中含有最高的權威：「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給了我」。在未受難之前，耶穌已經好幾次聲稱聖父把一切都給了他，可是從來沒有這樣明顯地聲稱他有統治整個世界的最高權威；他是因着他的死亡而贏得了這個國土，是在他復活之後接受了這種權柄。我們在這裏回憶起那壯偉的一幕：基督與撒殫的鬥爭；在那一次的誘惑中，魔鬼最大的努力，是把統治全世界的權柄擺在耶穌面前；他指着世界各國對耶穌說：「這一切都是我的；如果你朝拜我，我就把它們送給你」。這是一種僭越，又是一張空頭支票。而耶穌基督的謙虛的聽命，使他更被顯揚：「他聽命一直到死，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舉揚了他，賞了他一個超越萬名以上的名，使因耶穌的名，在天上地

① 瑪·貳拾捌·十六至廿。

② 瑪·拾肆·卅一。

上和地下的神人屈膝。」。

耶穌之接受統治人類的全權，只是爲拯救人類，他現在聲稱自己有這項權柄，只是爲把權威給予他的宗徒們，以便執行使命。「使一總的人成爲門徒」。在他未受難之前，曾告訴宗徒們只向以色列人宣講，把撒馬利亞和外邦人們撇在一邊；現在爲一總人得救的時候來到了；他從十字架上把全體人類都提拔起來，吸引到他的身邊。爲證實他的這個有力的德能，他所派遣往著世界去的，乃是一班窮人，他們是軟弱的工具，然而具有至大的力量，他們是易碎的陶器，然而陶器中裝着珍寶。

他們藉着洗禮來施散天上的恩寵，藉着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的洗禮。

洗禮對於前驅若翰，只不過是一種儀式，藉此儀式，他縱然不是領導他的門徒們進入天國，至少是領他們上到通往天國的路上；當耶穌在猶太省傳教的起初幾個月內，也曾給人行洗禮，不是他自己行，而是叫他的門徒們衍行的；在加黎利傳教的時候，我們就見不到行洗禮的痕跡了；沒有其它的接受基督教義的方式，只有依附耶穌；民衆那時跟隨他，做他的門徒。然而現在耶穌即將隱去了；不再能有形地和他結合，只有用他所留給他的教會的一些可見而有效的記號——聖事。今後的洗禮，不再像若翰的洗禮那樣，僅僅是一種儀式、禮節，而是生命與恩寵的泉源。

新教的聖洗，該用聖父、聖子、及聖神的名字來施行。耶穌這一項訓令，是福音經原本所載，並非如一班急進的註釋家所主張的，是人們加入福音經內的一種宗教儀式；我們也該注意，福音經這一段文字，並不一定包括着儀式方面的訓令；我們可以實做是把洗禮供獻給天主聖三，然而無論如何，

● 斐·貳·八至十。

在耶穌的這一句話內，總結了天主聖三的道理；耶穌在傳教的起初，就叫人信仰天主聖父；漸漸地他又使人認識他是聖子，他的知識、能力、體性，和天主聖父是相同的；在他最後的幾次談話中，他曾向宗徒們宣佈聖神將要來臨，並且叫他們懂得他將用聖父的名義所派遣的那另一位「慰安者」，將以與聖父聖子同樣的名義居留在他們身上。聖父聖子聖神——靈魂的神聖的賓客，將要藉着聖洗而來，到靈魂上；他們在人靈魂上將如同支持者，安慰人的好朋友，予人以生機的泉源的天主。

在福音經中記載得很短的這一番啓示，總括了耶穌所有的一切教訓；猶太人之認識天主，只認識他外表的一些行動，他們遠遠地、蒙着雙眼在崇拜他；現在這一塊蒙眼布已被天主聖子親自撕破了，教友們被他引入了至聖所，引入了從來無人進去過的天主之內在生活的奧祕中，耶穌把這一番啓示和聖洗相聯；與端教人若妄想蒙蔽或歪曲天主教的信條，教會只消以耶穌所定的這一件聖事為盾牌，在這一件聖事中，教會可以找到她信條的真實的、未曾走樣的格式。

然後耶穌又叮囑宗徒們把他所吩咐他們的事，訓示他們的門徒們，他說：「我要與你們日日相偕，直到世界的末日」。耶穌許下自己將永遠和他的人們在一起，這並不是第一次：以前他已經許過凡是有兩三個人因了他的名字而聚集在一起，他要在他們當中；在最後晚餐時，他向他的宗徒們保證決不讓他們成爲孤苦伶仃的孩子。可是他在這裏所作的諾言，別有用意：這並不是給他們的一種安慰，而是一種莊重的保證；他剛才交給了他們一項超過他們的力量任務，就是勸化整個的世界；在這項偉大的事業中，他不拋棄他們，他將和他們在一起，直至世界末日。從前梅瑟會對雅威說過：「我是誰，敢到法勞面前去，並使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呢？」天主說：「我將和你在一起」。出谷記的全

● 谷·卷·二。

部歷史，便是天主的這句話的佐證；而我們却有比出谷記更好的佐證，二十個世紀的歷史，顯示給我們，基督常是生活在他的教會中，聖教會雖然迭遭艱難，而內部也出了些不良份子，然而她愈傳愈廣，始終統一，聖賢輩出。

第十一章 耶穌升天

宗徒們在加利居留了一個相當的時期，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耶穌又最後一次顯現在他們當中，和他們共餐。他叮囑他們別離開耶路撒冷，而該在那兒等待聖父的恩許——聖神的洗禮。可是宗徒們仍舊迷戀着西亞的幻夢，又問他說：「主，現在是你要復興以色列國的時候嗎？」耶穌溫和地撇開他們的好奇的問話，只叫他們注意他的恩許：「大父因着自己的最高權柄所規定的日期和時刻，不是你們可得知。但是幾時聖神降臨到你們身上，你們將獲得力量，並在耶路撒冷、全部的猶太和撒馬利亞省直到地球的兩極，都要作我的見證。」

耶穌一壁這樣說着，一壁領着他們「出了城，直到伯大尼；舉起手來降福他們；就在降福他們的時，被提升天去了。」，「有一片彩雲遮住了他，使他們見不到他。當他們還在凝神目送他升天時，忽然看見身穿白衣的兩個人，立在他們近邊向他們說：「加利利的人們，你們爲什麼向天呆看呢？從你們當中被提升的耶穌，將來還要回來，並且他回來時的情形，與你們見他升天時的情形相同。」。他們「滿心欣喜地返回耶路撒冷」去了。

爲初期的教友們，耶穌榮歸天堂的這段紀事，是歡喜與希望的泉源。聖保祿和聖伯多祿的書信中，也有很多對於這一紀事的反響。

① 路·貳拾肆·五〇，五一。 ② 宗·壹·十，十一。 ③ 路·貳拾肆·五一。

④ 例如：厄·肆·八至十。希·肆·十四；徒·廿六。弟前·叁·十六。伯前·叁·廿二。

格式最古老的宗徒信經，也豎稱耶穌的升天一如他的復活，我們該承認，這兩端奧蹟，在聖經和教友的信德上是緊密相聯而不可取此捨彼的。然而在現時代確有許多人對於這一奧蹟表示懷疑。

這種懷疑，是沒有什麼理由的；有些傳奇式的描寫，只作了片面的解釋，而它們却是歪曲了聖經上的記載。有人描寫着耶穌穿過了一重一重的天，最後纔到達了聖父的寶座前。這顯然絲毫不屬於教會的信條；如果有人願意找和這些想像相同的記載，可以在一批充斥着虛構之事的偽經中找到，譬如在依撒意亞之升天一書中，就有七重天的描寫。而在宗徒大事錄中就沒有這樣的描寫，這也就是二書的異點：一部是由天主的啓示而寫的，一部是偽造的；一部樸實地記載着史實，一部是任意杜撰一些幻想之事。

在路加福音和馬爾谷福音中，我們只見樸實而動人地記載着十一位宗徒陪着他們的老師往橄欖山去，突然見他從他們中騰空而起，一片雲彩遮住了他們的視線，這就完了；關於他怎樣光榮升天，怎樣穿過神祕的天空，一個字也沒提；聖史們只記載了他們所看到的情形和所聽到的話：他們見了耶穌升天，將有一日仍要見他自天而降。

那寫在耶穌升天的事蹟之前，作為它的導言的一段短短的紀事，更強調了它的樸實與真確性。耶穌和他的宗徒們同桌共餐；他叮囑他們留在耶路撒冷直至領受了聖神。宗徒們仍然念念不忘他們向日的政治意圖，問耶穌說：「主，現在是你復興以色列國的時候嗎？」耶穌只回答說：「大父因着自己的最高權柄所規定的日期和時刻，不是你們可得知。」在橄欖山上所見到的事，比耶穌的答語更使他們覺悟：耶穌從前說過：「我的國，不是這世界上的國」，宗徒們還沒瞭解；他們看見老師離開世界而升天，竟懂得的更清楚：的確，他的國，不是這世界上的國，乃是天國。

耶穌的升天，不但說明了他在世界上的任務，而且說明了他的本體：他曾向猶太人們說：「你們是從地上來的，我是從天上來的」；又曾對尼閣德睦說：「除了從天上降下來的人子，沒有人到過天上」；他在葛法翁城講道訓人時亦曾說過：「你們覺得我的話難以接受嗎？如果你們看見人子回到他原先所在之處，又將如何呢？」散見於耶穌的訓言中的這些精義，將要集中在聖若望宗徒所講的關於人而天主的道理中，然而藉着耶穌的升天，我們看得清楚的多了：耶穌確是自天而來的，天堂是他的出處，就如自今而後永是他的住處一般。

那隱蔽耶穌的一片雲彩，為宗徒們也是富有象徵意味的：舊約中是記載着天主顯現在一片雲彩中；在耶穌受洗和顯聖容時，天主也是在雲彩中發出聲音；在世界末日，他又是要乘雲降來。雲彩，是一幅神祕之幕，掩蔽了天主，不使人的眼睛看到；這是一幅幃幕，今後將把耶穌遮掩，我們的信德，乃是穿過了這神祕之幕而達到耶穌身上，直到他親自接引我們與他晤面之一日。

耶穌升天，把教友們的心也帶到天上去了。這也是聖保祿從這一端奧蹟中所引伸出來的教訓：「如果你們確實和基督一起復活了，你們就僅僅尋求天上的福利罷，在那裏基督坐在天主的右位；你們只談天上的事，別顧世界上的事」。山中聖訓，不就是指這個意思嗎？教友的一切意念、願慮、他們的整個的愛情，都該是為的在天之父；然而這一切的訓言，現在是變得多麼懇摯啊！在天堂上教友所尋求所愛慕的，不僅僅是天主聖父，而也是先他而往的、在那兒等待他、為他準備位置的耶穌基督。

- 若·捌·廿三。 ● 若·拾叁·十三。 ● 若·陸·六二。 ● 哥·叁·一，二。

因此，耶穌升天這一奧蹟，該改良我們對於基督所有的認識。在本書內，我們已緩步地追隨了耶穌，恭聆了他的教言，我們已努力更澈底地瞭解他，為更熱烈地愛慕他，更接近地追隨他。不過這番努力，如果不和他一同超脫現世而上升天堂，那麼對於我們是毫無裨益的。如果我們願意親近基督，而且如同瑪達肋納那樣，想擁抱他的聖足，他也要對我們說：「別摸我，我還沒有上升到我父那裏」。然而，如果我們見到他升了天，如果我們也努力追隨他到天上去，我們將永遠擁有他，任何事物也不能叫我們放鬆。我們再看看聖保祿所寫的：「我們從今以後，不再憑着肉眼認識人了；就是基督自己，如果我們以前憑肉眼認識了他，現在却不再這樣認識他了」。耶穌的同胞們會憑着肉眼看了他，憑着肉體的耳朵聽了他的訓言，而他們仍舊是瞎子聾子；他們也感覺到他所行的奇蹟的威力，他們也會藉着他的觸摸而被治好了病，他們也會聽到他的嚴詞呵責而惶恐，他們的血肉之體，活躍了一下，又死過去，他們的心被感動了一下，重又頑固起來。血肉之體實在不中用；使人生活的乃是精神。

我們沒有親眼見到人子，而我們却是更有福的，因為我們信仰他，而且我們秉着他的精神生活。所以我們隨着從橄欖山上下來的、滿懷着歡喜與希望的宗徒們罷，並且也和他們一樣，伴同聖母瑪利亞，居留在晚餐廳內罷；聖神一旦降臨，聖教會即將產生，而在這聖教會內，基督將永遠生活着。

我們只求讀者閱讀本書之後，深切地認識生活之基督，此外別無其它的奢望。

「永生，便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和認識你所派遣的耶穌基督」。○

中法譯名對照表

「神修文庫」內的譯名依照「歷史叢刊」內的譯名的原則。見「舊約以色列民族史」及「歷史中的耶穌」內的「讀者注意」。

二 畫

人

人子(耶穌的稱呼) Fils de l'Homme

三 畫

小士大

小亞細亞 Asie Mineure
士麥那(城) Smyrne
大馬士革(城) Damas
大德肋撒(聖女) Thérèse d'Avila

四 畫

五什公厄巴日比

五旬節(猶太教的瞻禮，見聖神降臨節) Pentecôte
仆辣(神父，聖經註釋家) Prat
公議會(最高裁判所) Sanhédrin
厄巴弗第(人) Epaphrodite
厄肋哈匝爾(人) Eléazar
厄里亞(先知) Elie
厄諾克(人) Hénoch

厄諾克書 Livre d'Hénoch

巴力斯坦(區) Palestine

巴比倫(城) Babylone

巴拉巴(人) Barabbas

巴彼路(殉教者) Papyrus

巴斯噶(哲學家) Pascal

日色瑪尼(橄欖園) Gethsémani
(Jardin des Oliviers)

比拉多(羅馬總督) Pilate

五 畫

以出加卡司古可尼布平未本
弗

以色列(猶太民族) Israël

出谷紀(出)(舊約) Exode

加爾普(殉教者) Carpus

加爾瓦畧(山)(古爾古大) Calvaire

加黎利(省) Galilée

卡巴多喜阿(區) Cappadoce

司維德(史家) Swete

古爾古大(加爾瓦畧山) Golgotha

可來約法(門徒) Cléophas, Clopas

司特老司(史家) Strauss

尼祿(羅馬皇帝) Néron

尼閣德睦(門徒) Nicodème
 尼傑爾(人) Niger
 希蘭代那(殉教者) Blandine
 平達(詩家) Pindare
 未利斯(人) Verrès
 本都(國) Pont
 弗里家(國) Phrygie

六 畫

多安次江米西

多瑪斯(聖人, 神學家) Thomas
 d'Aquin
 多默(宗徒) Thomas
 安日里科(畫家) Fra Angelico
 安多尼亞(堡壘) Antonia
 安利甘教派 Anglican
 安底巴(黑落德王) Antipas
 (Hérode)
 安提俄克(城) Antioche
 安提俄克斯(王) Antiochus
 次雅各伯(宗徒) Jacques le Mineur
 江曼松(神父, 聖經註釋家) L. de
 Grandmaison
 米太人(族) Mèdes
 [米施拿](猶太法典 Talmud 的
 一部份) Mischna
 西奈(山) Sināi
 西塞祿(演說家) Cicéron
 西滿(人) Simon
 西滿(伯多祿)(宗徒) Simon
 (Pierre)

七 畫

伯克利吾希弟沙貝里訥

伯大尼(城) Béthanie
 伯多祿(宗徒) Pierre
 克里特(島) Crète
 克德龍(溪谷) Cédron
 利比亞(區) Lybie
 吾主受難後的顯現(書名) The Ap-
 pearances of our Lord after
 the Passion (哥維德著 Swete)
 論聖瑪竇(書名) In Matthaëum
 希伯來(族) Hébreux
 希臘(國) Grèce
 弟鐸(聖人) Tite
 沙龍頓(畫家) Charonton
 貝肋牛(人) Perennius
 里昂(城) Lyon
 厄瑪塢(城) Emmaüs

八 畫

亞依呵姆孟宗帕法拉昔金非
阿

亞巴郎(聖祖) Abraham
 亞伯爾(亞當之子) Abel
 亞郎(梅瑟之兄) Aaron
 亞納(大司祭) Anne
 亞納尼亞(人) Ananie
 亞琪雷厄(小王) Archeläus
 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re
 亞歷山大拉(女王) Alexandra
 Salomé

依肋納(神學家, 聖人) Irénée
依納爵(安提俄克的主教, 殉教者)
Ignace d'Antioche
依撒意亞(先知) Isaïe
依撒意亞之升天(書名) Ascension
d'Isaïe
呵塞而達瑪(地) Haceldama
柯利振(神學家) Origène
孟德斐奧(史家) Montefiore
宗徒大事錄(宗)(新經) Actes des
Apôtres
帕提亞人(族) Parthes
法老(埃及王之稱呼) Pharaon
法利塞(黨) Pharisiens
法律(梅瑟五書) Loi
拉匝祿(人) Lazare
「拉比」(老師) Rabbi
「拉波尼」(老師) Rabboni
拉岡熱(神父, 聖經註釋家)
Lagrange
昔蘭尼(城) Cyrène
昔蘭尼的西滿(人) Simon de
Cyrène
金口聖若望(教父) Jean Chry-
sostome
非隆(哲學家) Philon
「阿巴」(父啊!) Abba
阿加陶尼色(殉教者) Agathonice
阿忒那哥拉(辯護家) Athénagore
阿肋俄巴格(希臘雅典裁判所)
Aréopage
阿利瑪第(城) Arimathie
阿利瑪第的若瑟(門徒) Joseph
d'Arimathie

阿拉伯(區) Arabie
阿波羅牛(殉教者) Apollonius
阿格利巴(王) Agrippa
阿格利派那(皇后) Agrippine

九 畫

保則哈敘恆查約美耶背若迦
革

保底奴(殉教者) Pothin
保祿(宗徒) Paul
保利加玻(殉教者) Polycarpe
則法(伯多祿的別名) Céphas
哈斯庫(王族) Asmonéens
敘利亞(國) Syrie
恆伯爾(史家) Humbert
查克松(史家) Jackson
約納堂(人) Jonathan
約瑟(史家) Josèphe
美索不達米亞(區) Mésopotamie
耶肋米亞(先知)(耶)(舊約)
Jérémie
耶利哥(城) Jéricho
耶穌 Jésus
耶穌傳(書名) Vie de Jésus (勒農
著) Renan
耶路撒冷(城)(別名熙雍) Jérusalem
背教的朱理安(羅馬皇帝) Julien
l'Apostat
若翰(耶穌的前驅) Jean-Baptiste
若伯(雅法)(城) Joppé, Jaffa
若瑟(次雅各伯之弟) Joseph, José
若納(伯多祿之父) Jonas
若望(宗徒) Jean

迦拉達(族) Galate
革黎斤(山) Garizim

十 畫

埃旁格殉盜神納索茹馬

埃及(國) Egypte
旁非利亞(區) Pamphylie
格林多(城) Corinthe
殉教者大事錄(書名) Actes des
Martyrs
盎博羅削(聖人) Ambroise
神學集成(書名)(聖多瑪斯著)
Summa Theologica
納匝肋(城) Nazareth
納匝肋的耶穌 Jésus de Nazareth
索斯得乃(人) Sosthène
茹達斯(負賣耶穌者) Judas
馬可特(猶太法典的一篇論文)
Makkot
馬爾谷(聖史) Marc
馬爾果(人) Malchus
馬道納(神學家) Maldonat

十一 畫

勒培基晚掃教梅第莫帳

勒斯(史家) Reuss
勒農(史家) Renan
培利阿(區) Péréc
基督 Christ
基督教義的起源(書名)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查克松及雷克
著 Jackson, Lake

晚餐廳 Cénacle
掃祿(保祿的別名) Saul
教父文集:希臘... Patrologie Grec-
que P. G. 拉丁... Patrologie
Latine P. L.
梅瑟(猶太民族最大的領袖) Moïse
第拉達納(地名) Tirathana
莫尼加(聖婦) Monique
帳篷節 Fête des Tentés, Fête des
Tabernacles

十二 畫

猶提斯最賀腓開雅黑

猶大(十二族長之一)(省) Juda
猶太(省) Judée
猶太人 Juif
猶太古代史(史家約瑟著) Antiqui-
tés Juives
猶太戰爭史(史家約瑟著) Guerre
Juive
猶太法典 Talmud
猶斯德(史家) Juster
提庇留(皇帝) Tibère
提庇哩亞(城) Tibériade
提落培翁(溪谷) Tyropéon
斯巴達(城) Sparte
斯多噶派 Stoicien
斯德望(聖人) Etienne
最高裁判所(公議會) Sanhédrin
[賀三納] Hosanna
腓力的撒利亞(城) Césarée de
Philippe
開雅斯(人) Caius

法中譯名對照表

雅各伯(聖祖) Jacob
 雅各伯的井 Puits de Jacob
 雅典(城) Athènes
 雅威(天主之名) Yahweh, Iahvé
 黑落德(安底巴)(王) Hérode
 (Antipas)

十三畫

奧塔塞惟熙載普聖萬賈路達
 雷

奧古斯都(皇帝) Auguste
 奧斯定(聖人, 教父) Augustin
 塔西佗(史家) Tacite
 塞司久(人) Sextius
 塞味留(人) Servilius
 塞萊耳(人) Celer
 塞爾薩斯(作家) Celse
 愷撒(羅馬皇帝之稱呼) César
 愷撒利亞(城) Césarée
 熙雍(耶路撒冷) Sion
 載伯德(人) Zébédée
 普羅克拉(女人) Procla
 聖神降臨節(五旬節) Pentecôte
 聖經雜誌 Revue Biblique
 葛法翁(城) Capharnaüm
 該希農(山谷) Géhenne (Ge-
 hinnon)
 賈畧(人) Gallion
 賈爾味(作家) Garvie
 路加(聖史) Luc
 路福(人) Rufus
 達尼爾(先知) Daniel

達尼爾書(達)(舊約)
 達味(王) David
 雷克(史家) Lake
 雷扭(史家) Regnault

十四畫

對福瑪維蓋赫

對照福音(瑪竇, 馬爾谷, 路加)
 Synoptiques
 福音經 Evangile
 瑪大肋納(聖婦) Madeleine
 瑪利亞(耶穌之母) Marie
 瑪利亞(可來納法之妻) Marie de
 Clopas
 瑪利亞·瑪大肋納(聖婦) Marie
 Madeleine
 瑪加伯(英雄) Macchabées
 瑪吉隆德(堡壘) Machéronte
 瑪弟亞(宗徒) Mathias
 瑪爾大(聖女) Marthe
 瑪竇(聖史) Matthieu
 維泰利阿(人) Vitellius
 維薩里(城) Verceil
 蓋法(大司祭) Caïphe
 赫蓋人(族) Elamite

十五畫

德徹撒摩樓歲論

德阿斐祿(人) Théophile
 徹斯(史家) Chase
 撒杜塞(黨) Sadducéen

摩普綏提的狄奧多(神學家) Théodore de Mopsueste

撒洛美(聖婦) Salomé

撒馬利亞(城, 省) Samarie

撒殫 Satan

樓白東(神父, 神學家) Lebreton

箴言(箴)(舊約) Proverbes

論未利斯(書名)(西塞祿著) Verrines

十六畫

儒橄默

備斯定(作家, 聖人) Justin

橄欖山 Mont des Oliviers

橄欖園 Jardin des Oliviers (日色

瑪尼) Gethsémani

默西亞(救世者) Méssie

默多德(聖人) Méthode

默基瑟德(王, 司祭) Melchisédech

十七畫

霞

霞龍(平原) Saron

十八畫

舊魏

舊約(書名) Ancien testament

魏拉爾(聖經註釋家) Verrall

魏肋訥弗(城) Villeneuve

十九畫

羅

羅亞西(聖經註釋家) Loisy

羅馬(城) Rome

二十畫

蘇

蘇阿來斯(神父, 神學家) Suarez

法華譯名對照表

— A —

Aaron 亞郎
Abba [阿巴]
Abel 亞伯爾
Abraham 亞巴郎
Actes des Martyrs 殉教者大事錄
Agathonicé 阿加陶尼色
Actes des Apôtres 宗徒大事錄(宗)
Agrippa 阿格利巴
Agrippine 阿格利派那
Alexandra 亞歷山大拉
Alexandre 亞力山大
Ambroise 盎博羅削
Ananie 亞納尼亞
Angelico (Fra.) 安日里科
Anglican 安利甘教派
Anne 亞納(大司祭)
Antioche 安提俄克
Antiochus 安提俄克斯
Antipas (Hérode) 安底巴(黑落德)
Antiquités Juives 猶太古代史
Antonia 安多尼亞
Apollonius 阿波羅牛
Appearances of our Lord after
the Passion 吾主受難後的顯
現(舊名) (Swete)
Arabie 阿拉伯
Archelaüs 亞琪魯厄

Aréopage 阿肋俄巴格
Arimathie 阿利瑪第
Ascension d'Isaie 依撒意亞之升天
(舊名)
Asie Mineure 小亞細亞
Asmonéens 哈斯摩族
Athénagore 阿忒那哥拉
Athènes 雅典
Auguste 奧古斯都
Augustin 奧斯定

— B —

Babylone 巴比倫
Barabbas 巴拉巴
Béthanie 伯大尼
Bézétha 貝則塔
Blandine 布蘭代那

— C —

Caïphe 蓋法
Caius 開雅斯
Calvaire 加爾瓦畧
Capharnaüm 葛法翁
Cappadoce 卡巴多喜阿
Carpus 加爾普
Cédron 克德龍
Celer 塞萊耳

Celse 塞爾薩斯
 Cénacle 晚餐廳
 Céphas 則法
 César 愷撒
 Césarée 愷撒利亞
 Césarée de Philippe 腓力的愷撒利亞
 Charonton 沙龍頓
 Chase 徹斯
 Christ 基督
 Christianisme (Origines du) 基督
 教義的起源 Jackson, Lake
 Chrysostome (Jean) 金口聖若望
 Cicéron 西塞祿
 Cléophas 可來約法
 Clopas 可來約法
 Corinthe 格林多
 Crète 克里特
 Cyrène 昔蘭尼

— D —

Damas 大馬士革
 Daniel 達尼爾
 David 達味

— E —

Egypte 埃及
 Elamite 赫藍人
 Eléazar 厄肋哈匝爾
 Elie 厄利亞
 Emmaüs 厄瑪烏
 Epaphrodite 厄巴弗第
 Etienne 聖斯德望

Evangile 福音經
 Exode 出谷紀(出)

— F —

Fils de l'Homme 人子

— G —

Galate 迦拉達
 Galilée 加黎利
 Gallion 買畧
 Garizim 革黎斤
 Garvie 買爾味
 Géhenne 該希農
 Gethsémani 日色瑪尼
 Grandmaison (L. de) 江曼松
 Golgotha 古而古大
 Grèce 希臘
 Guerre Juive 猶太戰爭史

— H —

Haceldama 阿塞而達瑪
 Hébreu 希伯來
 Hénoch 厄諾克
 Livre d'Hénoch 厄諾克書
 Hérode 黑落德
 Hosanna 「賀三納」
 Humbert 恒伯爾

— I —

Iahvé (Yahweh) 雅威
 Ignace d'Antioche 依納爵(安提俄克的主教)